

葡語作家叢書

11

文學系列

葡萄牙當代短篇小說選

翻譯及評介：孫成敖

澳門文化司署與花山文藝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



CONTO PORTUGUÊS CONTEMPORÂNEO

SÉRIE LITERATURA

葡萄牙許多著名詩人和長篇小說家也從事短篇小說的創作，不少名篇佳作均出自他們之手。本選集選譯了十四位葡萄牙當代作家的短篇小說，每人一篇，共計十四篇。這些作家中，有的已名垂葡萄牙文學史冊，比如米蓋爾·托爾加、若熱·德·塞納、費爾南多·納莫拉。有的則正活躍於葡萄牙文壇，比如若澤·卡爾多佐·皮雷斯、阿爾蒂諾·托雅爾。

本選集選譯的作品，有的屬於以揭露法西斯黑暗統治為已任的新現實主義作品，有的對哲理進行了探討，有的則對心理活動進行了挖掘。其題材多種多樣，從不同側面反映了葡萄牙的社會生活。讀者可以對葡萄牙當代最優秀的小說家有所認識和瞭解。




ISBN 7-80611-399-1
9 787806 113998 >

ISBN:972-35-0217-8

葡萄牙當代短篇小說選

翻譯及評介：孫成敖

澳門文化司署與花山文藝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

Título: Conto Português Contemporâneo
書名：葡萄牙當代短篇小說選

Edição: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e Editora Montanha das Flores
出版：澳門文化司署／花山文藝出版社

Colecção: Biblioteca Básica de Autores Portugueses (Série Literatura), Vol 11.
類別：《葡語作家叢書》文學系列之十一

Coordenação: Ana Paula Laborinho
統籌：林寶娜

Tradução para Chinês: Sun Cheng Ao
中文翻譯：孫成敖

Apresentação crítica: Sun Cheng Ao
評介：孫成敖

Capa: Victor Marreiros
封面設計：馬偉達

Fotocomposição, montagem e impressão: Editora Montanha das Flores
植字、排版及印刷：花山文藝出版社／河北新華印刷一廠

Tiragem: 10 000 exemplares
發行數量：10, 000 冊

1.ª Edição: Macau/Shijiazhuang (Hebei, China, 1996)
第一版：澳門／石家莊（中國·河北省，19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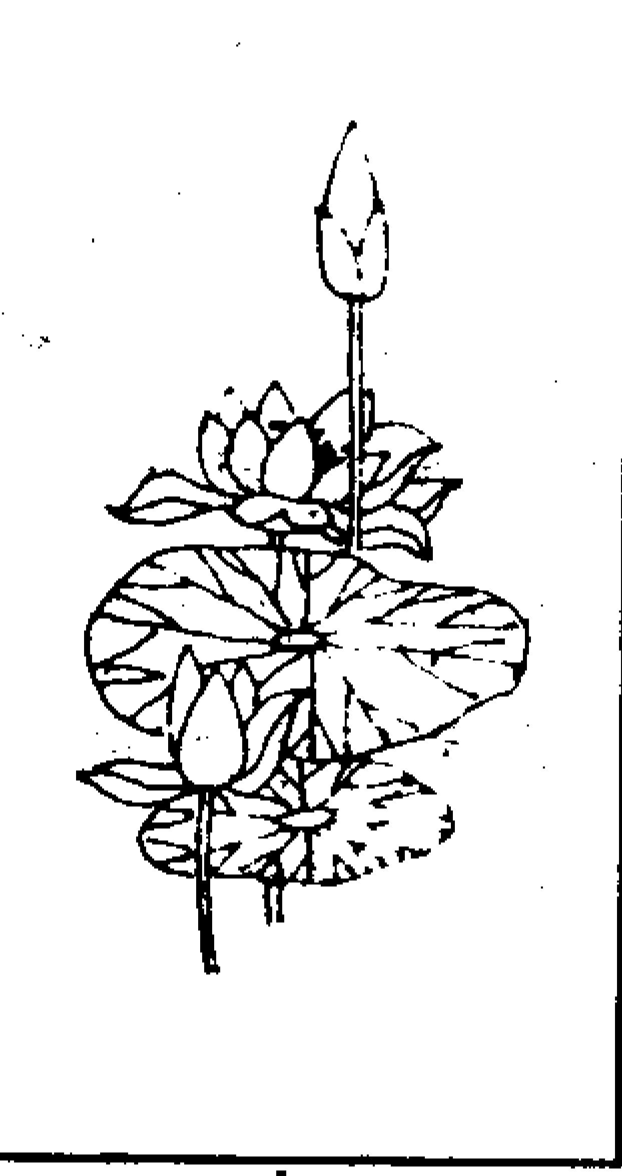
ISBN:972-35-0217-8

葡語作家叢書
葡萄牙當代短篇小說選
孫成敖 譯

澳門文化司署/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石家莊市北馬路 45 號)
河北新華印刷一廠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

787×1092 毫米 1/32 7.375 印張 174 千字 1996 年 5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10,000
ISBN 7-80611-399-1/・388

評介：作家及作品



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映。要瞭解葡萄牙當代短篇小說創作狀況，首先必須對葡萄牙的歷史及現狀作一扼要介紹。

葡萄牙作為一個獨立王國誕生於1143年。15世紀末至16世紀中期，“航海大發現”曾給葡萄牙帶來短暫的“黃金時代”，使其一度成為世界強國。應運而生的傑出詩人路易斯·德·卡蒙斯（1524？—1580）以其一部不朽史詩《盧濟塔尼亞人之歌》不僅名垂葡萄牙文學史冊，而且對世界文學寶庫作出了貢獻，成為葡萄牙文學進入“黃金時代”的重要標誌。然而好景不長，後來葡萄牙王國很快便一蹶不振，每況愈下，飽嚐了屈辱與貧困的滋味。

光陰荏苒，進入20世紀之後，1910年葡萄牙第一個共和國宣佈成立，結束了長達7個多世紀的封建王朝。然而共和國的

命運坎坷不定，政黨之間互相傾軋，政府生生滅滅，如走馬花燈，僅僅16年，政治舞臺上就走過了8位總統和50個政府。葡萄牙的社會、經濟乃至思想意識並未因共和國的成立而發生深刻的變革。1926年，政權落入獨裁者薩拉查手中。在長達近半個世紀的法西斯獨裁統治期間，薩拉查閉關鎖國，建立政治警察，推行新聞檢查制度，對內實行法西斯專政，形成了萬馬齊喑的局面；對外則發動旨在鎮壓民族獨立運動的殖民戰爭，13年期間，僅有一千萬人口的葡萄牙竟有一百多萬人先後被驅使到非洲打過仗，給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本來就每況愈下的葡萄牙，漸漸成為西歐經濟、技術、文化最為落後的國家。直至1974年爆發的"四·二五"革命運動，才結束了獨裁統治，恢復了民主體制。

正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下，20世紀三、四十年代新現實主義運動破土而生，湧現出一批優秀的作家，他們創作出的許多名篇佳作使葡萄牙文學史冊上放出了異彩。回顧葡萄牙文學發展的歷史便不難發現，爭取本國文學的民族性和進步性乃是葡萄牙歷代著名文學家的執著追求，因此，勇於反抗的鬥爭精神便成為葡萄牙文學的一種優秀傳統。19世紀末期的兩位小說大師卡米洛·卡斯特羅·布蘭科（1826—1890）和埃薩·德·克羅茲（1845—1900）為後來者留下了豐富的文學遺產。20世紀初期出現的天才詩人費爾南多·佩索阿（1885—1935）則進一步奠定了完全獨立的葡萄牙民族文學的基礎。20世紀以後湧現出來的葡萄牙作家，在接受諸如高爾基、肖洛霍夫、斯坦貝克、福克納、亞馬多、拉穆斯等原蘇聯、美國及巴西作家的影響同時，又保持了本民族文學的優良傳統，紮根於本土和本族人民，使不斷發展的葡萄牙文學更加豐富多彩。面對葡萄牙國內空前嚴重的社會、政治、經濟問題帶給廣大勞動人民的貧困與苦難，新現實主義作家突破了19

世紀末期現實主義作家的局限，不是將目光投向上流社會，而是致力於描寫底層勞動人民的苦難生活，對處於饑寒交迫的平民寄予深切的同情。他們從人道主義立場出發，揭露黑暗，針砭時弊，抨擊獨裁統治，打破了資產階級文學的範疇，首次把工人、農民的悲慘生活與遭遇寫進文學作品，旨在以文學的形式鞭策社會，改造社會，因此，貧窮、落後，社會的種種不公正現象便成為他們主要的創作題材，其中不乏富有哲理色彩的思考與探索。時至今日，新現實主義仍然不失之為葡萄牙小說創作的主流。

歷史上短暫的"黃金時代"有如曇花一現，接下來便是持續幾個世紀之久的貧窮與落後。歷史與現實的雙重重負給葡萄牙民族性格打上了憂鬱和深沉的烙印，而缺乏樂觀精神與幽默感。作為反映社會生活的葡萄牙文學作品，歷來也帶有這種民族的憂鬱和深沉的色彩，而缺乏明快與開朗。諷刺與悲劇相結合似乎已成為一種傳統，往往使讀者產生一種壓抑感。進入 20 世紀以後，葡萄牙的文學作品也依然未能打破這種傳統。以筆者所見，這一傳統實在可以說是葡萄牙民族文學的一個特點。

葡萄牙文學是歐洲文學不可分割的一個部份，有過它自己的黃金時代，對世界文學寶庫作出過貢獻。80 年代以來，儘管葡萄牙一些重要作家的作品已被譯介到中國，但為數仍嫌過少。對於中國讀者來說，葡萄牙文學至今或許仍然是一塊生疏的角落。在我國的外國文學研究領域中，葡萄牙文學仍然幾乎是個空白。短篇小說通常比詩歌更加貼近現實生活，在同樣的篇幅裏比長篇小說可以容納更多作家的作品，因此，為了增進對葡萄牙當代文學的瞭解，選譯一本葡萄牙當代短篇小說集也許不失為一條捷徑。正是出於這種考慮，筆者選譯了這本《葡萄牙當代短篇小說選》。

本集共選譯了 14 位葡萄牙當代作家的作品，每人一篇，按作

家出生年代先後為序，並各附作家簡介。這些作家或已名揚葡萄牙文學史冊，或正活躍於葡萄牙文壇，都是較有影響和頗具代表性的作家。在選材方面，本集以葡萄牙語言文化協會1984年選編的《葡萄牙當代短篇小說選》為基礎，同時還選譯了其他一些作家的優秀作品。除了新現實主義小說外，也選譯了其他文學流派的一些小說，盡量兼容不同風格和不同題材的作品，使讀者能對葡萄牙當代短篇小說有一個較為全面的瞭解。然而，由於篇幅的限制，還有一些作家的優秀作品未能入選本集。

葡萄牙短篇小說創作歷史悠久，源遠流長。許多著名詩人和長篇小說家同時也創作短篇小說，不少名篇佳作便出自他們之手。費雷拉·德·卡斯特羅是新現實主義文學運動的先驅，這位被稱作葡萄牙"第一位不繫領帶的作家"以長篇小說創作而名揚文學史冊，其短篇小說同樣也十分出色，本集選譯的《海神祠》便是一個例證。這篇小說借一位"創世主"之口，揭示了一個完美的世界需要人類自己去創造的主題，其中不乏富有哲理色彩的思考，具有普遍意義。小說構思奇特，所塑造的"創世主"的形象在西方文學作品中實屬罕見，可謂別出心裁，耐人尋味。若澤·戈麥斯·費雷拉的作品《影子》富有夢幻與象徵色彩，着力表現主觀自我與客觀世界的對立，意在暴露現實生活的可悲現象。《偷渡者》一文的作家若澤·羅德里格斯·米格斯長期流亡美國，在這篇小說中，他滿懷同情地描寫了一位葡萄牙人移居美國時的悲慘經歷，這類題材在葡萄牙文學作品中並不多見。從今年去世的米蓋爾·托爾加的作品中，我們選譯了《善人》這一短篇小說。所謂"善人"，實際上乃是奪去垂危病人生命的殺人兇手，而擔任這一角色的恰恰便是神甫，僅此一點，作品的反宗教色彩就不言而喻。馬努埃爾·達·豐塞卡的《瑪麗婭·阿爾蒂妮婭》是一篇新

現實主義文學的作品，它以農村為背景，富有濃鬱的地區色彩，真實地描繪了一群每年在這裏做工的南方婦女的悲慘遭遇，感情真摯，富有詩意的語言通俗流暢，沒有人工雕琢的痕跡，雖然情節略嫌簡單，仍然不失為一篇好作品。《赤道之南》是老作家馬里奧·迪奧尼西奧 1988 年的一篇新作，小說以細膩的筆法準確地描寫出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動，成功地塑造了一名為反對獨裁統治而進行不懈鬥爭的上尉軍官的形象，謀篇佈局嚴謹自然，一環緊扣一環，人物刻畫得栩栩如生，足見作家的深厚功底。《交融》是以長篇小說馳名葡萄牙文壇的維爾吉利奧·費雷拉早期創作的短篇小說，講述的是一個由城市來到山區的工程師被當地人殺害的故事，反映了城市與鄉村間在生活習俗以及價值觀念等方面所存在的巨大差別。小說的題目名曰《交融》乃是作家反其義而用之，小說反映的恰恰是城市與鄉村無法交融的現實。被譽為“葡萄牙人民的靈魂和代言人”的費爾南多·納莫拉在長篇與短篇小說的創作上都取得了成功。《溺水而死的村婦》體現了作家貫穿在其作品中的人道主義思想，對受壓迫和受歧視的山區農民寄予了深厚的同情。若熱·德·塞納在小說、詩歌、文學評論等領域均頗有建樹。《卡潘拉加沒有回答》寫於 1974 年“四·二五”革命運動推翻了獨裁政權之後，是一篇抨擊殖民戰爭的小說，意在暴露葡萄牙獨裁統治的黑暗，揭示殖民戰爭注定失敗的結局。索皮婭·德·梅略·布雷納爾·安德雷森是位傑出的女抒情詩人。她的短篇小說富有神秘與象徵色彩，《主教的晚餐》便充分體現了這一特點。這部小說把上帝和魔鬼人格化，彷彿一面魔幻的鏡子，在撲朔迷離中映出不同人物的心態和情感。應該指出的是，作家絕不是在宣傳宗教迷信思想，而是通過這種手法反映社會的活生生現實，道出“現在這種年代，已經沒有了上帝和魔鬼，有的只是窮人和富

人罷了”這一階級社會的本質。若澤·卡爾多佐·皮雷斯也是一位新現實主義作家，他的文風嚴謹，力避閑文散筆，在揭示社會種種不公正的現象時並不給人以蠱惑之感。《行路人》是他的一篇代表作，描寫了民間藝人為求生計而疲於奔命的情景，體現了作家的獨特風格。埃爾貝爾托·埃爾德爾是葡萄牙最主要的超現實主義流派詩人之一，他的短篇小說也帶有強烈的超現實主義色彩，本集選譯的《房間》一篇即屬於這類作品。瑪麗婭·翁迪娜·布拉加善於刻畫人物心理活動，文筆細膩生動，《下巴頦兒》在人物的塑造、性格的刻畫和情節的安排方面都頗能代表這位女作家的風格。阿爾蒂諾·多·托雅爾是60年代中期步入文壇的小說家，他的《二十二點的火車》堪稱一篇佳作。這篇小說通過不諳世事的孤兒明戈斯滿懷希望地乞討硬幣，天真地以為積攢到一定數目就可以乘火車去美國尋父的故事，描繪出一幅凄慘的社會畫面，催人淚下，令人悲憤不已。小說結構巧妙，真相步步展露，尤其是結尾的神來之筆力透紙背，充分體現了作家的人道主義的同情之心。

由於本人閱讀範圍和鑒賞能力的局限，在選材方面必然難免有不當之處。尤其是由於筆者漢語功底不足，在翻譯不同作家的作品時便難以準確地表達出其不同的風格來，雖屬無奈，但遺憾畢竟還是遺憾。儘管有以上的欠缺，筆者仍然希望讀者通過這部集子能對葡萄牙當代文學有所瞭解。倘果真能夠如此，本人將會感到不勝欣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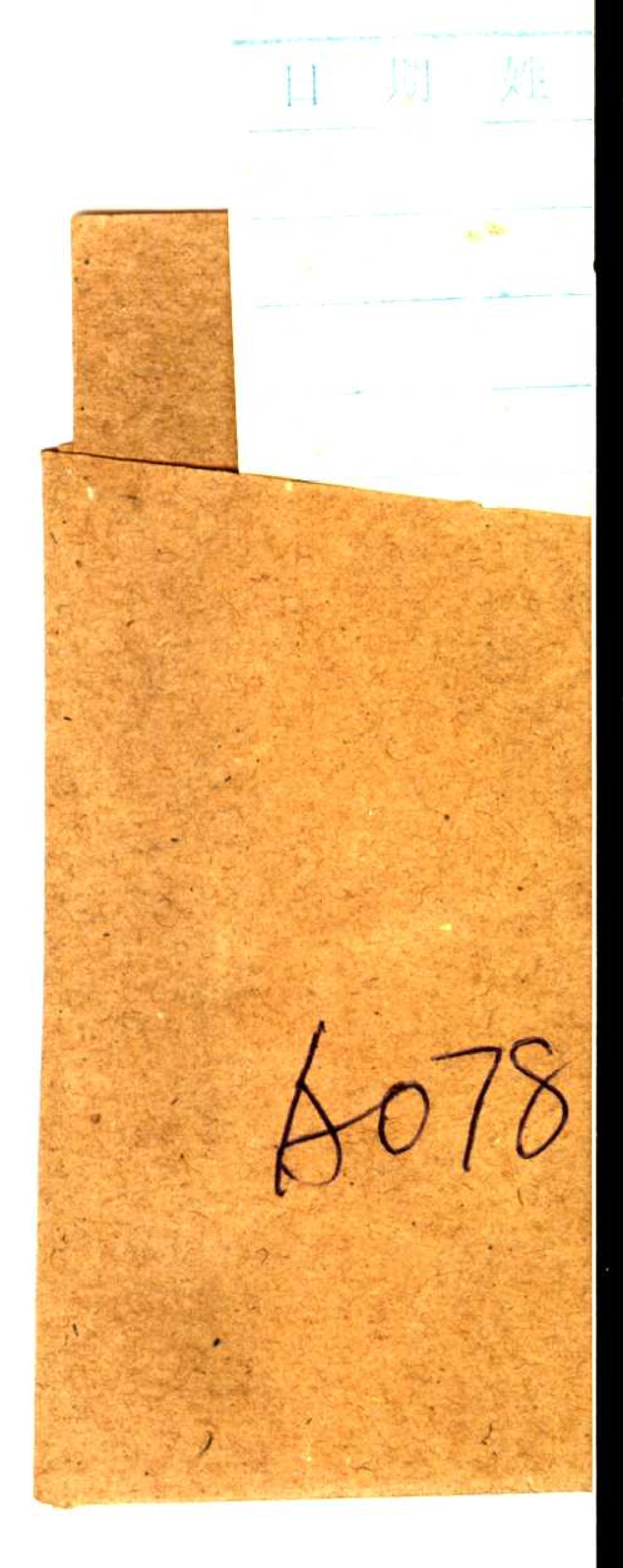
孫成敖

一九九五年四月於澳門大學

孫成敖

男，1943年生於北京市豐台區大灰廠村。1966年北京外國語學院畢業後留校任教。1982年曾赴巴西坎皮納斯大學進修葡萄牙語。1987年至1992年在中國駐葡萄牙大館文化處工作。1993年至1995年應聘在澳門大學教授葡譯中翻譯課程。現為北京外國語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中國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學研究會理事。主要譯作有《加布里埃拉》、《金卡斯之死》、《可可》、《葡萄牙現代詩選》（合譯）等小說及詩歌約150萬字。曾參加《中國大百科》外國文學卷撰寫工作，是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拉丁美洲文學史》的作者之一。

A078176



《葡語作家叢書》
文學系列
統籌：林寶娜

10.
埃薩·德·蓋羅斯
聖遺物
周漢軍譯
魯晏賓評介

11.
葡萄牙當代短篇小說選
孫成敖翻譯、評介

12.
庇山耶
滴漏
陳用儀譯
特雷莎·戈艾略·洛佩斯評介

13.
若澤·薩拉馬戈
修道院紀事
范維信譯
路易莎·雷阿爾評介

14.
江道蓮
旗袍
姚京明譯
林寶娜評介

目　錄

ÍNDICE

費雷拉·德·卡斯特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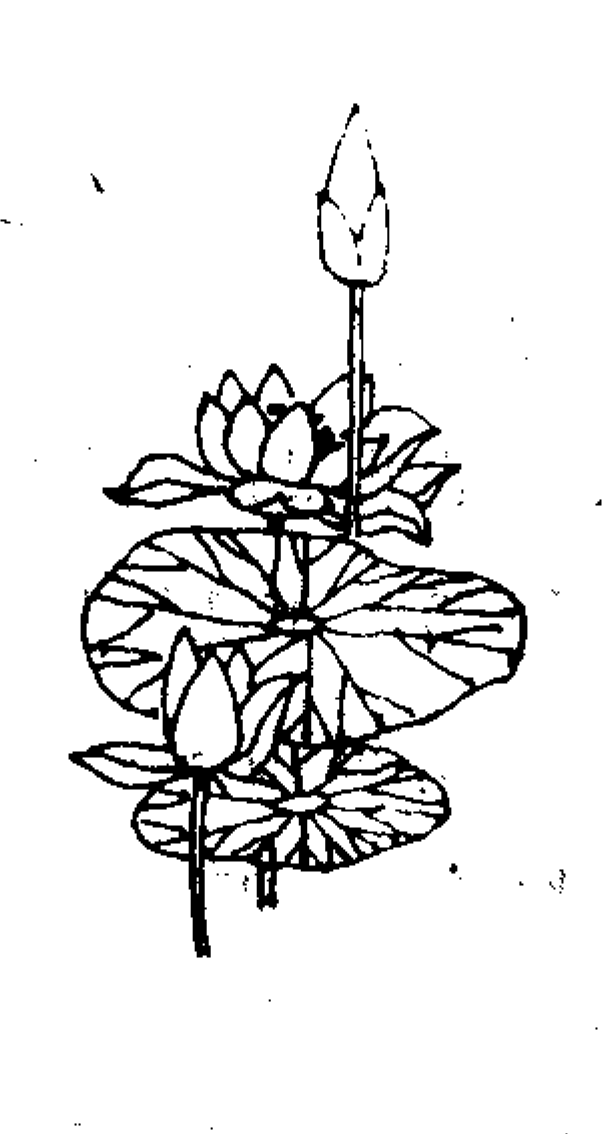
【作家簡介】 費雷拉·德·卡斯特羅（1898—1974）葡萄牙小說家。出生於薩爾克羅斯鎮。8歲喪父，因生活所迫，12歲時便遠渡巴西，在亞馬遜地區的森林裏當橡膠工人。4年後返回葡萄牙，從事記者工作。1928年出版第一部長篇小說《僑民》。其代表作《原始森林》（1930）以巴西亞馬遜地區為背景，用其親身經歷抨擊了非人的移民制度和剝削制度，成為葡萄牙文學史上描寫無產階級生活的第一人，被視為新現實主義文學運動的先驅。其一系列作品反映了廣泛的社會現實問題，使這位被稱之為葡萄牙“第一位不繫領帶的作家”成為擁有最多讀者的小說家之一。《原始森林》是葡萄牙被譯介成外國文字最多的一本書，為作家贏得了極高的國際聲譽。

主要作品還有《永恆》（1933）、《寒冷的土地》（1934）、《暴風雨》（1940）、《羊毛與雪》（1947）、《最高級的本能》（1968）等長篇小說以及《黑血》（1923）、《使命》（1954）等多部中短篇小

說集。

《海神祠》選自葡萄牙語言文化協會 1984 年選編的《葡萄牙當代短篇小說集》，最早見於《使命》一書。

葡萄牙當代短篇小說選



海　神　祠

竪立在小山頂上的海神祠潔白、典雅、小巧玲瓏，遠遠望去，宛如一座燈塔。每當在大海的洶涌波濤中遇到巨大風險時，漁民們對它所寄予的希望要遠遠超過在大西洋的夜幕中閃爍着的光亮。由於祠堂位於山頂，座落在難以攀登的石路盡頭，除了一年一度用隆隆禮炮和音樂會歡度的節日之外，平時極少有人前往。被它的幽靜和開闊的景致所吸引，我卻找到了夏季午後到那裏去而又不感到疲勞的一種辦法：爲了登山，一本書要遠遠勝於一根手杖。我用胳膊挾着一本書開始上路，兩條腿剛一感到酸累就坐下來讀書，任憑鶇鳥在山坡的老樹上婉轉啼鳴。倘若不帶上書，我歇腳的時間就會很短，不等體力恢復過來便要繼續向上爬去。衆所週之，行路

之人，不管是乘坐帶有軲轆的車輛，還是帶有螺旋槳的飛機、輪船，抑或只是邁動與生俱來的兩隻腳板，都想儘快地到達目的地，哪怕是到達之後並沒有任何事情可做。帶上一本書，情況就不同了。一本好書可以比一個女人的懷抱佔用去我們更多的時間，只有閱讀到一個章節的結尾或是一個容易接着繼續進行閱讀的段落時我才肯中斷，與此同時，兩條腿便又恢復了力氣。

一天午後，當來到海神祠前面的小廣場時，我停下腳步，觀望着展現在眼前的遼闊大海。當時的大海十分寧靜，上面滑行着美麗的船帆。山下是半原始狀態的巨大海灘。右邊，在一片松林之中與其綠色相映成趣的是一間間五顏六色、令人賞心悦目的現代化住宅，另一側則聚集着漁民們居住的簡陋的小屋，猶如河灘上露出的島嶼，由於過份陳舊、黝黑和歲月的侵蝕，彷彿還是海邊最早居民遺留下來似的。可以説，在人們頭頂烈日艱辛勞作很多次甚至要與死亡合作的一側時光停滯不動，其目的只是爲了在人們於寧靜的松樹樹蔭下休息的另一側變得活躍起來。

我懷着深情的目光——每天都是如此——久久地凝視着大海、陸地和天空，然後便坐下來和往常一樣準備看書了。我剛一打開書本，就從祠堂裏傳出了一陣響聲。我吃了一驚，轉過身來發現祠堂的門半開着。這是我第一次碰到這種情況。直到那時爲止，我在這裏見到的總是一片極其寧靜和完全被人遺忘之地，充滿着詩意、清新和翱翔的韵味，彷彿被空氣蒸餾過似的，只有守護群山的偏僻祠堂才獨具這種特色。響聲仍在繼續，我感覺並看到一個男人越過門口，懷裏抱着一大堆祭品——蠟製船隻、小幅繪畫和質樸的木雕。發現我之後，他不情願地停下了腳步，隨即顯得有些遲疑不定，接着又表示出毫不在乎的樣子，堅定地朝廣場的盡頭走去。廣場的這一邊，山的一側幾乎是筆直地向下延伸，

直至底部的一片茂密叢林，形成一個令人膽戰心驚的峭壁。爲了保護到海神祠來的人們的安全，那裏修起了一段矮牆，矮牆裏面是半圓的階梯式長櫈。此人就在廣場的那個地方坐了下來，離我大概有 4 公尺遠。

他的不合時宜的出現使我頗感不悅。當我正要低下頭再去看書的時候，他開口對我說：

“先生可能以爲我是個小偷……難道不是這樣嗎？”

片刻之前我確實曾這樣想過，還衡量了一下我們兩個人的力氣大小，並得出如下結論：假如動起手來，恐怕我打不過他。這倒不是因爲他比我年輕，看上去他大概 50 歲左右，一副飽經折磨的模樣，而我還不滿 30 歲。但是他的身體比我强壯，胳膊也遠比我的粗實，我的細瘦胳膊只能用來拿書。他的眼睛明亮，無需佩戴眼鏡，而我的眼睛如果不靠眼鏡幫忙，哪怕是逃跑，連兩步路都走不穩。雖然他的外形並不顯得粗壯，身上的衣服破舊且滿是灰塵——對他的其它情況我就不得而知了——，卻仍然使我產生了這樣的想法：此人手持一根長而結實的木棍，面對生活的種種突然襲擊，已經習慣於踏遍世上所有的道路。

爲了回答他的提問也許我猶豫了幾秒鐘，因爲不等我開口，他便接着說：

“不，我不是小偷。這些東西，”他指了指那些祭品，“都是屬於我的，而我卻不配得到它們……”

我徹底地惶惑不解了，最終回答了些什麼現在已經記憶不起來了，但肯定是些蠢話。他接着說道：

“先生不是本地人，對吧？你是來海灘避暑的，是吧？”

“是的。”

“我一眼就看出來了。當地人没有時間到山頂上來看書，光是

活計就讓他們忙得夠戧了。”

我没有立刻明白，他所以這樣講是爲了讓我不高興還是僅僅想表明他很有眼力。

他的一雙眼睛再次注視着我，而我彷彿從他的眼神裏看到了溫柔的亮光。但當聽到他下面的話語時，我卻感到了羞辱。

“先生請自便，我是不會久留的。您不用害怕我，我不會傷害任何人。當然，我們所有的人都曾做過一些壞事……我就曾做過一件大壞事，不過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他用深沉的聲音又重復了一遍：“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我當然不害怕。”我用冷漠的口氣説道，而實際上卻是相當緊張。我再次打開書本，佯裝讀了起來。

對方不吭聲了。他朝着祭品彎下腰來，用手把蠟製船隻慢慢拆毀，然後朝懸崖下面的叢林扔去。在這堆祭品中，他只留下了繫面小旗的一根小桅杆的頂端，用手指尖旋轉着，面對這種脆弱的物件發出甜美的微笑，隨後便把它插進上衣的鈕孔裏。後來，他伸出胳膊，抓起一塊石頭，開始砸畫。這些畫面上繪有正與波濤洶湧的大海進行搏鬥的漁船，雲端上面站立着海神。每幅繪畫都註有創作日期，其中有些已有數百年的歷史，上面的題辭還可以辨認出來，拼寫錯誤頗多，字也寫得歪歪扭扭。那個男人在把上面寫有題辭的小木板砸碎之前先閱讀了一遍，接着就把碎片朝扔蠟製船隻的地方拋了下去，與此同時，彷彿是自言自語地説道：

“我從來没救起過任何一個人，任何一個人！我非常希望能夠救起他們，可我卻無能爲力。如果説他們逃離了死神，那也僅僅歸功於當時良好的客觀條件……”

他站起身來，重新走進祠堂。我想我正好可以乘機離去。他一定會以爲我是個膽小鬼，不過這對我無關緊要。“我到山上來真

正要尋找的乃是寧靜。”我對自己説，“可今天這裏没有寧靜。”

但没等我最後拿定主意，此人又重新抱着一堆祭品出現在小廣場上。這次他所抱的祭品是蠟製的手、胸部、頭部和脚。也許是缺乏把它們一個個地砸碎的耐心，也許是厭惡毁掉這些與人類相同的肢體——因爲它們可能會唤起他對久遠的種種迷信的追憶——，所以他走近矮牆，一次便把所有的祭品向峽谷深處扔了下去。然後他在那裏停留了片刻，就像我剛才所做的那樣凝視着大海。

“先生喜歡這個地方嗎?”他輕輕轉過身朝我問道。

“這個地方很美。”我回答他説，“這裏的景緻真是賞心悦目……”

“是的，是很美……”他喃喃説道，“本來還可以更美，但是……羅馬人當年很喜歡這裏，這件事除了我誰也不知道，不過事實上這裏確曾是一座古城堡。你看那裏，在走進小廣場之前的左邊，如果有人往下挖掘的話，肯定可以碰到墓穴裏掩埋着的遺駭……下面的海灘也曾開來過許多戰船……當時這裏曾是個小港口，後來隨着歲月的流逝而被泥沙所淤積……”

他的知識及其準確用詞都令我大吃一驚。我想好好地打量他一番，可他卻已轉過身去，背對着我，眼睛一直凝視着遠方。

“的的確確，”後來他又對我説，“假如我們仔細地觀察陸地、天空和海洋，假如我們想到世界的物種是如此地繁多，想到星球之間那種令人驚嘆的平衡，我們就會認爲我們面臨着一種奇跡，難道不是這樣嗎? 比如説，當你想到海底裏的種種生命時，難道你不會産生這種念頭嗎?”

“毫無疑問，世界上的事物的確是多種多樣，而且……”

他打斷了我的話：

“我知道，對這一點所有人的想法差不多都是一樣的。我們在山上碰到一隻十分簡單的昆蟲，假如它不逃走的話，可以輕而易舉地用腳把它碾死，這可以使我們聯想到繁殖的神秘，可以把我們的思想拖向黑暗的道路，而在幾分鐘之前，我們根本不肯走上……”

他突然問我：

“先生是什麼人？從事什麼職業？”

我回答了他，他顯得很高興：

“啊，好極了！這樣你就能夠聽懂我的話了……世界彷彿是通過一種非凡的想象創造出來的，難道這不是真的嗎？任何世俗之人都無法具有這種同等的智能，不是嗎？”

“偶爾我曾考慮過這些事……”我坦誠地承認說。

“好極了！”他喊叫起來，“好極了！不過先生您錯了！至少錯了一半……”

他更加靠近了我。我坐着，他站着，我必須擡起頭來看他，總擔心他伸出雙手，將我牢牢控制住。

“請您告訴我，您從來没有認爲這種智能在其工作進行到一半時便止步不前，並未走到其所企圖到達的目標嗎？”

“我不知道。我們的智能是有限的。在我們的智能之外，可能還存在着無法解釋的其它智能……”

“完全正確，這正是我所希望具備的智能！”

說完之後，他在我旁邊坐了下來，身子略微前傾，兩隻胳膊支撑在大腿上，一雙手靠攏在一起。然後用喃喃的低語，不慌不忙、推心置腹地繼續說道：

“開始的時候，一切都很順利。”他彷彿是在繼續講述一件被中斷了的事情。“當時我具有一種無窮的智能，一種超越所有奇跡

的想象力，今天回想起來，連我自己都感到吃驚不已。只要我去琢磨一件事，我的思維就能迅速地使它具體化，賦予它形式與生命。我的想象力無邊無際，我們正在看到的大海，它深處的居民們可以證實這一點。先生您不會把原本是荒唐的事變成現實，這實在是一種快樂。當時我同樣也感覺不到這種快樂，對什麼是荒唐和什麼是合理，什麼是美和什麼是醜，什麼是好和什麼是壞，我都没有任何觀念。這些定義只是後來，即恰恰是出現了彼此之間的界限之時才確立起來……我創造啊，創造啊，彷彿神經一時錯亂了似的。毋庸置疑，我的主要作品就是世人所稱的宇宙、天體、蒼穹……現在你們想用你們的科學在那裏設置某些標誌，但這是一種比想用一個茶匙去移動一座大山的泥土還要更加困難的工作……”

他講述的時候一直眼望着地面，彷彿不希望從我的目光中看到他的話語所產生的效果。後來他改變了語氣：

“然而有一天，我卻感到力不從心了，比如說，鳥類便是我想象力衰退的一個跡象。我不知道先生是否週遊過很多地方，是否去過亞洲和美洲，是否去過巨大的熱帶森林，那裏面有許許多多神奇的鳥類。假如您還沒有去過，那也沒有什麼關係，至少您曾從帶有彩色插圖的書籍中看到過它們。您會認爲，在鳥的世界裏，其種類多得令人眼花繚亂，體現出一種無窮無盡的想象力，難道不是這樣嗎？然而事實上並非如此！如果您仔細觀察，就會發現並非如此。那時候我的想象力已經開始衰退，開始接近人類後來將具有的想象力。我創造出一種鳥，而其它鳥類無非是它的變種而已。我使用了第一個鳥的模型，只是讓它變得大小不同罷了，比如駝鳥大到可以供人去騎，蜂鳥則小到可以與一隻昆蟲相混淆。接着我又使它具有各種顏色及各種復合顏色。後來我不再是創造，而

只是誇大其已經定型的某些部位罷了。這樣一來，我甚至把自己的作品給醜化了。有些鳥類，我只局限於把它們的雙腿、尾巴或是嘴巴拉長，使它們變得奇形怪狀，比身體本身還要大。另外一些鳥類，我則給安上了它們並不需要的巨大翅膀，或是只給它們留下一些簡陋的翅骨。同樣，我也使它們眼睛的明亮程度不同或叫聲不同，讓有些鳥兒一生都發不出聲音來，又強迫另外一些鳥兒一直啼叫到死亡爲止。不過這一切都是無關緊要的細節，因爲說到底，關於鳥類的基本觀念仍然只有一個。我如同一位藝術家，某一天完成了一件最成功的作品，靈感隨即便消失了。後來，他的一生都無望地奮鬥，幻想其作品不會出現重復，而事實上，他所做的一切都只是抄襲自己已有的作品而已……”

他突然停止了講述，微微擡起頭來，從坐下來之後第一次看了看我。

“先生您準是在想我是個瘋子，對吧？”

現在輪到我低下頭來，再次擔心他隨時可能像扔祭品似的把我從矮小的護牆上方拋下山去。

“不，先生，我一直很感興趣地在傾聽你的講述，問題是天色不早了……”

他認真地端詳了一下天空，彷彿是在計量時間：

“不，天色還早，也就剛剛 5 點鐘……請給我一支煙。”

我把煙盒遞給了他。他抽出一支，慢慢地劃着了一根火柴，噴出一口煙後接着說道：

“植物世界的情況也同樣如此。什麼是一棵樹呢？什麼是一種植物呢？都是一條根深入到地下。爲了避免單調，我不得不在樹葉、花朵、果實和氣味上變換花樣，其中包括樹幹。但儘管如此，也永遠是一條根深入到地下。這並不是我所希望的，我不願世界

總是亘古不變地重復。我所追求的乃是世界要不斷地發生變化。先生是否想過，完全可能存在着空中森林，而人類無論是在海底下還是在天空中行走，都應該像在陸地上行走一樣容易呢？先生難道没有看到，人類每天都正在企圖修正我的作品的缺陷嗎？一架飛機或是一艘潜艇，不是對我的作品在進行修正又是什麼呢？即使那些崇拜我的人，他們在生活中也不讚同我，並力圖修正我的作品。當他們爲其不幸而哀求我的恩惠時，説到底，那只是在責備我罷了，因爲一個哀求不是一種不能表現出來的反抗又是什麼呢？”他茫然地微微一笑，繼續説道，“他們所以没有詛咒我，僅僅是因爲他們還以爲我比他們更爲强大……”

他又默不作聲了。後來他碾碎了幾乎還是整支的煙，用一種溫柔而憂傷的語氣坦白道：

“他們是有道理的，可憐的人們！在完成我的全部作品之前我就已然失敗。應該變化的結果成爲不可變化的，支配世界的法則結果成爲冷酷無情的。我只記得我創造人類是很久以後的事情，那時候我已經創造出了其他動物，當我要創造另外一種變體的時候，誇大局部細節的所有想象力卻已消耗殆盡。直到那時爲止，我的傾向是給小動物安上 4 個在地上或是在樹上行走的支撑物。對要創造的新的動物我將讓他們像鳥類一樣只有兩條腿。可先生您無法想象，當看到這一對新的動物站立在其他動物之間的時候我産生了何種感想。當時我正創造袋鼠，它給我留下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至我隨手便爲人類安上了兩條雛形的腿，致使人類永遠失去了完整。其他動物都可以快樂地行動，在生命之初就發出歡樂的聲音。在動物之間，男人和女人是唯一垂直站立着的，可以説猶如一群吱喳亂叫的鳥類中間的兩隻企鵝。人類遥望着遠方，不知道如何辨別方向，對自己的前途顯得那麼悲傷，那麼没有把握，

以致使我突然間產生了憐憫之心。因爲人是直立着的，所以他們的生殖器官不像其他動物的那麼隱蔽，這彷彿使他們頗感羞恥。當時我的智能已經衰退，由於想象力貧乏，我開始賦予人類同一器官以不同的功能。對鳥類來說，我只給它們安上一個排洩管道就可以了，而對另外的動物我則毫無用處地給安上了兩個，致使第二個管道不得不履行兩種功能。當我發現這一錯誤時爲時已晚，結果自此之後，人類的生命便萌生自一個排洩管道。這樣一來，我對人類的同情心便與日俱增。我遲疑了片刻，然後決定：'我將把自己獻身於人類，把我尚存的能力奉獻給人類。'於是，我把自己的衰退，把我行將消失的智能融進了那個憂傷的動物之中。結果我又犯了一個錯誤，一個我所犯過的最大的錯誤。人類於是產生了一個不完全是創世主的創世主的全部抱負，並由此引出了無數的衝突。人類像融進其體內的創世主一樣希望得到永恒，然而相反，他的生命與其它動物的一樣地短暫。他們的一部份是屬於我的，具有其神聖性，在朦朧回憶的驅使下，人類希望得到幸福。他們不得不用數千年的時間進行奮鬥以求得幸福，然而卻永遠不能長期得到。只是恰恰在人類感受到新的痛苦之際，才可能在十分短暫的時間內得到完全的幸福。我使人類如此得不到保護，有如此之多的問題需要解決，結果用來穴居的山洞——人類的第一個獲得物——不僅未能成爲一個起點，相反卻成爲一個終點。世界是不完美的，而人類卻渴望得到不可能的完美。世界是有欠缺的，不公正的，沒有明顯的目的，而人類卻傾力奮鬥，企圖使世界具備它並不具備的一切。當人類無法以另外方式進行鬥爭的時候，就求助於假想。從人類生活一開始，假想就成了其保護傘。請您相信，我的確爲我所作的一切感到悔恨……尤其是對我未能完成的一切感到悔恨……”

他站起身來，把手插進衣袋，彷彿身負重載似的一直走到使我們不會跌進深淵的矮牆盡頭。我看到他向下張望，打量着那些被毀掉的祭品。後來他把目光轉向大海，接着又轉身對我說：

“於是我自己也開始與我的作品進行鬥爭。當然，在我把自己融進第一個男人時，我和他一樣也難免一死。不過和其他人不同，我享有對我所經歷過的許多次生命保留回憶的特權。從時間開始存在時起，從我創造世界時起，對我所經歷的一切我都記憶猶新，而這正是我的主要痛苦所在，因爲對做過壞事的人來說，正如衆所週知的那樣，回憶乃是最重的一種懲罰。我所以忍受痛苦的折磨，還因爲有些時候，人類要用幾千年的時間才能相信顯而易見的事實。當我把實情告訴他們時，他們反而虐待我。比如說，當我向他們高喊‘世界没有創造好，需要人類盡你們可能加以修正’時，那些最脆弱和最天真的人便死死地盯着我，懷疑我對他們所講的話是不是真的，而那些最有權勢的人則立刻下令迫害我。假如爲了自我辯護時說：‘我敢肯定世界没有創世主，因爲它是我創造的。’人們就會把我看作是瘋子、巫師、異教徒和想入非非的傢夥，同樣要對我進行迫害。我只有很少幾次像將軍們和其他大多數人那樣死在牀上，相反，我曾被碎屍萬段、被活活燒死、被釘上十字架、被處以絞刑、被槍殺、被送上斷頭臺、被用電刑處死和被送進煤氣室窒息而死。總而言之，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國度，人們總是用對付敵人的流行作法將我殺害。對此我無須抱怨……”他莞爾一笑，接着又說，“剛才我對您講過，在小廣場的進口處，有一座羅馬人的舊墓地。先生肯定不會相信，這我完全可以理解，因爲如果我是先生的話，我同樣也會產生懷疑。不過請您相信，我就在墓地裏……如果那裏已經没有了我的遺骸，至少也會有我在那個時代使用過的一枚別針。人們對我進行了一番野

蠻的折磨之後，就把我埋在了那裏，原因僅僅因爲我說了‘作爲世界的創造者，我一直對自己所犯下的巨大錯誤而悔恨’這樣一句話。他們認爲，我所以這樣說，目的是要成爲比羅馬皇帝還要更加重要的人物，因此就把我殺害了……”

一群海鷗繞過小山在海灘上空飛翔，午後的光綫正漸漸減弱，給祠堂週圍和小廣場披上了一層柔和的色彩。那個人繼續說道：

“要是能把隨着光陰荏苒我所觀察和我所忍受的一切都講給您聽該有多好哇！不過那是永遠也講不完的，而我已經注意到先生正急着離去……對我來說，近幾個世紀最有用的乃是印刷術的發明，如果不是這樣，我會遭到更大的痛苦，因爲我最後的幾次生命幾乎全部是在牢獄裏度過的。由於發明了印刷術，我總要搞到一些書來閱讀。我閱讀了許多許多的書，4 百年來，我幾乎没有幹過其它的事情。一方面，閱讀可以分散我的注意力，使我把牢獄忘掉；可另一方面，閱讀又使我萬分痛苦，因爲從人們所寫的書中，我特別看出了我給他們造成的悲劇……最近在瘋人院，他們只給我使人樂觀的書和所謂的好書看。醫生斷言說，這些書可以不致使我產生陰鬱的念頭……但我立刻提出了抗議……”

“噢，先生進過瘋人院?”我畏怯地問道。

“進過。”他十分自然地回答說。“您不必擔心這樣提問會惹我生氣，因爲從一開始我就猜到了先生以爲我是個瘋子。我一點也不生氣……我已經對您說過，所有的人都把我看成是瘋 子。我進過瘋人院，而且要不是昨天逃出來的話，現在我還會待在那裏呢。我在瘋人院已經待了八年。您知道爲什麼要把我送進瘋人院嗎?有一天，我走進一個教堂，向正在下跪着的信徒們喊道：‘你們不要一味順從，因爲我創造的世界是很不完善的，因此更需要你們去努力，而不是一味順從。世界必定永遠都不會是完善的，你們也

同樣如此。不過，在很多事情上，你們可以去完善世界，也去完善你們自己。但不是像你們現在這樣下跪，而是站起來鬥爭！現在對你們講話的人過去曾是創世主，他明白爲什麼他會講這樣的話……’”

他望着我，彷彿這一次很想知道我會有何種反應。看到我仍然默不作聲，便憂傷地苦笑了一下，繼續說道：

“這就是我所講過的話！只有那些諸神的塑像顯得無動於衷，可主祭壇上的基督彷彿親切地望着我，流露出一副同謀者的詭秘神情。一些信徒吃驚地望着我，另一些信徒則竭力不使自己笑出聲來……緊靠聖母的祭壇跪着一位可憐的婦女，是那天上午唯一真正來行塗油禮的人。她有一個兒子病得快要死了，而她卻一籌莫展，没有錢去請醫生，也没有錢去買藥，一點錢也没有。她到教堂來請求上帝拯救兒子的生命，因爲上帝是她僅有的最後一綫希望。我對這位不幸的母親甚感同情，就走近祭壇，伸出胳膊，從聖母塑像脖子上掛着的信徒們敬奉的金鏈條中摘下一根，交給那位婦女，對她說：‘你把它賣掉，立刻跑去請醫生！’那位婦女擦乾眼淚之後厭惡地打量着我，彷彿我是個魔鬼，竟然拒絕接受。我堅持說：‘拿去吧，不然你的兒子就可能没命了！’她依然拒絕接受，並用蔑視的目光注視着我。出於對她及其兒子的同情，我決心騙她：‘拿住！走吧！不必遲疑！是聖母利用我作爲媒介來幫助你的。’她猶疑了片刻，望望聖母像，又看看我。但我仍然無法知道她是否決定接受下來。就在這時，教堂裏響起了一片喊聲：‘他是瘋子！他是瘋子！他是小偷！他是小偷！他想偷聖母的東西！’一名也下跪着的警察站起身來，走向我，奪去了鏈條，重新把它掛在聖母像的脖子上，隨即就命令我和他一起離開教堂……先生已經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嗎？……假如昨天不是我趁一位警察漫

不經心而跳牆跑了出來，現在我就不會在這裏和你講話了……”

我又遞給他一支煙，他搖搖頭沒有接受。

“現在我們該走了。”他使用了我們這個字眼，彷彿肯定我會和他一起離開海神祠似的。說真的，我已經不再害怕他了。

我們一起穿過廣場。當經過他告訴我曾是羅馬人舊墓地的那個地方時，我發現他停下了腳步。他的目光彷彿在野生植物下面尋找着某個位置。可以肯定他找到了，因爲他低下頭，朝地下面喊道：

“我就在這兒！您聽見了嗎？我就在這兒，我還要繼續進行鬥爭！”

若澤·戈梅斯·費雷拉

【作家簡介】若澤·戈梅斯·費雷拉（1900—1985） 葡萄牙詩人、小說家。出生於波爾圖市 。畢業於里斯本大學法律系。曾任葡萄牙駐挪威克里斯蒂安松領事，後一直從事記者工作並致力於文學創作。在詩歌創作上，一直作為“理想的戰鬥詩歌觀念”的代言人而蜚聲詩壇。在小說創作上，雖然他不屬於新現實主義流派，但在文學應關注政治和社會問題方面的主張一致，揭露了階級社會中存在的種種不公正現象。其作品具有夢幻和象徵色彩，現實與夢境、個體的我與社會的我形成反差對比，需要讀者認真仔細地閱讀才能弄清作品中的現實與象徵之間的關係。正因為如此，其小說往往別具一格，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

主要作品有《詩集之一》(1948)、《詩集之二》(1950)、《詩集之三》(1960)、《詩集之四》(1970)、《詩集之五》(1973)、《詩集之六》(1976) 等詩歌作品以及《其他人的世界》(1950)、《里斯本的秘密》(1962)、《無所畏懼的若昂神奇歷險記》(1963)、《斯堪的那維亞的時間》(1969)、《黑暗的滋味》(1976)、《戀愛樹

之謎》(1980)等多部長篇小說及短篇小說集。

《影子》選自葡萄牙語言文化協會1984年選編的《葡萄牙當代短篇小說集》,最早見於《其他人的世界》一書。

葡萄牙當代短篇小說選

影　　子

類似今天這種日子，用我這樣一位度假詩人的粗俗話語來說，通常是把它稱之爲“不協調”的日子。

從清晨開始，藍色天空的顏色就深淺不一，猶如一幅劣等畫似的，顯得十分生硬。翠綠欲滴的樹上響起了鳥兒的嘰嘰喳喳的叫聲。樹蔭迅速佔領了街道。一種暖融融的寧靜籠罩着由樓頂的天窗和晾在陽光下的短褲構成的全部畫面，而拉托廣場的色彩、鴿子、光綫以及盛開着藍色花朵的樹木則組成了一曲自然交響樂。

恰恰是今天——陽光燦爛，燕子呢喃，樹木滴翠——，人們下定決心不與大自然協調一致。恰恰是今天，所有來到街上的人內心都風雨交加，滚滚雷聲響徹整個心靈，比如

那位婦女，她那陰鬱的眼睛裏閃射出黑色的電光，理所當然的憤怒中響雷轟鳴，頭上頂着一個大籃子，正朝着用無所事事的粗壯臂膀趴在 4 層窗臺上的一位女士高喊：

“饞鬼，如果你想要的話，就下樓來好了！”

我剛把鼻子伸出門外，就立刻預感到今天的這種不協調，這一點從藍色的天空與在街上推搡我的那些行人的討厭而醜陋的面孔的不協調中一眼就能看得出來。

“我的這張面孔大概也令人生畏。”我默默想道，然後便偷偷地在一個櫥窗側面的鏡子裏照了照。

然而我未能得出任何結論，只是再次驚訝從我家裏走出來的是一個與我完全不同的人而已，接着便重新上路了。

不過現在我已不是一個人孤單地行走了。

一位衣衫襤褸、腳穿一雙破舊拖鞋的老太婆，懷裏抱着一個用帶有花邊、質地低劣的圍巾裹着的吃奶孩子，傻子似地蹦跳着來到我的身邊，打破了我的孤寂。

她不認識我，卻如同已不再消磨時間與生活講什麼客套話的那些上了年紀的人一樣，跟我毫無拘束地說起話來：

“你看看我的女兒丟給我懷裏的孩子，才這麼小……真可憐呀。她在產院裏就徹底不行了，身上散發出了臭味……這全怪給她助產的接生婆……”

啊，不！魔鬼似的老太婆，今天你是不會使我動心的！今天陽光燦爛，天空碧藍，街上澆水皮管流淌出來的水正在歡快地歌唱，我不想一整天都讓你懷裏抱着的孩子壓在我的心頭。我深表同情，親愛的，我對你那小小的悲劇（對你來說，也許意味着一個沒有窗户的房間裏一千種希望的破滅）深感痛心，不過請不要再講了。

從未有過湛藍天空的老太婆，我不能允許你一步一步地、偷偷摸摸地用你的那隻滿是皺紋的手來揉碎我的心。

冷漠的天使，你也來幫我一把，救救我吧！請你給我塗上一層冷漠之色，讓我這張使男人産生反感和没有笑容的面孔上的皺紋變得更深，用力堵上我的耳朵，使我不再聽到這種充滿哀怨的心裏話，不再聽到街頭藝人用吉它伴奏演唱的帶着哭腔的悲歌。

天啊！可哀怨卻像影子一樣緊隨着我……甚至在電車上也是如此。

今天，我剛剛只想如同隨便一件没有感情的物件似的曬曬太陽，結果卻碰上了26號。

26號是誰？我也不知道！

“我是卡蒙斯中學二年級四班的26號……怎麼，你不記得我了？”

我不記得了。我對開動腦筋回憶過去絲毫不感興趣，而只注意近在咫尺的未來。他卻恰恰相反，對我十分熟悉，甚至還記得我們穿着短褲在埃杜阿爾多七世公園裏玩泥土和吵架的美好歲月，記得我當時的綽號叫什麼：

“你是‘大頭’……我是二年級四班的26號，你記不起來了嗎？”

“我的確記不起來了。”但爲了不使他失望我告訴他說我記得。接着，便花費很大氣力勉强地微微一笑，剛剛能夠遮掩着我蒼白而消瘦的面孔上的冷漠。他卻根本没有注意到我的微笑！他一心所希望的就是講啊，講啊，講個不停……自從離開中學之後，在他的生活中就再也没有出現過比讀書更加重要（我本來想用高貴這個詞的）的事情，所以他總是念念不忘二年級四班的那段過去。他甚至都未能中學畢業：“我的父親死了，所以……”

(故事就要開始了，我想，故事就要開始了！）故事果然開始了。它與成千上萬個普普通通的故事相類似，道出了成千上萬個同樣的普普通通之人的遭遇。生活中的痛苦並不具備詩人們筆下貴族般的幻想色彩，他們這樣講述是沒有過錯的。

“我承擔起養活全家的負擔：母親和三個弟弟。你無法想象，我的日子是怎麼度過的！不幸得很，我被解僱了……”

噢，26號，這一切都很動聽，不過今天我不想苦惱自己，你明白嗎？你無需浪費口舌跟我抱怨。如果你願意的話，就對我講講中學時聚會娛樂的往事。在那個過去了的歲月裏，總是一片吵鬧聲．陽光明媚，膝蓋有些會碰傷……

但不要講什麼令人哀傷的事情。26號，你不要破壞其他人的藍色天空。再見了，26號！我有很多事情要辦。26號，請原諒，26號！

我跳下了電車。

然而無濟於事。今天一醒來我就一頭撞到了哀怨的牆上，而且未能擺脱命運之神的手掌。

命中注定的是，整整一天，朋友、仇敵和非友非敵的人都會向我哭訴他們內心的種種痛苦：愛情未得到回報，企圖自殺，兒子得了麻疹，自己患了神經性疾病，種種不幸的遭遇，缺衣少食，多愁善感，“先生，能發發善心，借給我一點錢讓我買碗湯喝嗎？”廢墟，聖歌……而最主要的便是抱怨和哭泣。無能爲力的悲歌彷彿已徹底取代了男性以捶擊桌子所表示的抗議。絶望雖然壓在心頭，卻仍保持着堅定的沉默或是發出英雄般的狂笑。比如有一天，我的一位朋友向我傾訴時，一雙悲傷的眼睛裏顯露出了喜悦的神情：

"我高興極了。你想想看吧，我經歷了一場陀思妥耶夫斯基[1]式的悲劇……身無分文，又失了業，今天房主已下令讓我搬走。"

總而言之，哭天抹淚的大合唱變得那麼堅定不移，那麼鏗鏘有力，我承認，連我也受到了它的傳染。漸漸地，我的心頭也萌生了發洩痛苦的願望：向第一個我將遇到的人訴説我脱口而出的第一個病態的苦惱。

然而我克制住了自己。我更加拉長了我那張没有笑容的面孔（冷漠天使，請不要抛棄我！）。下午三、四點鐘的時候，天氣已經很熱了，我决定回家去。别人的痛苦已使我的臉色變得鐵青。

然而，還有一場最大的考驗在等待着我。

剛拐進一條空無一人的街道，當我正漫不經心地跟隨着地面上我的影子向前移動時，一個又高又胖的女人突然出現在我的面前。她的皮膚油光閃亮，一件剛剛把她肥胖的身體裹住的黑色衣服也油光閃亮。

這個女人用分析的目光迅速地打量了我一眼，然後便出奇不意彷彿雜技演員那樣靈巧地抓住了我的兩隻手腕，把我推到牆上，用身子緊緊壓住我的胸口，幾乎使我喘不過氣來。接着她便以哭泣爲武器，用哀求的聲音恐嚇我説：

"我的母親快要死了！我絶對需要 20 葡盾[2]。給我 20 葡盾！"

我茫然失措，身子幾乎被她那巨大的塊頭壓碎，呼吸幾乎被她那難聞的汗味窒息，已經没有力量來進行反抗，只好顫抖着把一張 20 葡盾的紙幣交給了她。

---

① 俄國作家（1821—1881），著有《罪與罰》、《白癡》、《卡拉馬佐夫兄弟》等多部作品。

② 葡萄牙貨幣名稱。

如此輕而易舉的成功使那位冒險者感到十分開心，當瞥見我的錢包裏還有錢的時候，她決心再嘗試一次。

她又以眼淚爲子彈，再次抓住我的手腕，重新把她那肥胖的身軀壓在我身上，用一種真誠的聲音勒令我說：

“我母親生命垂危，我絕對需要 42 個半葡盾去買藥。你再給我 20 葡盾。”

這一次我沒有屈服。

我感到自己蒙受了奇耻大辱，變得怒不可遏起來。我搖撼着她，高聲喊道：

“不，不，不！”

接着就拔腳逃走了。

我羞愧萬分。我受盡侮辱。我怒心滿腔。我深深可憐起自己來，也極想開始發洩自己的種種悲傷：

“啊，我是多麼地不幸！啊，我的生活是多麼地悲慘！”

我突然閉上了嘴巴，因爲這時候發生了一件離奇的事情……

（諸君下面所讀到的顯然是欺人之談，不過敬請你們假裝相信它是真的，以便使這篇充滿詩意的報道有個恰如其分的結尾，好嗎？）

正如我剛才所講的，我閉上了嘴巴，因爲這時候發生了一種離奇的事情。

我映在地面上的影子突然用一隻手指掩住了我的嘴巴，迫使我沉默下來。

“噓，別出聲！如果你想抱怨的話，就回家去，把自己關進一個黑暗的房間，免得打擾其他人。現在不要出聲，你聽見了嗎？”

彷彿從我驚獃的眼睛裏看出了不肯服從的閃光，影子没有就

此罷休，站起身來給了我一記耳光。

然後就安安靜靜地重新躺倒在灑滿陽光的地面上，一雙眼睛望着藍色的天空……

若澤・羅德里格斯・米格斯

【作家簡介】若澤・羅德里格斯・米格斯(1901—1980)葡萄牙小說家。出生於里斯本市。畢業於里斯本大學法律系。曾從事過律師、教師和記者工作。積極參加了1929年和1931年的革命運動，創辦了葡萄牙工人俱樂部，成為著名的演說家和政治思想家。1935年被迫流亡美國，先是任《讀者文摘》雜誌編輯，後在大學裏任教，1980年病逝於美國。這位被譽為"葡萄牙小說大師"的作家是葡萄牙最重要的倫理現實主義小說家，他把社會政治問題與"心理文學"的特點巧妙地結合在一起，題材廣泛，想象力豐富，描寫了不同國度和不同類別的人們生活經歷，充滿了人類的真誠與同情。在語言方面，能夠把世俗俚語與流行語巧妙結合，用詞簡煉、準確、生動，被公認是葡萄牙最傑出的小說家之一。

主要作品有《幸福的復活節》(1932)、《黑夜結束的地方》(1946)、《對任西亞娜夫人的懷念》(1956)、《萊阿》(1958)、《一場令人心神不定的冒險》(1959)、《天堂的學校》(1960)、《第三

等級的人們》(1962)、《尼卡拉伊！尼卡拉伊！》(1971)、《索羅門式的奇迹》(1975) 等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集。

《偷渡者》選自葡萄牙語言文化協會 1984 年選編的《葡萄牙當代短篇小說集》，最早見於《第三等級的人們》一書。

葡萄牙當代短篇小說選

偷渡者

那一年的12月——它距離今天如此遙遠，用男人們的話來說，有時候我們會以爲是生活在另一個世界上——，大西洋沿岸遠不及往年那樣寒冷。雲霧濛濛，細雨陣陣，天氣十分溫和，彷彿從南方海灣吹來的氣流在啓程前往歐洲大陸之前有意靠近海岸，以便溫暖由格陵蘭南下的冰冷海水。

聖誕節近在咫尺，而雪花卻沒有飄然而來。啊，一個無雪且又不冷的聖誕節根本算不上是什麼聖誕節。斜坡地和道路上聽不見雪撬的響聲，看不到頭頂舊帽、假想的牙齒噙着煙斗的雪人，也沒有打雪仗的歡樂場面。池塘和湖水沒有凍冰，因此便見不到面孔紅潤、頭髮披散、胸前絲綢飾帶迎風飄舞的人們手牽着手滑冰的景象。晶瑩明淨的空氣中

没有興高彩烈和驚奇駭異的喊叫聲，也聽不到使群星閃爍的夜空響起神話般迴音的叮叮噹噹的鈴聲：

叮叮噹，叮叮噹，
鈴兒響叮噹……

住宅前面的草坪上，聖誕樹没有把它的彩燈放射出的五顏六色的光芒——能使人聯想到溫暖、親密和熱情——靜悄悄地撒在鬆軟潔淨的地面上。黑暗和潮濕籠罩着大地，霧色蒼茫，煙雨濛濛，直挺的樹木光禿禿的，這一切都減弱了房間裏的光亮，壓抑了鐘樓上敲起的鐘聲，否則的話，它必將響徹明淨的夜空。房間內節日的金黄色光亮透過窗户闖進外面的黑夜之中，裏面總是洋溢着同樣的興高彩烈的氣氛。閃閃發光的聖誕樹週圍堆放着包裝精美帶有神奇色彩的聖誕老人的禮物，人們對這些禮物也總是滿懷着同樣的渴望。一個孤苦伶仃無家可歸的行路人從街上走過時，會不無傷感地隱約看到裏面一對對翩翩起舞的人們，或是圍坐在餐桌——主菜是一隻肥肥的烤火鷄——四週那一張張心滿意足、快活幸福的面孔。聖誕節成了一家一户關起門來歡度的節日，失去了森林和山谷迴響着年輕人笑語歡聲的那種群體快樂。不，一個没有雪花不是“白色”的聖誕節根本算不上是什麼聖誕節，而彷彿只是一個姍姍來遲的感恩節①罷了。

這一切都發生（或最好説是開始）於美國的巴爾的摩市。巴

① 感恩節一詞原文爲英語。每年11月最後一個星期四歡慶的感恩節是美國人民獨創的一個古老的節日。

爾的摩是座略有些陰暗、寧靜和守舊的城市，雖然遠不像我們的詩人費爾南多·佩索阿[1] 憑空想象的那樣凄涼——“噢，巴爾的摩，諸城中間一座凄涼之城!”爲了尋找真正的節日氣氛，就必須離開市中心，到城郊去。碼頭那邊顯得陰沉、混亂，東一處西一處的貨倉或灰色的棚房，彷彿被遺棄的舊簡易樓或是粗陋的教堂一樣，面臨着倒塌的威脅。衰落的港口之夜是淒涼的，尤其是在爆發經濟危機的年代！然而由閃閃發光的黑色木樁修建起來的防波堤卻充滿詩意，帶有油漬的疲憊的潮水，徐緩地拍打着節奏唱起對大地的愛戀之歌。有些城市彷彿生活在大海的深處，十分瞭解它的悲劇和秘密。在這些城市裏，大海無時不在，與人們共同生活，和睦相處。什麼也比不上臨近碼頭的海水那永恒的召喚更能與孤苦伶仃的流浪者傾心交談。

12 月 24 日清晨，正是在這樣一個已被冲垮了一半的防波堤内，一艘輪船抵達並停泊在了那裏。它來自遼闊的藍色大海，來自非洲和熱帶。這是一艘細長的舊貨船，高高的煙囪露滿了煤灰，銹迹斑斑的船身有不少大的補丁，吃水綫高出海浪許多搩。這麼一艘破破爛爛的黑傢夥緩慢地航行於世界各地，一跛一拐地到處尋找客户。船繩上晾曬着馬馬虎虎洗過的衣服，幾名瘦骨嶙峋的船員趴在船舷上望着陌生的陸地。總而言之，這樣一艘輪船足以使約瑟夫·康拉德[2] 產生靈感，創作出一篇悲慘的故事來。

船上裝載的貨物少得可憐，種類卻頗多：棕櫚油，椰子，剛剛開始腐爛的綠色香蕉，花生，24 包棉花，此外還有一隻差不多已經馴化了的猴子，中途生病發了高燒，在一張堆滿破衣爛衫的

---

① 葡萄牙當代最著名的詩人（1888—1935)。

② 英國小説家（1857—1924)。

牀上呻吟，抱怨着冬天的嚴寒。

船上還有一名旅客，唯一的一名旅客，沒有登記，沒有買票，由兩名船員偷偷地照管。他躲在這條呻吟着的舊船深處，藏身於靠近煤堆的一間既無空氣又無陽光的小房間裏與老鼠作伴。此人是誰？他來自何處？噢，船上這些人瘦骨嶙峋，繁重的勞動、貧困的生活和國外的風吹日曬使他們的臉上過早地長出了皺紋，深陷的眼窩裏黑色的眼球閃出畏懼和多疑的陰沉目光，永遠也不能向他們中間的任何一個人提出這樣的問題。也許此人來自摩洛哥？許多不幸的人在那裏找到了庇護所。也許來自葡萄牙的亞速爾群島？來自非洲海岸？即使知道他來自何處也不會有人說出來，而他自己則更不會這樣去做。從事非法活動的人同樣也有他們的法律、道德和行事準則，保持沉默便是這個世界裏的窮人們遵循的一條神聖的法規。是誰把他弄上的船？又是誰在夜裏偷偷地把衣衫襤褸的船員們餘剩下來的少許可憐的口糧送給他吃的？此乃無法知道的秘密！團結一致則是這些爲社會所不屑之人遵循的又一條神聖的法規。

他是於午夜之際在非洲或是亞速爾群島的某個荒涼的港口上船的，這就是一切。有人悄悄地領他進入貨船那帶有迴音的迷宮，然後把他像船倉中的一隻老鼠似的丢在了那裏。在令人窒息的黑暗之中，他穿越過粼粼碧波無邊無際的熱帶海洋，來到了寒冬中的美國。

“馬利亞·阿爾貝塔”——我們且這樣稱呼它，從而隱去其真實的名稱和注册船號——履行過法定手續之後，在荒涼的灰色碼頭卸下了它所裝載的少許貨物。起重機和絞盤轟鳴，滑輪在滑輪架上吱吱作響，貨包、木箱和用鐵欄保護的物品被運進狂風襲擊着的倉庫。碼頭上的警衛和職員幾乎全部離去了，被人遺忘的

“馬利亞·阿爾貝塔”號消失在黑暗之中，彷彿一匹又乏又瘦的老馬待在馬厩的最裏邊。

時值聖誕節前夜，每個人都尋找到了自己的去處。有家可歸的回家去了。無家可歸的來到低矮的酒巴間那煙霧騰騰的角落裏，和化過妝的面無血色、頭髮披散的妓女一起喝着劣質的威士忌，同時往自動電唱機裏塞進幾枚硬幣，聽上幾首能使人感受到陽光和熾熱的非洲歌曲，加里福尼亞州的歌曲，讓人聯想起椰林的歌曲，而歌曲中所反映出的一切都僅僅存在於他們的夢幻之中和銀幕之上罷了。對於那些爲了謀生而在海上航行、從一個港口到另一個港口卻彷彿没有任何一個國家肯接納他們的男人來説，其唯一的安樂窩便是到頭來租上一張牀，投入到妓女的懷抱中去。

防波堤和庫房一片寂靜。寥寥無幾的燈光在夜幕中閃亮，其中只有少許的幾盞能透過厚厚的霧氣消失在雨中。停泊在那裏的貨船一叢叢桅杆隱身於漆黑的夜空之中。港口四週的濃霧總是爲非法活動提供着一把保護傘。

船長已換裝下船，辦理自己的事情去了：他在費城有幾筆生意要做。副船長也緊隨其後走了。幾名大副、二副以及駕駛員、男護士乃至船員接着也紛紛離船上岸而去。這些人之中有的隨身攜帶着一瓶名爲白蘭地的烈性燒酒，希望用它贏得海關人員的好感，以便不經過任何檢查就可以過關。

海關的工作人員幾乎全都是愛爾蘭人，他們個個身强體壯，報酬頗豐，穿着暖和而柔軟的制服，用混雜着同情和驚訝或是嘲弄的目光打量着一個個瘦骨嶙峋、鬍子拉喳和凍得發抖的船員們。這些可憐的船員身着勞動布或是褪了色的粗棉布衣服，上面還綴着補丁，只有極少的幾個人穿着一件不算太舊的厚外套，帶着一頂

網狀帽或巴斯克式貝雷帽。他們能攜帶什麼走私品呢？肯定沒有人攜帶着黃金、鑽石或可卡因……海關人員接收了白蘭地酒，並放他們通行："聖誕快樂！"然後就繼續打撲克、銜煙斗、喝威士忌去了。船員們卑躬屈膝地微笑着，搓着冰冷的雙手，把褲子捲紮在小腿部，深信他們已經騙過了海關的檢查，消失在黑暗之中。在這個使用美元的國度，身穿破衣爛衫，口袋裏沒有幾個錢，聖誕之夜他們要去做什麼呢？

已經是夜深人靜，那名乘客從靠近煤堆的藏身之地爬上來，躲進甲板的一個氣窗裏。氣窗下面有個可以供一個男人躺下來的空間，如同一具棺材（有幾個人曾在這裏隨船旅行了幾天甚至幾週之久，其中有一個顯然被北美洲的嚴冬凍壞了——船索外層都結了冰！一位從巴西來的偷渡者身上只穿着單衣，結果得了癱瘓病）。清晨，有人給他送來了苦澀的咖啡和少許麵包，之後他就再也沒有吃上一口東西，所以此刻早已是饑腸轆轆。原來在艙底時，他一直忍受着鍋爐的烘烤，熱得要命；現在則飽受陰冷潮濕的寒夜折磨，又凍得要死。從藏身的氣窗裏，他可以聽到指揮艙下達各種指示的口令聲、人們的笑聲和走下橋板時的腳步聲以及卸完貨之後輪船金屬部件之間的撞擊聲。他期待着這一切都平靜下來之後有人前來接他出去。然而時間卻彷彿靜止不動，他不禁變得越來越焦急起來：爲了接他出去，他們還要等什麼呢？也許他們把他忘了，將他一個人丟在船上，塞進這麼個鬼地方，讓他凍餓而死？……也許他們遇到了意外的困難，不能帶他下船？……深夜在向前移動，緩慢得令人焦躁不安，他已經失去了耐心。爲了取暖，他把裝有少許口糧的布口袋緊緊地貼在身上。

來到這裏之後，透過夜色，他隱隱約約地看到了港口棧房的

輪廓，更遠處則是工廠、樓房和城市的微弱亮光。目的地已經近在咫尺，離得到工作和麵包只有一步之遙了。他的心在滿懷渴望地劇烈跳動。他已經付清了把他偷帶上船、隱藏起來並給他送飯吃的船員們的錢，假如這些船員後面還有什麼人在從中幫忙，那就與他無關了。眼下他褲子一個衣袋的深處還剩下一些美元，汗淋淋的手掌裏握着一張已經磨損了的字條，上面寫着一個地址，在陌生而遼闊的美國地圖上是無法找到這個地點的：帕特喬格或類似的一個地名，比紐約還遠，在長島那邊。它離巴爾的摩有多少公里呢？爲了抵達目的地（如果他能抵達的話……），他需要盲目地步行多少路程呢？字條上面還有許多房間和街道的號碼，他看不懂，一點也看不懂，因爲他對英語一竅不通。他只知道在那裏等候人們僱佣他，從此開始一種新的生活，或者是……在這個陌生的國度裏他將孤立無援。在這塊夜色籠罩的陰濕潮冷的土地上他一個人也不認識。想到這一切時，他不由得惴惴不安起來，毫無辦法地待在那裏一動不動，心臟在緊縮的胸膛裏怦怦亂跳。

許多年之前他就夢想到美洲來。四百年前甚至更早些時候，他的祖先們（此乃一種說法）就曾前來尋求堅實的陸地和黃金，現在他也像他們一樣來到了美洲。然而他的祖先們是幸運的，他們不需要什麼護照。當時這裏還是一個奧妙神秘的世界，對一些探奇者和野心家都敞開着大門！他則是偷渡而來，儘管並不是來尋找黃金、白銀和胡椒。他長着一雙會使用鋤頭或尖鎬的手，他想要找到一份工作。如果說現在黃金已非俯拾即是，可是眼睛盯着地面走路的人在這裏或是那裏還是能夠拾到一些被丟掉的便士——他曾聽一個又高又笨的德國人這樣講過。這位德國人到過美洲的一些地方，是帶着一筆錢從那裏回來的。有關新大陸的神話

至今還活在男人們的心中（或者是胃裹?）。爲了到那裹去，他選擇了最近同時又幾乎總是最危險的道路：偷渡。於是他鑽進了這條銹迹斑斑、氣喘籲籲、一跛一拐的舊貨船。

時間一分一秒地流逝，他打起瞌睡來了。突然他被驚醒，兩手交抆地放在口糧袋上。一個嘶啞的聲音悄悄地在他耳邊説道：

“托梅先生，你就從這兒跳出去!”

氣窗被掀開了。他活動着兩條凍得發抖的腿，想離開這副棺木，可當想站立起來的時候兩條腿卻不聽使喚。他肚子疼痛，膀胱彷彿要破裂似的，同時又口渴得要命。

“我不能動彈了!”

那位船員小聲説了一句什麽，他没有聽清，不過肯定不是句好話。接着，就用力地給他搓起背部、雙腿和胳膊來。

“你喝上一口燒酒。這裹你不能再待下去了。現在你看看身子能不能動彈了。這會兒碼頭上没有警衛，我們必須利用這個機會。”

他把酒喝了，感到四肢又有了一些氣力，最後終於可以走動了。他在放置救生圈的鐵架旁邊小了個便。來人焦急地抽着煙，黝黑的手攏成弓形，把煙頭的亮光藏在裹面。

“拿上一個麵包路上吃。現在你要小心謹慎，嗯?”

他摸了摸船員塞在他手裹尚有餘溫的食品包，跟在船員後面朝黑暗中的船尾瞭望塔走去。跳板已經撤掉，不過即使它還在也不能使用，因爲雖然已是夜深人靜，但倘若公開地走下船去也依然是危險的。他必須翻過船舷，像隻老鼠似地沿着一根繫船的繩子爬下去。

困難的時刻來臨了。他將再次出現在碼頭，前後左右張望，緊

貼着牆壁的陰影，使自己與其融爲一體，消失在這陌生之地，然後就自由了。

“夥計，你把食品包放進口糧袋裏，掛在脖子上。你怎麼能這個樣子下船呢？別害怕，抓緊繩子一直往下滑。”

兩個人緊緊地握了一下手。遠處城市閃現出微弱的亮光，使週圍顯得更加黑暗了。他把口糧袋放在脖子上掛好，感到臉色開始發白。這兒離碼頭有多高呢？船員扶着他，幫助他翻過冰冷潮濕的船舷。他用力抓緊繩子，聽到上面低聲說道：

“祝你好運！上帝會保祐你的。”

他緊緊抓住粗糙和潮濕的繩子，現在已然是孤身一人了。誰也看不見他，在他下面幾公尺處就是碼頭，就是堅實的陸地，就意味着自由，意味着他可以通過滿臉的汗水而掙得麵包。他能夠到達碼頭嗎？拿出勇氣來！是的，是需要勇氣，同時還不能出任何差錯。他彷彿置身於天空和海洋之間，嘴裏不停地祈禱以求得到上帝的保祐。脖子上掛的口糧袋有些礙手礙腳，他兩條腿蜷曲着，慢慢地向下滑動，一雙手掌被粗糙的繩子磨得火辣辣地發燙。身體的重量把他拉向下方，幸虧他瘦骨嶙峋，可以與地心引力相抗，像騎馬似地得以在繩索上保持着身體的平衡。

現在他只能看到貨輪黑色的船身，因爲他無法轉移視綫，彷彿目光被船身的磁性吸住了似的。海水拍打着防波堤嘩嘩作響，防波堤的木架發出了輕微的吱吱聲。眼下他最害怕的就是下面的海水，也許大海將成爲他的墳墓。如果他往下看上一眼，就可能頭暈目眩，就將會……

從船繩的位置和搖擺的幅度來看，他察覺出他正好往下爬了一半的距離。他無法轉身向後看，鼻子前方除了黑色的船身之外什麼也看不到。他十分艱難地又向下滑動了一截，因爲此時船繩

快要接近地面了。他用力抓緊繩子，鬆開並挽動一條腿，試圖觸到地面，但是卻未能如願。他歇息了片刻，汗水順着臉和脖頸往下流淌，把後背都弄濕了。如果他現在掉下去的話，肯定就會跌落進大海淹死。誰也不會發現他，即令發現，船上也不會有人前來救他，荒涼的碼頭也不會有人前來救他。第二天，或天知道什麼時候，他的屍體如果被打撈上來的話，則早已被魚和螃蟹啃咬得一塌糊塗，或者是被泡得全身浮腫，在淺海泥濘的水面上飄浮，散發出陣陣臭味。但願能夠被打撈上來！因爲同樣還存在着被捲到深海去的可能……如果這種情況發生，那麼世界上就又多了一名失踪者，或者是一具無名屍體，没有親戚、朋友和熟人前來認領和交涉。他遠離家庭，已經兩年没有給家裏的人寫信了。家裏的人還會繼續等上一段時間，盼望着他回去或是得到他的消息，不過最終是會把他忘掉的。船上的人誰也不會注意他的死活，或者是緘口保持沉默。至於那些準備接收他的人則遠在天邊，對他們來說，他的死有什麼要緊的呢？這些人根本就不認識他，他們會無動於衷地說："那個傢夥也許根本就没有上船！"這就將是世人獻給他的全部悼亡經和墓誌銘，彷彿他從來就没有在這個世界上存在過似的。

這個念頭使他突然産生了一種恐怖感，驅使着他又向下滑動了少許，並再次徒勞地挽動一條腿想接觸到地面。現在他的身體已横成水平形狀隨着繩索搖擺，既無法擺脱地心引力不使身體下落，又無法使身體恢復直立狀態。即令他的腳碰到了防波堤的邊沿，可他又如何鬆開繩子，翻轉身體，然後一跳而站立起來呢？更不能想象鬆開雙腿，用雙手抓住繩子擺動，因爲那樣一來，他的雙腳將低於碼頭，就變得毫無希望了。他不敢鬆開繩索，因爲正是繩索可以使他落到地面，維繫着他的生命。他只要直立起身體，

向下一跳就萬事大吉了。可他不可能扭過頭來看清他與地面之間的距離。再這麼吃力地過上幾分鐘，由於體力不支，他必將要跌落下去。

他對自己的處境十分清楚——死神如同一條貪婪的鯊魚，正張開大嘴在下面等候着他——，內心裏不禁咒駡起爲什麼當時要讓他從船上爬下來：他不是海員，不會爬繩子，也不會游泳！這兩件事他都不會！

他繃緊全身，拚命地用盡氣力又向下滑動了少許。現在他的一隻腳終於碰到了防波堤的邊沿，一股火樣的氣息從那裏傳到他的身上，進入他的四肢，猶如復活的熱能令他振奮起來。潮濕而平滑的碼頭就在他的腳下！但下面依然是大海的深淵。他騎在繩子上，蜷縮着疼痛的身軀，吃力地又放下了另一條腿，然後兩條腿一起晃來晃去，尋找着支撑點，一雙薄薄的鞋底在防波堤業已磨損的木架的黏性物上或是鋼框的邊沿上滑來滑去。如果他想站穩，反倒可能滑倒，從而失去繩索的依托，徹底掉進到海水裏。他已經全身大汗淋漓，由於過分用力而不停顫抖，兩條腿一動不動地懸在空中。

再爬上船去，想都不用去想，他已經沒有力氣向上爬了。退一步說，即使他有力氣爬上去，船上的人也不會讓他登船和收留他。現在他需要遵守合同。如果不能逃脫險境，便只有死路一條。彷彿一隻固執的蒼蠅拚命地要掙脫羅網，他再次努力使自己站穩在碼頭上，同時高聲喊道：

“我的命怎麼會這麼苦！”

恰恰在這個時候，他感到某種硬物，一隻手或是一把鉗子，猛地抓住了他的腰部，使他產生了被燒紅的烙鐵燙了一下的感覺和已經完蛋的念頭：“我被抓住了！”奇怪的是，與此同時他又恢復

了平靜和希望。

不管是什麼東西，總之已用力地抓住了他。而他則只能被動地任其擺佈，直至他終於直立起身子，疲軟的雙腿站在了地面上，食品袋的繩子幾乎快要把他勒碎了。那隻看不見的鐵鉗一般的大手緊抓住他的衣服和肉體，使他備受痛苦和折磨，隨後又猛力將他向上一提，幾乎使他雙腳離開了地面，迫使他的身體轉了半個圈。

他擡起眼睛，看到面前站着一個黑色的高大身影，一件閃閃發光的防雨油布披風，一身釘着金屬鈕釦和佩戴着銀色徽章的警服。對方低下紅潤健康的面孔，用英語問道：

“乘船没買票，對不對?”接着便用力地搖摵他，彷彿想要使他從麻痹狀態中甦醒過來。“乘船没買票，對不對?”對方改用葡萄牙語重復了一遍問話，隨即就笑了起來。接着又用英語問道：

“你會講英語嗎?”

在這種情况下，一個人能講些什麼呢?有人曾囑咐過他：“不管發生什麼情况，都要裝成傻瓜似地一言不發。”可與這隻大手是不能開玩笑的，於是他用葡萄牙語混雜着蹩脚的英語回答說：

“我不會講英語，我不會講!”

警察開心地哈哈大笑起來，接着又搖摵着他的身子，學起他的蹩脚英語來：

“我不會講!我不會講!”

對方嘴裏散發出一股混雜着煙味和威士忌酒味的熱烘烘氣息。在陰冷潮濕的12月份，一個警察的確需要一些能使全身發熱的東西，以便能心有所思地在荒涼的碼頭上進行巡邏。况且在節日之夜，當他經過一家家酒店和海邊休息廳門口時——麥克，聖誕快樂!——總會有人跟代表官方的警察表示親熱，而警察又並

非木頭人，不能予以拒絕而使對方蒙受耻辱……實際上，一兩口酒落肚之後，大多可以使一個人對弱者更加寬容。

兩個人就這樣面對面地默立了片刻。他在等候着警察的處置，計算着還能活上幾分鐘。警察大概也在估量着形勢，用鐵鉗般的大手慢慢地在他瘦削的肩頭上搓揉，小聲地重復着：

"我不會講！我不會講！"

他瘦小得像隻老鼠，身着薄薄的夏衣，由於害怕和寒冷而渾身發抖，默默地等待着警察的判決——誰知道警察生起氣來會不會用力一推把他弄到海裏去呢？偷乘的旅客目不轉睛地望着對方警服上的金屬鈕釦和又長又光滑的警棍。

警察又對他講了些什麼話，可他没有聽懂。警察更加用力地鉗緊他的肩膀，把他的骨頭壓得生疼，也許僅僅是爲了得到在他那脆弱的肉體上使用力量的快樂而試圖把他壓碎吧。後來，警察突然迫使他臉朝着地轉了半個圈，接着張開一隻大手在他的背上用力一推，用英語説：

"快跑吧！"

無需聽懂，他拔腿便跑，雖然並不知道要跑向哪裏，也不知道警察會不會像對付一個在碼頭上行竊、聽到讓其站住的命令卻不肯服從的小偷一樣朝他的後背開上一槍，抑或果真放他走掉，既不捉捕他，也不强迫他回到船上去，而是給了他自由。他盲目地亂跑着，嘴裏前言不達後語地嘟囔着，一會兒撞在了牆上，一會兒在木箱、貨包、繩堆和機器上亂爬，心慌意亂，不辨方向，找不到這座迷宮的出口。

就在這個時候，身後響起了警察在遠處的喊聲：

“嘿，聖誕快樂！”①

他停下腳步，模模糊糊地似乎聽懂了。也恰恰是在這個時候，他才記起了那個晚上乃是聖誕之夜。他的喉嚨一陣發緊，連哭帶笑地越過幾道鐵軌，翻過一處禁止通行的鐵絲網，然後跑向黑暗中的開闊原野。

城市的亮光現在變得更加鮮明，彷彿一顆隱蔽的神秘之星，或是一座燃燒着的壁爐反射出來的光輝，從遠處指引着他的腳步，呼喚着他去領取聖誕節的禮物。

① 此處原文爲英語。

米蓋爾·托爾加

【作家簡介】米蓋爾·托爾加(1907—1995) 原名阿多爾弗·科雷亞·達·羅沙。作家、詩人。出生於葡萄牙北部一個山村的農民家庭。13歲隨叔父去巴西，在米納斯吉拉斯州一個莊園里勞動了5年。1925年回國，考入科英布拉大學醫學院。畢業後開辦了一家診所，逝世前一直行醫。業餘則從事文學創作。

早在大學時代，米蓋爾·托爾加就開始文學活動和文學創作，其作品大多取材於葡萄牙山區農村，充滿了濃鬱的鄉土氣息和反宗教色彩。用詞簡練，文體獨特，作品在國內外頗有影響，被稱之為"當今葡萄牙最優秀的散文和短篇小說家。"

其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說集《動物趣事》(1940)、《山區故事》(1941)、《山區新故事》(1944)，長篇小說《文圖拉先生》(1943)、《葡萄收獲季節》(1945)，詩集《焦渴》(1928)、《貢品》(1931)、《深淵》(1932)、《另一部伯約記》(1936)、《遺憾》(1943)、《頌歌》(1946)、《人之歌》(1950)、《煉獄的苦難》(1954)、《靈堂》(1962)等，此外還有自傳體小說《創世的第一

天》(1937) 至《創世的第五天》(1974) 等連續 5 卷。

《善人》選自《葡萄牙當代短篇小說選》，最早見於《山區新故事》一書。

善　　人

里巴達爾是猶太人居住的地方。年復一年，若昂神甫徒勞無益地爲他們祝福，寬恕他們的罪過，給孩子們洗禮，並通過問答方式向他們講解天主教義啓蒙課本。

“上帝是誰?”

“上帝是萬能的造物主,天與地都是他創造的。”

他們對答如流，誰也不會懷疑，在神聖的天主教義啓蒙課本背後，立在血污之中的竟是摩西的律法書。確實如此。一個人如果視雷電女神與福音書同等重要的話，臨死的時候，在作爲神甫的若昂來爲他的純潔作最後潤色和聽他膽怯地進行最後一次懺悔之前，首先見到的乃是作爲殺人兇手的若昂。

摩西的奴僕們負責縮短臨死之人在世間

的痛苦，維護其教派的聲譽。就人們記憶所及，他們當中最偉大的一位就是叫作善人的若昂神甫。

此人個子高高，面目醜陋，長着鷹鈎鼻子，住在德斯達略街。北風整年不停地在這條街上呼嘯。凡是來找這位死神之父的人事先就知道，必須要像波濤洶湧的大海中的一隻小船似地爬上斜坡。

“該死的大風！”

大風算什麼？如同大風肯定在橫掃着斜坡一樣，善人也一準坐在位於街角的家中，總是緊靠着壁爐在取暖。

來到門前，只要喊他一聲名字就行了。

“善人大叔！善人大叔！”

“來了……”

用不了許久，他那鐵鉗一般的雙手和沉重的膝蓋，就可以把垂死的人引入天堂。

他步入客廳，一聲不響，勇氣十足地穿過3天來不耐煩地在那裏等待垂死的人嚥下最後一口氣的人群，鑽進房間，把門關上，一會兒便走了出來，臉上的表情至少與他留給死者的同樣安詳。房間外面的人望着他，可謂既恐懼又感激。噩夢過去之後，有時人們良心深處也會響起一兩句抗議的聲音。可是第二天，依然是這個聲音，在德斯達略街的高處壓倒風聲呼喚着他們名字：

“善人大叔！善人大叔！”

“來了……”

善人立刻就出現在門口。

伊薩克的時刻來臨時，爬上德斯達略街斜坡的是他的兒子阿貝爾。一則因爲家裏情況反常，二則因爲母親要他去找善人大叔時方式奇怪，再加上呼嘯的大風，所以孩子感到十分緊張。

“孩子，你爸爸怎麼了？”

阿貝爾死死盯着善人那張乾巴巴的臉，回答説：

“發燒……”

“好，我們走吧。”

“善人大叔，你怎麼給他治呀？”

“去看看再説……”

沿街而下的時候，只有狂風單調地吼個不停，叫得聲音都嘶啞了。正是在狂風之中，兩個人的内心都在活動着：一個是孩子，緊張而不安，腦海裏無法擺脱某種模模糊糊的預感；一個是老人，認爲縮短死亡時間乃是天意，他接受這一使命如同河水接收流動一樣理所當然。

一跨入門檻，就能見到有人落淚。可善人一出現，淚水立刻被擦乾了。當他以緩慢而沉重的脚步走過去的時候，人們在他的身後屏住呼吸，默默地把痛苦埋在心裏。

“善人大叔怎麼給他治呀？”卧室的門被關上之後，阿貝爾再次問道，不過現在是問他的母親。

兩顆淚珠無聲地沿着莉婭的面頰落下來，她以此回答了兒子的提問。

卧室裏面，伊薩克躺在被汗水弄濕的牀上，面色煞白，雙眼深陷，呼吸急促，彷彿已經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只等死神來索命了。他已經病了 15 天，一直高燒不退。薩姆埃爾大夫一趟又一趟地前來爲他醫治，最後終於失去了信心，勸他的家人爲其準備後事。可是伊薩克卻猶如樹心堅實的黎巴嫩雪松，在醫生感到絶望之後，病魔又啃咬了他 6 天，卻仍未能把他吞噬，他的一雙小眼睛總是充滿生機。他不停地呻吟，彷彿馬上就要死了，可是，一對墨玉般的眼珠卻總是閃閃發出光亮。然而，他的臉上終於出現了奇怪的陰影，妻子莉婭失去了希望。又過了兩天，羅薩太太在

客廳提到病人該作死前懺悔的事，伊薩克一個名叫達涅爾的弟弟來到嫂嫂的身邊，在安慰了她幾句之後，就提及到善人的名字。一開始，莉婭死活不肯，可想到神甫一來事情就能一了百了，後來也就同意了。天剛破曉，她就用一種令兒子感到害怕的聲音，要他去請“專門把人憋死”的“善人”。

善人走進房間時，伊薩克正處於一場激戰的高潮——幾乎總是躺着進行的。敵人是他身體的一部份，發誓要把他摧垮。身體的另一部份，即高貴的生命加上勃勃生機，正英勇地捍衛着尚未倒塌的城垣。大粒的汗珠沿着太陽穴向下滾落，呼吸節奏明顯加快，表明激戰正在進行之中。無需任何其它舉動，只要用人類明亮的眼睛望上一眼，就能感受到這一時刻的偉大與莊嚴。

不幸的是善人看不到這一點，他對生命神奇的奧秘一無所知。一根神經都沒有顫抖，他便向往常一樣機械地向牀走去。他扮演的角色不是用眼睛去看，而是全身撲上去，用雙手去卡住脖子，用膝蓋去頂壓胸部，幾分鐘後便退出卧室，彷彿一件器械準確無誤地完成了自己的功能一樣。

伊薩克一直在自己的城堡裏進行着搏鬥。胸腔彷彿一個風箱，匆忙地把大量熾熱而活躍的空氣吹進火爐，汗水像巖漿般從火山中滾滾流出。

可以說，伊薩克的家猶如一座墳墓，居住在裏面的活人知覺全無，一言不發。只有卧室裏才有生命的運動和心臟的跳躍。

善人默不作聲地向前走去。可是當他張開雙手，曲起膝蓋，準備壓向伊薩克的時候，一個聲音使他停了下來。這個聲音與他從前在同樣時刻所聽到的任何聲音都全然不同，彷彿來自另外一個世界：

“不……現在還不……現在還不……”

絶望地喊叫聲，急切而痛苦的呼救聲，善人不知道聽過多少次了，但從未因此而停止執行他的神聖使命！可這一次在他耳邊響起的呻吟聲和呼救聲卻和以往的不同。

“不……不……現在還不……”

一塊到那時爲止一直蒙住善人眼睛的黑布由上而下地撕開了。專幹把人掐死勾當的善人在已習以爲常的黑暗和突然出現的光明之間停下了腳步，彷彿一條湍急的河流突然間失去了方向。

“不……現在還不……現在還不……”

接下來的場面令人不寒而慄。伊薩克正與一種肯定他從未見識過的力量進行拚殺，現在又平添了兩個男人之間的搏鬥：其中一個知道他將要去殺人，另一個則明白他將要被殺死了。

兩個人的眼睛死死逼視着對方展開了較量，就這樣相持了一段時間。沉重的汗水從伊薩克的臉上向下滑落，熱血像錘子般敲擊着善人的太陽穴。

突然，一扇門咣噹地響了一聲，打破了這種僵持的局面。聽到響聲之後，善人像懸在空中的一個重物猛然掉落下來，向垂死的伊薩克身上壓去。没有講一個字，只聽到一聲低沉的撲通聲，屠夫的雙手開始急切地尋找着伊薩克的脖頸。

但是剛才門的響聲意味着有人走進了房間。善人猜想在他身後站立着一個人，正面色煞白一動不動地想弄明白眼前所發生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伊薩克拚盡最大力氣企圖掙脱緊卡着他脖子的利爪，再加上房間還有一個目瞪口獃的阿貝爾，使善人的雙手和膝蓋失卻了往常的力氣。雖然他軀體裹那個殺人兇手、那個在路上遇見生命便想大口吞食的野獸已經按捺不住，雖然意識中他所以活着就是爲

了殺人的信念越來越强烈，可這一切都毫無用處。單純的本能是没有勇氣在一個證人面前去讓那雙手和那個膝蓋採取行動的。

善人站起來，轉過身去，臉色和垂死的人一樣慘白。他没有勇氣面對阿貝爾一直注視着他的那雙瞪得圓圓、充滿悲傷的眼睛，悄悄地退出了房間，低着頭穿過客廳，失去了往常那種帶有悲壯色彩的威嚴。他在自己的身後留下了生命，而生命是不會給他帶來威嚴的。

一秒鐘之後，莉婭像個負罪的蛆蟲似地走進房間的時候，兒子正坐在牀邊，一隻小手放在父親的額頭上。阿貝爾彷彿在迷霧彌漫的洶湧大海裏掙紮，可是他的心指使他把小手放在賦予其生命之人的那滾燙的前額上，如同剛才命令他惴惴不安的悄悄走進卧室一樣。

也許是兒子的那隻純真的小手使伊薩克的血液滿懷信心地在額頭重新流動起來。没有作死前的懺悔，20天以後，他已經守在火爐旁喝起湯來，似乎什麼事情都没有發生過。除了他、兒子和善人之外，對當地所有人而言的確是什麼事情都没有發生過。其他人全是由垂死前的痛苦走向死亡，再由死亡走向復活，因此完全意識不到伊薩克由炎熱走向寒冷，再由寒冷重新回到炎熱的過程。只有 3 個人經歷了那個最邪惡又最深奥的場面，而且角度各不相同。伊薩克看到的自然是死神的魔爪。善人第一次發現死亡之井是何等漆黑。至於阿貝爾，他則預感到將要發生什麼事情，但究竟是什麼事情現在尚不清楚。

光陰荏苒，隨着時間緩慢地流逝，當地人已經把伊薩克生病的事忘得一乾二淨。彌撒照舊，安息日依然。

然而，有 3 個人卻從不停息地彷彿俯身於湖邊，望着裏面映出的過去發生的陰沉的往事。伊薩克越發感到痛苦難忍，望啊，望

啊，他看到了復仇。善人越發感到罪責難逃，望啊，望啊，他看到了恐懼。天真無邪的阿貝爾則只看到了因爲不理解而產生的苦惱。這3個人彷彿在村莊平靜的海洋裏形成了一個絕望的孤島。兒子請父親祝福，父親向兒子祝福，善人從伊薩克身邊經過時簡單而含糊地打個招呼，除此之外，3個人從不互相講話。但是他們卻彼此相互提防着，似乎誰也不願失去從良心的天空一勞永逸地驅散遮着它的濃重烏雲的時刻。

這一時刻終於來臨了。

善人去博巴德拉看望女兒和外孫們，密探似地跟踪着他的伊薩克半路上突然猛撲了過去。見證人只有上帝和阿貝爾。阿貝爾也一直跟踪父親且未被發覺。現在他躲在一塊大石頭後面，注視着眼前正發生的事情。

"不要殺……"

福音書如是說。但福音書之外，還有一部與之不同的法典，規定道德有另外途徑可循，這一點善人自己是知道的。

"不要殺……"

伊薩克逼視着善人，目光與他在垂死掙紮時善人望着他的目光一樣地殘酷無情。

"不……不……"

可是伊薩克比善人年輕而强壯。當善人發現這一點時，已經仰身倒在地上，手脚亂舞地進行掙紮。他的脖子被對方雙手緊緊卡住，胸部被一隻力大無比的膝蓋死死頂住。

"不……不……"

小男孩從大石頭後面看到了善人那張脹得發紫的面孔，聽見了他要掙脫絞索的急促喘息聲。

"不……"

一對無情而有力的鐵鉗越挾越緊，僅僅又哀鳴了一聲，3 個人都平靜了下來。伊薩克報了仇，善人不再感到害怕，小男孩終於明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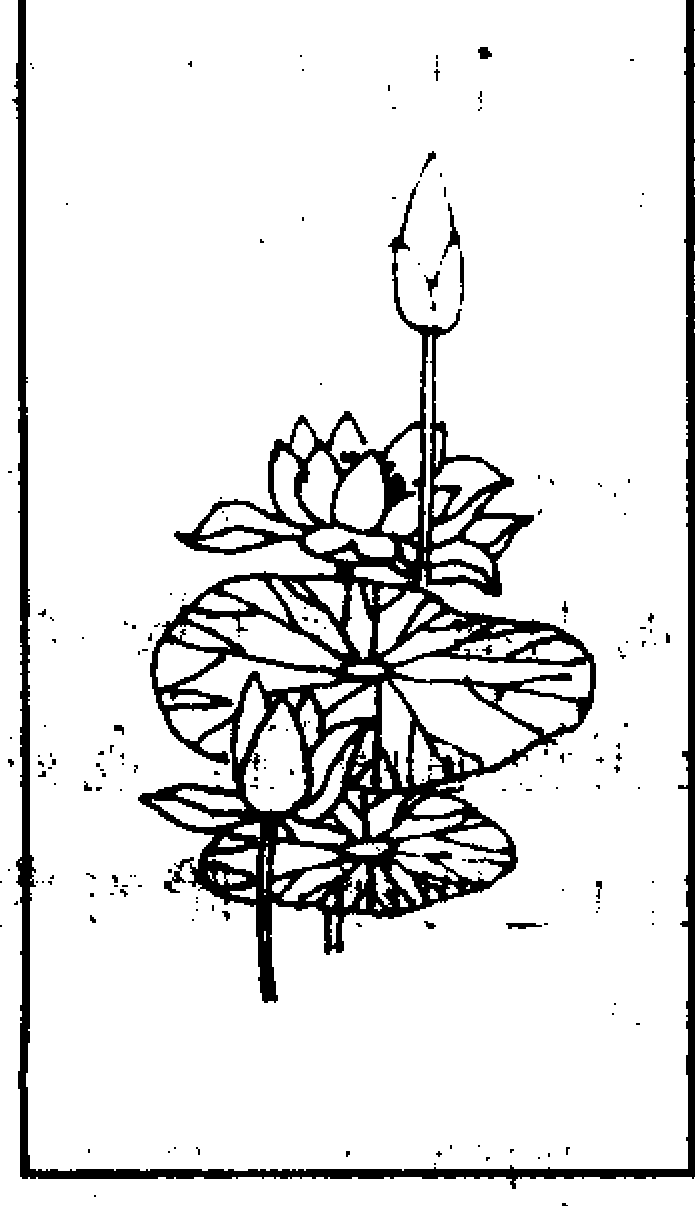
馬努埃爾·達·豐塞卡

【作家簡介】馬努埃爾·達·豐塞卡（1911—1993）葡萄牙詩人、小說家。出生於阿倫特茹地區的聖地亞哥多卡森鎮。畢業於里斯本一所中學，靠自學成為作家。馬努埃爾·達·豐塞卡一直堅持新現實主義文學的創作道路，作品多以故土阿倫特茹地區為背影，富有濃鬱的地區色彩。其詩歌作品通俗流暢，情真意切，而無人工雕琢的痕跡；作品中真實地描繪了地處偏僻地區貧窮又沒有希望的農民們的悲慘生活，對社會種種不公正現象予以嚴厲抨擊，極富戰鬥色彩，充滿詩意的語言準確而生動，受到評論界的一致好評，因此，他被視為新現實主義文學運動最優秀的作家之一。

主要作品有《風中的玫瑰》(1940)、《平原》(1941)、《詩歌全集》(1958)等詩集，《新的村莊》(1942)、《火與灰燼》(1951)、《弔杆上的天使》(1951)、《孤獨的時刻》(1973)等短篇小說集和《最高的山丘》(1943)、《風的種植園》(1958)等長篇小說。

《瑪麗婭·阿爾蒂妮婭》選自葡萄牙語言文化協會1984年選編的《葡萄牙當代短篇小說集》，最早見於《新的村莊》一書。

葡萄牙當代短篇小說選



瑪麗婭·阿爾蒂妮婭

年復一年，居住在南部海邊的女人們穿過山區，然後分散在平原上，去幹鋤草和稻田裏的活計。她們唱着歡樂的歌兒，嘰嘰喳喳地說笑個不停。小鎮上的居民集聚在廣場上，目送着她們踏上去農場的道路。剛剛開始幹活的頭幾天，每當太陽落山、知了和蛐蛐兒的叫聲消失在遠方之時，只要工頭對這些彎着腰在莊稼地裏或埋身在泥濘的稻田裏幹活的人說上幾句她們最希望聽到的話，這些來自海邊的女人們就用歌唱起平原那多姿多彩的新鮮事來。

火堆四週，嗓門粗重的外地和當地的男傭工們都默不作聲，靜靜地聽着她們歌唱，目光獃滯地注視着夜色，想象這些女人們的故鄉大海之濱是何等模樣。南方姑娘們的歌聲

富有大海的光彩和浪濤的歡躍，她們無拘無束的歡聲笑語猶如陽光普照的海水飛濺在一塊塊地巖石上，給這片荒野帶來了大海的清新。

正因爲如此，小鎮上的居民都集聚在廣場上，目送着她們由這裏經過；結束了一天的勞動，當群星滿天的夜空撒向大地的時候，外地和當地的男傭工們都默不作聲地傾聽着她們歌唱。

瑪麗婭·阿爾蒂妮婭第一次離開所居住的小村莊，長途跋涉對她來說乃是一件十分新鮮的事情。

跨過一座座小山，越過一片片杏樹，穿過兩側全是圍牆的道路，走過枝頭掛滿果實的菓園，她把柑樹林、白色的小屋和山坡上吱吱作響的水車撇在了身後，已經聽不到藍色大海的潺潺低語，也嗅不到輕風帶到她房間窗口的大海氣味。媽媽正在家門口用棕櫚編織小籃，幾個弟弟則拿着它們沿鎮出售，所有這一切，都已遠遠地留在了她的身後……現在，展現在她眼前的乃是塵土滿地的平坦原野，不時能見到一片片長有軟木樹和冬青樹的巨大牧場，一路所見總是那麼平坦、原始和荒涼。

可這有什麼要緊？她將會帶着通過從事新的活計掙來的錢回到家鄉的小村莊，當嚴冬到來的時候，無論是媽媽還是幾個弟弟，都將會免受忍饑捱餓的痛苦。

……等她一回到家裏，媽媽就會哭泣着擁抱她，而她則報之以開心的微笑，拿出裝滿錢的印花布小口袋給媽媽看。夜半時分，雨水敲擊着房頂，屋外風聲陣陣，一家人圍坐在爐竈四週，聽她講述遙遠外地的種種新鮮事。幾個弟弟不斷地問這問那，瞪着閃閃發亮的眼睛望着她，對她的回答感到十分驚奇。

後來，最小的弟弟睏得不行，把頭倒在了她的懷裏。沒過一

會兒，另一個弟弟也同樣如此。只有大弟弟還在堅持，直至一種沉重的力量拉動他的睫毛，閉上了他的雙眼。她和媽媽把他們抱上牀躺下來，然後母女倆也上牀入睡了。無論下雨還是颱風，都不會使她們感到擔心，因爲只要再找到這種或那種活計幹幹，她從平原帶回來的積蓄就足夠整個冬天用了。饑餓是不會走進他們家門的。

正因爲如此，唱起歌來她那銀鈴般的聲音裏充滿着歡樂。男傭工們靜靜地傾聽着，直到睏意陣陣襲來。

剛吞下一塊硬麵包，瓦爾達寧就朝靠近谷倉那些南方女人睡覺的房間拐角處爬去。他停在那裏，把煙掐滅，髭鬚下面露出幾顆大牙，兩隻胳膊放在膝蓋上，一雙眼睛盯着瑪麗婭·阿爾蒂妮婭，朝她微笑。

歌聲和笑聲不斷飄揚——最初幾天，南方來的女人們的歌聲勝過了平原的男人們的歌聲。

可現在一切都慢慢地發生了變化。斜坡地上響起了男人們低沉的合唱聲，而女人們的歌聲卻逐漸地減弱了。她們開始感到活計的沉重，渾身累得酸疼難忍：在炎炎烈日之下，要從早晨一直幹到傍晚。平原熾熱的空氣吸乾了大海的清涼，只有更深夜半之時才能聽到她們的悲哀歌聲。

瓦爾達寧把頭向後一仰，喘了口氣，目光一直盯着瑪麗婭·阿爾蒂妮婭不放，彷彿只在爲她一個人歌唱，儘管他的聲音與其他男人的聲音混合在一起。瓦爾達寧爲瑪麗婭·阿爾蒂妮婭一人而唱，而且每當見到她時，也不再僅僅只是傻笑（髭鬚下面露出幾顆大牙），還大膽地對她說：

"瑪麗婭·阿爾蒂妮婭，找個晚上我一定要好好地與你談談

……”

可姑娘並不理睬他。瓦爾達寧躺在毯子裏翻來覆去，心裏琢磨着這種事不僅僅要去談，而是要把瑪麗婭·阿爾蒂妮婭緊緊地攔腰抱住……他感到渾身麻木，彷彿正在下沉。他拉動毯子，蓋上腦袋，慢慢閉上了仰望着天空的雙眼。刹那間，他的腦海裏只有瑪麗婭·阿爾蒂妮婭的影像。瓦爾達寧昏昏入睡，直到天亮才醒，没有作什麼噩夢，也没有作什麼美夢。凌晨時分，那隻令人頭疼的鬧鐘把他吵醒，他翻轉着身子，極不情願地起了牀。睡意還没有完全消失，他就隨同其他僱工們朝稻田走去。

是齊腿深的稻田裏的涼水才使他們完全地清醒過來。

他們彷彿囚徒一般。

天空低垂，勾劃出四週昏暗的地平綫。光秃秃的荒丘和山崗上，偶爾能見到一棵孤零零的軟木樹，樹枝彎彎扭扭，樹皮皺皺巴巴。稻田中間，正在幹活的女人們排成一隊，雙腿陷進爛泥之中，彎着腰，兩隻胳膊伸進水裏，在深處移動着。或近或遠總能見到一個男人的身影。

從旭日東昇——驅散了潮濕的晨霧之後便烈火般地燒烤着大地——，直至夕陽西沉，女人們把裙子緊挾在雙腿之間，挽着袖子，在水田裏給稻秧鋤草。

蚊子嗡嗡亂叫，在稻田上面飛來飛去。一股酸臭味直撲鼻孔，並且彷彿順着皮膚所有毛孔鑽進了體内。雙手一伸進水田深處，胳膊週圍就會形成一個個同心圓的小水波，漸漸向四週擴散。氣泡

咕咕作響地從水底下冒出來，剛一浮上水面，就在鼻子底下爆烈出來，使臭味變得更加厲害，因爲每向前邁出一步，女人們的臉幾乎都要碰到污濁的泥水，一縷縷垂落在額前的頭髮滴着水珠來回擺動。這些女人就用皺巴巴的手指來梳理頭髮和抓撓蚊蟲咬過的部位。

工頭站在水渠上，目光嚴厲地下達着命令。或近或遠總能見到一個男人的身影。烈火般的太陽燒烤着後背，視野一片昏黑。

他們彷彿囚徒一般。

一個淒涼而沉重的傍晚，外面的原野只能聽到知了和蛐蛐兒的叫聲。瑪麗婭·阿爾蒂妮婭感到第一陣高燒開始襲來。她已經十天没有下稻田幹活了，一個人躺在大房間一角的牀墊上，身上蒙住毯子，時而冷得發抖，時而大汗淋漓。鎮上的牛車伕帶來了裝滿甜餅的小圓箱子，可瑪麗婭·阿爾蒂妮婭没有能下田鋤草……

有一天，因爲打擺子而面色蒼白的瑪麗婭·阿爾蒂妮婭和往常一樣下了稻田。當牙齒開始打顫的時候，她從水田裏走上來，躺倒在地上，從頭到腳渾身不停地發抖。這一天的活計算是白幹了，工頭把她的名字從記工册上劃掉了。

星期六到了，這一周只給她記了 3 天工。

一天下午，太陽還遠未落山，瓦爾達寧就離開了稻田。“我不行了，這兒疼得厲害。”工頭沉着臉把他的名字劃掉，準許他回駐地去。

瓦爾達寧跛着腿朝駐地走去。剛一過斜坡，他就不再跛腿走

路，並立刻加快了腳步。

烏雲遮日，使天空變得一片昏暗，預示着雷雨將至。正在鋤草的傭工們感到皮膚上襲來了一股潮氣。

瓦爾達寧朝駐地跑去。

他把正在稻田裏幹活的男人和女人們越來越遠地拋在了身後。這些人正彎着腰，雙手不停地在水田深處移來移去。

他們彷彿囚徒一般。

•

瑪麗婭·阿爾蒂妮婭躺在牀墊上，似乎已昏昏入睡。

這一天她根本没有起牀去幹活。她突然又打起了擺子，一個人孤零零地留在駐地，企圖咬緊牙關、攥緊雙拳硬挺過去。她的四肢感到一陣冰冷，牙齒隨着從胸腔發出的困難的呻吟聲不停地打顫。在痛苦的搏鬥中，她那僵硬的身體徒然無望地想控制住毫無規律地不斷顫抖。眼下她孤身一人，遠離了家，遠離了媽媽!……

後來寒意慢慢消失，戰抖也隨之漸漸地停止了。她感到筋疲力竭，全身似乎散了架一般；腦袋裏面劇烈地跳動，彷彿掉進了正在燃燒的爐竈裏，這種熾熱隨即慢慢向下傳至全身，燒得她渾身冒汗，彷彿全身都泡在黏糊糊的熱湯之中。噩夢，還有一個巨大的聲音反復地來來去去，時而猛烈得難以忍受，時而又溫柔親切能夠催人入睡。瑪麗婭·阿爾蒂妮婭比比劃劃地講着什麼，一會兒啼哭，一會兒發笑，兩隻睜得大大的眼睛驚訝地企圖看到什麼，然而在黑暗中只有一些奇形怪狀的事物飛快地掠過，令她頭暈目眩。聲音越來越大，直至她的腦袋裏彷彿響起了一聲炸雷，然後又在一陣長長的颯颯風聲之中消失了。高燒隨之退去，噩夢也隨之結束，留下來的只是滿身汗水和没有了一點氣力的軀體。瑪麗婭·阿爾蒂妮婭現在似乎已昏昏入睡。

她朦朦朧朧聽到一陣小心翼翼的腳步聲越來越近，緊貼着她的耳邊響起一個聲音，一雙大手撫摸着她的頭髮、臉頰和乳房。這一切都恍恍惚惚，彷彿是在作夢似的。後來下身便感到一陣劇疼，猶如插進了一把匕首。

瑪麗婭·阿爾蒂妮婭喊叫起來，但一雙厚厚的嘴唇帶着獸慾的渴望壓住了她的嘴巴。

現在，集聚在廣場上的小鎮居民目送這些從莊稼地和稻田裏返回故里的女人朝南方走去，簡直都認不出她們來了。她們個個變得乾枯、蒼白，每塊頭巾下面都是一張獃滯的面孔，不說一句話，没有一絲笑容，彷彿是一群老太婆。

那位曾一個勁地又笑又唱的姑娘走來了，但見她無精打彩，一聲不吭，彷彿一隻陰暗的影子。只有一個念頭纏着她不放，使她感到無窮的痛苦……“颳風下雨的冬天就要到了，對她家的那間簡陋的小屋來說饑餓也就要隨之而到了……她最小的弟弟肯定會整夜地咳個不停，她的媽媽也肯定會哭得十分傷心，而她則一籌莫展，毫無辦法！……”

其他的女人似乎也在想着同樣一件事，她們都默默無聲，用圍巾把頭部遮得嚴嚴實實，幾乎無法看到她們的面孔。

正因爲如此，小鎮上的居民頗感失望地離開了廣場，他們總是這樣議論那些來自南方海邊的女人：

“年年如此，她們歡天喜地唱着歌而來，又哭喪着臉一聲不吭地而去……”

馬里奧·迪奧尼里奧

【作家簡介】馬里奧·迪奧尼里奧（1916—1993）葡萄牙小說家、詩人、文學評論家。出生於里斯本市。畢業於里斯本大學文學系羅馬語言學專業。曾任中學教師，現為里斯本大學文學系教授。馬里奧·迪奧尼西奧是葡萄牙新現實主義文學運動的主要推動者和理論家之一，主張文學作品應"喚醒讀者認識社會不公正現象和與之鬥爭的必要性"。1944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灰暗的日子》風格細膩，文筆洗煉，充分體現了他的文學主張，是一部以都市生活為背景的新現實主義的典型作品，受到文壇的好評。

主要作品還有長篇小說《沒有死亡和原則》（1969），詩集《刺耳的笑聲》（1950）、《一個陌生畫家的回憶》（1965）、《老年》（1982）和相當數量的文學評論文章。

《赤道之南》選自1988年出版的馬里奧·迪奧尼西奧的短篇小說集《為他人而死亡》一書。

葡萄牙當代短篇小說選

赤道之南

狂風吹打着甲板。已是深夜時分，一位還相當年輕的婦女，身着拖地的連衣長裙，從船頭那邊跌跌撞撞地跑來。長裙緊裹着她那幾乎站立不穩的雙腿。她扶着牆，沿着甲板向前奔跑。這面牆有門有窗，但都從裏面關閉着。她彷彿在被人緊緊追趕，實際上，只是狂風使她感到驚恐不安。

她跌跌撞撞地跑着，絕望地敲打着門窗。後來，她終於碰到一扇一推就開了的門，迅速閃身進去，使勁全力頂着狂風把門關緊，然後靠在門上，把頭向後仰去，下巴朝向空中，與十分纖細的脖子形成了一條綫。她筋疲力竭，喘着粗氣。這個時候，假如誰堵上她的嘴，就無異於要了她的命。

一個船員偶然從這個昏暗狹窄的走廊路

過，立刻明白了這一點。他在這位婦女面前停下腳步，靜靜地望着她，發現這種作法果然有用。

這位婦女已經不再那麼驚慌失措，她終於睜開眼睛，蒼白的面孔露出了微笑。“對不起，沒事。”這便是她的笑容所表達的意思。

船員遞給她一支煙，並替她點着，彷彿他這一生是專門幹這種差事的。

“這種天氣到外面去散步是太不謹慎了。”

“可不是嘛。”

她還有些氣喘籲籲：

“不過我沒有去散步。”

“當然。只有瘋子才會那樣做。”

現在，這位婦女已經更加平靜了。她對那位船員給予她的關照並不感到驚奇，因爲她認爲，說到底，這乃是他的職責。

“如果我沒搞錯的話，附近有個酒巴間，對吧？我想隨便喝點熱的東西，先生能陪我去嗎？”

她依然在擔心什麼事情，船員心裏想道。

“非常榮幸，這正是我想要向您提出的建議。”

這位婦女表面上顯得很平靜，但船員並不十分相信這一點，他懷疑她的心情果真如此，或者說的確沒有發生任何使她感到不悅的事情。

“你想喝點什麼？”

“一杯茶。”

“一杯茶？”

酒巴間櫃臺前的長櫈上落滿了灰塵。船員繼續認爲，這一切均有些反常。他產生了猜疑，但僅僅是一種極爲空洞的猜疑，連

他自己也無法確定，可能並無道理。

“您剛才着了涼，我建議您最好來一杯白蘭地。”

“我想要一杯茶。”

“很好。這要由您自己來決定，請原諒。”

他並非不認識她。她是從里斯本登船前往洛倫索——馬貴斯① 的旅客之一，可這從不是他對她予以特別關心的原因。這位婦女很少露面，經過許多天旅行之後，只是最近她才與一些人有所接觸，而且他認爲，這些接觸並非出自其內心的願望。第一次見到她時，她身着一件晚間穿的衣服。有時候，她坐在甲板上，手裏拿着一本書，但是否真的在閱讀則不得而知。手裏拿本書只是爲了使那些不知趣的人望而止步乃是很常見的事。入夜之後，當別的旅客一起娛樂或聊天時，她就獨坐在一個角落裏看書，更多的時間是編織毛衣。如果天氣十分晴朗，她就一個人到甲板上去，肩上披着一條圍巾，兩臂交叉抱在胸前，觀望大海和繁星。直至不久之前，她都一貫如此。

大家都知道，她是在莫桑比克某地服役的一名中尉的妻子，隻身一人登上旅程去看望丈夫。也許因爲這一緣故，船長把她安排在自己吃飯的桌子上就餐。船長這樣做，僅僅是在對她進行熱心的保護的一種表示而已。看望丈夫是件很平常的事，絲毫無法解釋她爲什麼一直不肯與其他人接觸，最近幾天又爲什麼突然間發生了反常變化。的確，在爲穿行赤道而舉行的盛大舞會上她都没有露面。現在，這位落落寡歡的女人卻如同一隻動物出人意料地從冬眠中甦醒了過來。

船員發現，當她把茶杯送到唇邊時，手還有些微微顫抖——

① 莫桑比克首都馬普托以前的稱謂。

如果仔細端詳，她的嘴唇長得頗爲漂亮。他自己則安安靜靜地喝着當天的第十杯白蘭地酒。進行交談的可能性不大。

“現在已經感覺好些了嗎？”

“是的。現在我的感覺非常之好。”

“真的嗎？”

“真的。”

“您不想讓我送您回寢艙嗎？”

因爲船員突然產生了一個念頭：即這位婦女可能會發生什麼危險。

“不，何必呢？非常感謝您剛才對我的熱心。我還想再待上一會兒。我喜歡到處閑逛。”

“誰也不會說您的。”

“並非所有看上去彷彿存在的事情都真正存在。請您不必再爲我操心。我不想成爲一個累贅。”

“我不會是個累贅吧？”

“坦率地說，我認爲不是。”

兩個人靠在櫃臺上，又待了幾分鐘。她的茶就要喝光了，船員則慢慢品嘗着他的第十杯白蘭地酒。

“我要重復一遍，非常感謝，您對我的確十分熱心。明天見，如果上帝願意的話。”

她跳下高櫈——身材並不像因爲穿着長裙而使人認爲的那樣高——，接着就離去了。“如果上帝願意的話？”輪船保安人員（那位船員正是該輪船的保安人員）自言自語道。難道有某種理由致使上帝不願意他們明天見面嗎？大概是她的習慣用語。很多人講“如果上帝願意的話”時並没有任何特殊意思。但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也許並非完全如此。爲什麼上帝不願意呢？

那位女旅客推開酒巴間的彈簧門，穿過了隔壁的小廳。小廳裏只有三四個男人在靜悄悄地玩着什麼。那天夜裏，人們都到大廳去了，她就是從大廳那裏毅然逃出來的。她没有改變脚步，沿着令人窒息的狹窄走廊前行，時而爬上階梯，時而又爬下階梯，直至確信那位保安人員以及其他任何人都没有跟踪她時，才快步走進自己的寢艙，接着就鎖上了門。我的上帝！

她把手伸進袒露着前胸的領口，摸到了那封信，此刻才真正感到了一陣輕鬆，幾乎可以説是一陣快樂。那封信還在。爲什麼會不在呢？她用水擦了擦前額、眼睛和整個面部。剛才她幾乎都快要發瘋了。那封信是不會奇跡般地飛走的。既然她把它塞進領口裏，又没有任何人碰它，它自然會繼續留在那裏。她躺倒在牀上——幸好她住的是個單人寢艙——，然後把信抽了出來，打量着它，撫摸着它。裏面是什麼呢？她要帶去的到底是什麼呢？從重量和厚度來看，裏面隻有一頁紙。如果紙很薄的話，最多有兩頁。她爲什麼要那樣地提心弔膽呢？

萬一保安人員已經察覺出了什麼該如何是好，更不用説是船長了。萬一保安人員是在那裏等候着她而不是偶然碰到她的呢？船長在大廳的另一側朝她微笑，可能準知道保安人員會碰上她的。這全是她的過錯。爲什麼她要那樣地離開晚會，那樣發瘋似地狂跑，而且是深更半夜在甲板上呢？爲什麼她不完全自然而然地從大廳裏邊的正門離開那裏，不直接回到寢艙裏來呢？也許當時那樣做是不可能的。她知道，這種判斷也許有誤，但即便只是一種假設，對她來説也不是什麼好的兆頭。其他人一定已經有所察覺。她愈是要掩飾自己，人們就愈會察覺出來。特別是保安人員撞見她的那個場面如果重復的話，那就更糟糕了。偶然撞見的，爲什麼不呢？她必須擺脱這一牢固的念頭，即所有的人都已經知道她的秘

密，只要看一眼她的臉，哪怕是現在，就可以知道。保安人員和船長同樣也已經知道。

輪船曾在盧安達停泊了兩天。裝貨，卸貨，一切都是那麼慢騰騰的。她没有上岸，一直没有上岸。她留在船上，先是從輪船的高處觀望那座城市。如果換一種心境，也許她會希望能夠上岸去瞭解它的。旅客們都下船上岸去了，對他們來説，一切都彷彿過節一般。返回輪船時，他們沸沸揚揚，帶回了紀念品，購買了許多東西，比如土著人的工藝製品。那些野蠻人怎麼能夠製作得這般好呢？野蠻人？我很清楚他們不是野蠻人，這種觀念乃是殘存在人們心中的一種偏見。我的家裏就有 5 個黑人，卻很少要對他們動用誡尺。有一次，是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們住在索發拉，就靠近貝拉市的旁邊，你去過嗎？我丈夫回到家裏，你知道他看到了什麼嗎？一個黑人正站在一個肥皂箱子上，偷看我們的女兒發蒂瑪洗澡。這個不要臉的傢夥，他挨了許多下誡尺的痛打，手腫得像個皮球似的。還有一次，是那個年紀最大的黑人，鬈曲的頭髮幾乎全都白了，他偷了白糖和小豆。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理由抱怨他們。如果我們尊重他們，他們是不會濫用這種尊重的。

她深表讚同。難道您不喜歡土著藝術品嗎？怎麼能不喜歡呢？我甚至已經有了好幾件。不過現在我一心只想着丈夫，我的身體不是很舒服。“最好你到我這裏來。”他的身體狀況一定是很不好才會發這樣一封電報給我。我們有兩個孩子，一個 11 歲，另一個 8 歲，我把他們留在了里斯本，放在了爺爺奶奶家裏。用不了許多時間，您就可以如願以償了。但願如此。

她留在了船上，本想看看書，結果卻没有看書，而是不高興地在類似一個島嶼似的船上散了一會兒步。船上的時間彷彿停滯

不前了。

就在這時候，一個男人朝她走來。此人儀表堂堂，彬彬有禮，從臉部長相看，已經度過美好時光而且正準備去度過更加美好的時光，屬於那種一見面就立刻能使人感到十分親切的人。世界上的人分成兩個不同部份：從性情、待人接物的態度和決定取捨的能力來區別，一部份屬於我們這個世界，另一部份人則永遠不可能如此。

附近空無一人，她正是此人的目標或是說獵取對像，這使她感到有些惶惑不安。但第六感官告訴她，如果有一次她曾設想過自己會處於這種局面，那麼現在的惶惑不安則遠非像想象中的那樣嚴重。好奇甚於害怕，爲什麼會這樣，連她自己也感到驚奇。

那個男人繼續向她走近。爲了能夠看清楚她，腳步不算快，但也不是過份地慢。此刻，她正在大廳的一個角落裏，輕輕地斜倚在一張沙發上，沙發的木製扶手很厚，上面塗過油漆。可以看得出，這是她喜歡待的一個地方。爲了能讓她從頭到腳地看到自己，那個男人面對面地朝她走來。

他離她越來越近了，最後在她的面前停下了腳步，謙遜有禮地微笑着。這個人是從岸上來的，她想，他不是爲了乘船，因爲輪船第二天才啓航；也不是由岸上返回船上來的旅客，因爲她從未見過這個人。

“請原諒我冒昧地打擾您。”當時人們都是這樣講話的，“如果不是事情緊要，我是永遠不會這樣做的。我還應該加上兩個字，事情極其緊要。”

準是認錯了人。她不記得她及其丈夫在盧安達有什麼熟人。正當她期待着她的這一判斷得到證實時，來人對她表現出的幾乎是一種親密之感打消了她的這一念頭。這種親密之感完全出乎她的

意料，可以說帶有一種保護人的色彩，而她卻並未因此而感到氣惱，這使她再次感到驚奇。

"如果我的消息不錯的話，您叫埃萊娜。"

情况與來人預料的完全相同。

"對吧？"

她輕輕地點了點頭，臉上流露出極爲好奇的神情，等待着對方繼續往下講。

"您是席爾維拉中尉的太太，不是嗎？"

她更加驚奇了。

"是的先生，您是怎麼知道的呢？您是他的一位朋友嗎？您認識他嗎？"

"不，不認識。我從未有過這種榮幸。"

"可您知道有這麼一個人，甚至還知道我的名字，而且就在這個地方。"

"是的夫人，我知道，而且知道得很清楚。"

所有的人都上岸去了，巨大的輪船事實上只有她一個旅客。船上寂靜得令人生厭，炎熱越來越發使人無法忍受，一個大型的電風扇又停止了運轉。她該怎麼辦？對來人說她没有時間接待他嗎？在這裏？在這個時候？上帝啊，想都不用去想。

"請允許我自我介紹一下，"陌生人說，"我是本雅明·努內斯上尉。"

說完便把手向她伸過去，但動作很緩慢，顯然是有所保留。萬一她不肯接受的話，他也不會難堪，可以裝作没有這個意思。說到底，握不握一下手並没有什麼緊要。她顯然猶豫不決，本雅明·努內斯，本雅明·努內斯，在什麼地方聽到過這個名字呢？什麼時候？她的臉上終於浮現出驚訝的神色，驚訝、不安和害怕。大

概在兩年之前，爆發了最後的一場革命行動，這位陌生人，本雅明·努內斯，鼎鼎大名的本雅明上尉，便是其中的首領之一，也許是人們議論最多的一位。在拉托廣場和里斯本市廣大地區，他們手持武器進行戰鬥。在徹底失敗之後，他高昂着頭，向當局自首投降。人們都知道了他，談論着他。他和其他的人一樣被投進了監獄。由於他的聲望太高，所以最後未被免職，只是調換了服役單位，被派往安哥拉，在盧安達或其他什麼地方定居，也許是內地吧。

“對不起。”她很不自在地說，終於握住了那隻正在等待着的手。“離得太遠了。”

她剛伸出手，就被對方那隻手緊緊握住，所用的力量略微超過了需要，包含着熱望、不言而喻、感激和某種程度的結盟等幾層意思。爲了中斷這種意想不到的手與手之間的接觸，她說：

“您不願意坐下來嗎?”

“如果您允許的話。”

上尉沒有等她再作表示就接受了邀請。現在，他在一張矮桌的另一側面對着埃萊娜坐了下來。桌子上擺放着雜誌和煙灰缸，一切都顯得那麼自然，萬一附近有人看到也不會起疑。

從這一時刻起，她明白自己已被圈進一個危險地區。上尉面對他給對方造成的驚恐表現得十分冷靜和坦然。他想繞個彎子再進入正題，反正有的是時間。

“里斯本好吧?”

“和過去一樣。”她生硬地回答道，並沒有立刻察覺出，上尉前來找她卻沒有立刻進入正題乃是因爲懷念故土的緣故。

“人們生活得幸福嗎?沒有自由他們不感到壓抑嗎?有時候，我真想不顧一切地回到那裏去，僞裝起來，跟誰都不講一句話，僅

僅是看看那裏的街道，比如希亞多和阿爾法馬，阿爾坎塔拉和馬德拉戈阿，還有新建的街區，或者是埃斯特雷拉區我出生並且一直住到結婚之前的那所房子……”

“難道不去看看拉托廣場嗎?”

這意味着，她没有一言不發，坐等上尉儘快講出他的真正來意，然後儘快地離去，卻主動引導上尉去講述那些與她關係不大或是完全無關的事情，使上尉逗留的時間更長。一個笨蛋，上帝啊，你爲什麼讓我如此愚蠢?

“拉托廣場? 是的夫人，我也一定要重新回到那裏去。”

“上尉先生，可我聽說您已在這裏定居，而且不知道要定居多長時間。”

“夫人，的確如此。”上尉笑了一下，雖然顯得狡黠，卻仍不失之爲大人物的笑貌。“時間流去又流來，我不是那種輕易認輸半途而廢的人，您知道嗎?”

他一直一步一個脚印地爲自己留下了聲譽，誰能不知道呢?上尉正在成爲人們心目中的一個神話人物。她無法理解上尉竟然如此冷靜和執拗，所以便將這視爲一種無可醫治的疾病，它正損害着一個看上去十分健壯之人的軀體——坦率而言，上尉是相當迷人的。

“那是很危險的。”她沉思着說。

“夫人，相當危險！但是，不冒險獨裁統治就不可能被推翻，這就是歷史。總要有人去冒險的。”

歷史！歷史遙遠而抽象。在一艘與歷史毫無關係的遠洋輪船上，在它那幾乎空無一人的大廳裏，這便是聽到上尉這番話之後她所產生的想法，而這一想法又使她不無悲傷之感：男人們總是爲自己製造苦難！

"據我猜想，上尉先生已經成家，有妻子，可能還有孩子。"

上尉把手伸進一塵不雜的白色上衣裏面的口袋裏，掏出一個皮夾，把它打開，轉過來給她看。

"這是我的妻子薩拉。隨着歲月的流逝，現在她已經不完全是這副模樣了。這是我的兩個女兒：大女兒米娜，17 歲，正像您看到的那樣，已經出落成一個大姑娘了；這是小女兒貝爾，12 歲，是世界上最淘氣的孩子。我們全家都在等着我回去。"

爲了讓她看得更加清楚，上尉把皮夾遞向她的手裏。和通常一樣，她遲疑了一下，有些躲躲閃閃地接了過來，同時感覺到了上尉身上散發出的熱氣。其實她很想看看這張照片。她在那個女人的臉上尋找着忍受痛苦折磨的痕跡，然而卻一無所獲。照片上的薩拉還非常年輕，梳着現在已無人使用的一種髮型。那個時候，很可能她的丈人還沒有開始從事政治活動。薩拉的那兩隻眼睛一定流落過許多淚水。她又久久地打量着上尉兩個女兒的模樣，想從中發現這個家庭的人所特有的眼神、表情和氣質。大女兒長得很漂亮，與父親一模一樣，或是說十分相像。照片往往使人上當受騙。

她面帶一種與當時的氣氛頗爲相宜的微笑，把皮夾還給了上尉。

"謝謝。請接受我的祝福。"

她注意到上尉特別在提到兩個女兒時所表現出來的柔情，所以暗中對自己說道：這個男人曾冒過槍林彈雨的危險，而且還想再去那樣幹，怎麼理解這個世界呢？眼前這個男人具有過上幸福生活的一切條件，可他卻把它們如此白白浪費掉了。

也許因爲完全無法理解而產生的痛苦意識給了她勇氣，爲了急於擺脫這種令人疑惑的局面——她已經開始不知不覺地捲入其

中——，她有些唐突地問道：

“本雅明·努内斯上尉先生，您爲什麼到這兒來找我呢？”

上尉把目光移向了别處。這種情况發生在一個性格如此堅强之人的身上不是什麼好的信號。後來他又把目光慢慢地轉向埃萊娜，流露出一種從不習慣於欺騙任何人但這一次卻必須如此的神情。他要把正事再向後推遲一會兒。他極想牢牢地抓住某些時刻，不讓它們逃走，而是讓其永存。上尉對眼下的局面和自己的命運感到好笑。他需要尋找借口。

“夫人也有孩子嗎？”

“也有兩個，但比您的兩個女兒要小。”

“當然了，理應如此，因爲他們的父母更爲年輕，年輕得多。”

“上尉，您能肯定這一點嗎？”

雙方的距離不知不覺地縮短了。“上尉”和“上尉先生”，這兩種不同的稱呼其親切程度是何等地不同啊！在她看來，上尉是那樣地强壯有力，那樣地富有戰鬥精神，而且又是那樣地年輕！

“我能不能肯定呢？不能肯定，不，我可以肯定。”

再推遲幾分鐘，幾秒鐘。在氣氛没有改變之前暫且再拖一拖。

“兩個孩子已經跟爸爸在一起，還是留在里斯本了呢？”

“留在里斯本了。”她竭力控制住自己，以避免與一個陌生人談論自己的孩子。

“我敢打賭，您把他們留給了爺爺和奶奶。”

他彷彿是在説，兩個孩子因此一切都會很好，你不必擔心掛念。

“您猜對了。”

顯然她想改變談話内容，回到原來的問題上來：

“剛才我問上尉先生……”

“我知道，知道。我没有忘記。爲什麽我來找您，不是嗎？我同意，這使您感到困惑不解，而您是完全有道理的。”

對他來説，烏戈·達·席爾維拉中尉是位遠在天邊極其抽象的同志，他從未與此人見過面。現在，他是在與這位同志的妻子還是僅僅在與眼前的一位苗條並且相當漂亮和受人尊重的女人談話呢？一艘輪船，一個女人，真是什麽事情都會發生！

“夫人，我來找您只是想認識您，事先我就知道得很清楚，我到這裏來將不虚此行。我在非洲已經待膩了。和世界各地一樣，這裏也有好人，但這還不夠，想見到從里斯本來的人這種願望十分、十分地强烈，而這一次我知道是不會白來一趟的，不知道的只是究竟能滿意到何種程度。您不僅來自里斯本，而且還是一位同志的妻子，我們在某些事情上將會有共同之處。也許您會帶來什麽消息，雖然正如我已經發現的那樣，您並未帶什麽消息來，可即使如此，也值得我前來見您。”

埃萊娜第一次使用了嘲諷的口吻：

“您是想使我信服，您不辭辛苦地從城裏趕到這兒來，僅僅是爲了和一位同志的妻子談上幾分鐘話嗎？”

“夫人，爲什麽不呢？”

上尉望着她那雙十分柔軟的小手和天鵝般纖細的脖頸，心想，她絶對想象不到會在這種時候與他本雅明·努内斯上尉相遇的。

“上尉先生，請您尊重我……”

她也太離譜了！

“請您不要講下去了。我們不是在演一場喜劇，當然不是。”

上尉在週圍尋找着什麽。他總感到缺少某種東西使他進入正題。

“請原諒。天氣真熱。我們能不能喝點什麽？這種氣候我永遠

也適應不了。一杯冷飲？隨便喝點什麼好嗎?”

她內心一陣緊縮,覺得從哪裏產生出一種不相宜的親密之感。對這種親密之感，她是絲毫不感興趣，還是自己也不十分清楚到底是否真的不感興趣呢?這最糟糕不過了。她對自己缺乏把握,但終於還是對上尉進行了試探:

“只有去酒巴間……”

一陣沉默。接着她不無掩飾地問道:

“您喜歡就在這兒喝嗎?”

她希望證實她的這位奇怪的客人擔心在酒巴間被人看到與她在一起。隨便哪個酒巴間，總會有更多的人，雖然不知道他們是些什麼人。

“如果可能的話，我喜歡在這兒喝。或者不喝也罷。不必再去想它了。”

上尉毫無掩飾地講出了真話。

危險區的輪廓越來越加明顯，她感覺出這一區域正從四面八方向她緊縮。她必須要擺脱出來，而且要快。她裝作什麼也沒有察覺，站起身來觸動了牆上的一個按鈕，船上的一個傭人幾乎立刻出現在他們的面前。幸好是個黑人，什麼都不懂。她想讓客人明白，她已然心中有數。某種更加嚴重的事情行將發生，客人應該明白，她將會與之對抗。

“上尉先生，您想喝點什麼?”

“聽您吩咐，夫人。一瓶冰鎮啤酒行嗎？天氣太熱，我喜歡喝啤酒，走到哪裏都要喝。夫人喝點什麼呢?”

“坦率地説,我什麼也不想喝。我正在學如何忍受炎熱的天氣。很多事情都是可以忍受的。不過爲了陪您，我喝一杯茶吧。這樣看上去更自然些，這不正是您所希望的嗎?”

她想以此强調，她對目前的局勢瞭解得是何等明白。但與此同時，卻也有助於增加他們之間的那種親密之感，雖然只是一種間接的暗示，她也不認爲這是她所希望的。

飲料送來了，那個傭人和來的時候一樣立刻便離去了。她把雜誌拿開，使桌面騰出地方來擺放啤酒瓶、酒杯以及茶壺、茶杯和糖罐，然後把一個煙灰缸挪到更近的地方，彷彿是一位主婦在家裏接待客人似的。她的一雙手婉如兩朵細長而柔軟的花兒，在想象中的微風吹拂之下彎曲成弓形。上尉無法解釋地暗自想道，不知她是否繫着緊身腰帶或是腹帶。

他抿了一口啤酒，然後站起身來，迅速地把通甲板所有的門打開之後又立刻關上，只是沒有動傭人剛才進出的那扇門。把兩個人關閉在這裏是不合適的，這不只因爲一種理由。週圍沒有一個人。他重新坐下來，安安穩穩地喝起啤酒來，卻沒有注意到，剛才他迅速地視察“戰場”的舉動使“城堡裏的夫人”臉色一下子變得煞白。

“如果您願意的話，我們現在就談我的主要事情。”

這本來正是她所希望的，而她卻發起抖來。

“請不必驚慌，是件非常簡單的一樁小事。我繞了這麼多的圈子才談簡直有些令人可笑，請您務必予以原諒。我習慣了軍旅生活，只和士兵打交道，在這兒則是與黑人打交道，所以當與一位夫人打交道時就徹底地亂了套。”

“上尉，您在騙我。不過沒有關係，請您接着說吧。”

“好。下面就是我到這兒來的原因：我們需要您的幫忙。”

“需要我的幫忙？”

“是的夫人，需要您的幫忙。不過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否則我是不敢前來麻煩您的。想求您幫個小忙，僅此而已。但是，

這件小事對我們來說卻非常重要，可以說是至關重要。”

“上尉，您嚇了我一跳。你所說的‘我們’指的是誰呢？”

“指的是我和我的幾位同志。這樣的同志為數不少，他們準備阻止我們的國家——我們都知道它的狀況如何——繼續這樣下去。有些事情正在進行之中。用不了很久，獨裁政權就要垮臺，您可以相信這一點。但正如我剛才對您所說的，它是不會自行垮臺的。”

她不想讓上尉再這樣講下去。

“本雅明·努內斯上尉先生，我把您看作是一個好人。您不會企圖利用我的軟弱，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可說到底，誰也永遠無法知道這一點。看來您消息十分靈通，先生您大概知道，我的丈夫從前不過問政治問題，現在也依然如此。幸運的是，他認為，一個軍人的職責是報效國家，僅此而已，但這就夠重的了。我聽他講過幾十次這樣的話。假如我幫助任何政治活動的話，無論是什麼樣的情況，他都永遠不會原諒我的。永遠不會原諒我，您明白嗎？所以，上尉先生，這次談話最好到此結束。”

上尉發現她一直沒有喝茶，所以心神不安，但這並未妨礙他繼續高興地喝着他的啤酒，根本沒有注意到她是多麼熱切地渴望結束這場談話，也沒有察覺出，她那無法抑止的激動使她變得更加漂亮了。的確，此時此刻，她的形象閃爍出了耀眼的光輝。

“我知道，”上尉平靜地說，“我知道得很清楚，席爾維拉中尉對政治毫無興趣。瞭解他的人都是這樣對我說的。”

“那麼您已經看得出，您來找我只是白白浪費時間。請您相信，對此我深感遺憾。”

“我還知道，”上尉繼續說道，彷彿沒有聽到她上面所講的話。“席爾維拉上尉並未對那些在軍人職責的觀念上與他持不同看法

的人進行過指責。”

“不進行指責是一回事，而給以幫助則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不是嗎?”

“我同樣知道，席爾維拉中尉極富人情味，他不會背叛一個戰友，哪怕他並不認識這位戰友，哪怕他並不同意這位戰友的觀點。”

她喜歡聽這樣的話，上尉早已明白這一點。

“夫人，假如我對您說，如果不能儘快地向東海岸的某個人傳遞一個信息的話，兩位軍官，因此也是我的和您丈夫的兩位同志，就可能遭受到巨大痛苦的折磨——我希望您能夠明白我的意思——，在這種情況下，您將會如何呢?”

“讓我想想看。”

她裝作無動於衷的樣子，或者說本來就是如此。

“先生們是希望我去告訴這某個人……”

她搖了搖頭，終於拿起了茶杯。茶水幾乎都涼了。他們怎麼會有這種念頭？一個何等愚蠢的念頭！實在讓她感到好笑。

本雅明·努內斯上尉異常緩慢地喝着啤酒。讓她去笑吧，讓她把心裏話都講出來。現在上尉已經進入“戰場”，也就是說，進入了她的“城堡”。

“親愛的夫人，我可以這樣稱呼您嗎？請您務必再次原涼我。不過夫人怎麼能夠設想，我們所希望的是讓您這樣一位毫無經驗的人跑遍洛倫索——馬貴斯，去找某一個人呢？很不幸，我們倆誰都已不是15歲的孩子了。”

埃萊娜咬了咬嘴唇，說：

“這麼說，是我理解錯了嗎?”

“您只是太性急了一點，沒有聽我把話說完。我們希望您和我要求您辦的是件極其簡單的小事。您用不着去見任何人，用不着

去找任何人談，也用不着知道究竟是什麼事，我們想要求您辦的僅僅是幫我們帶去一封信罷了。”

“一封信？”

“是的，僅此而已。幫我們帶去一封信，它比什麼東西都更加容易收藏，或者根本無需收藏，誰也不會對您進行檢查的。您到了洛倫索——馬貴斯之後，以我們運動的名義，請求您的丈夫把它轉交給收信人。”

“親手轉交嗎？”

“是的。我們的想法是由他本人親自把信轉交給他所認識的我們的一位同志。我馬上告訴您他是誰以及在什麼地方可以毫無風險地找到他。另外，誰還懷疑像席爾維拉中尉這樣一位軍官呢？”

“您的頭腦没有毛病吧？”她簡直無法相信上尉會提出這樣的要求。“讓我的丈夫捲入到這麼一件事情裏去？親愛的先生，這是絕對不可能的。請您明白，這是絕對不可能的”。

“我總感到不會這樣，我們不妨試一試看。許多事情偶然性起着很大作用。當然還有勇敢，還有執拗。”

她聳了聳肩膀，難過地說：

“我的丈夫一定病得很厲害。這一點您也知道嗎？正因爲如此，我才把兩個孩子丢在里斯本，一個人來了。”

“病得很厲害？”

“我擔心正是如此。也許他不會到洛倫索——馬貴斯來接我。我可能不得不進行一次很艱苦的長途旅行。我認爲我丈夫的身體狀况不允許他這樣做。”

“氣候太差。這裏最糟糕的就是氣候不好。不過也許還不至於到如此程度。他最大的病也許是多愁……”

“上尉先生，如果您認識他，就不會這樣講了。”

“他在什麼地方服役?”

“特特。”

每當講出或是聽到這個地名，她想到的便只有成群的蒼蠅和近在咫尺的猴子。那裏令人苦惱的是沒有冰塊，什麼都沒有。丈夫在一封信裏寫道：天氣太熱，昨天夜裏一隻獅子竟然敢於到河邊來飲水。我們都關好門，待在房間裏，所有的人都聽到了它來的時候和回去的時候發出的吼聲。倘若在那麼近的地方遇到它的攻擊，那將是十分危險的。

“是在特特，完全正確。不過沒有關係，他還年輕，年輕人的忍受力是很强的。您看，您是在毫無理由地自尋煩惱。我衷心祝願他一切都好。”

講完客套話之後，本雅明·努内斯上尉又重新發動了攻勢。

“如果真的像您說的那樣，如果席爾維拉中尉不去洛倫索——馬貴斯去接您，如果他真的病得很厲害——但願並非如此——，或者如此他拒絶幫我們這個小忙——不過我不相信會是這樣，請原諒，但是我不相信——，那也不會毫無辦法。夫人只要在信封上貼張郵票，然後把信塞進郵筒裏就行了。這和從這裏寄出去是不一樣的。也許或長或短地有所耽擱，只要耐心一點，無論如何，信遲早總是可以收到的。”

“不過這就將暴露出收信人的地址，會給他帶來嚴重的後果。連我都察覺到了這一點。”

“也許不會。收信人是虛構的一個名字，地址絶對安全，並不是真正收信人的住所。一切都已事先想好了，請您不必擔心。”

“假如有人對這封信産生懷疑呢?假如它被打開了呢?”

她已經有點感興趣了，上尉看出了這一點。他的招數已經取得了效果。歷來如此。

“請您放心，什麼都不會被發覺的。這封信全部是由密碼寫成的。”

通向甲板的門敞開着，埃萊娜通過這扇門觀望着大海。正是這片大海，把她和她所愛着的一切分隔開了：丈夫在莫桑比克內地，兩個孩子則在里斯本。

“埃萊娜夫人，”上尉總是不間斷地發動進攻，“剛才我已對您講過，假如我們所談的那封信不能儘快地到達收信人的手裏，兩位軍官，我再說一遍，兩位我的和您丈夫的同志就將因此而遭到迫害，整個運動也會蒙受損失。”

“如果發生這種情況，責任就在我的身上，這就是您想說的話嗎？”

“如果發生這種情況，責任就在閣下身上。”

“閣下”？這是什麼意思？一種理由正當的疏遠？一種爲了刺傷她的嘲諷？或是一種單純的玩笑？難道事情果真無可挽回了嗎？她並不理會什麼“閣下”。

“上尉，我希望您能理解，我並不想給您們製造麻煩。保衛政府還是攻擊政府我都不感興趣。也許您們的事業是正義的，但我不感興趣。我是一個結了婚的女人，我應該忠誠於我的丈夫。請您聽好：我不可能滿足您提出的要求。”

“可我們……”

“上尉，請您不必堅持，否則就有所不妥了。”

她又用幾乎低得聽不清楚的聲音講了下去，連她自己都認爲應該受到指責：

“我不會爲一件與我毫無關係、而且也不想有任何關係的事情去冒如此大的危險。難道這很令人難以理解嗎？”

“好吧。”上尉終於開口了，隨後便緊閉起雙唇。他失敗了。並

非在一切事情都會凱歌高奏，他很明白這一點。

上尉站起身來，繫上了上衣的紐釦。"我再堅持的確有所不妥，在這一點上我們的看法是一致的。挨萊娜·達·席爾維拉夫人，能夠認識您非常高興。請代我向您的丈夫致意，並祝願他早日康復，如果他真的病了的話。我希望您不會後悔。僅僅是一封信，真是活見鬼！僅僅是請您幫忙帶去一封信！總之，夫人是十分清楚的。如果您允許的話，我去付飲料錢。"

"不必了，上尉。請允許我把您看作是一位客人。"

"一位強加給您的客人。請原諒，但我未曾想過這一點。不，我不是什麼客人。夫人，是我迫使您不得不與我見面，而且正如您剛才所講的，這種作法是不妥的。好了，我向您保證，您不會很快再次見到我的。"

上尉握着她的手說：

"總有一天要見面的，好嗎？"

這一次是她緊緊抓住了上尉的手。她不願意上尉就這樣離去。在這漫長的兩天裏，弔橋與碼頭相接，使輪船這個孤島變成了半島。此時此地，雖然她不知道究竟是什麼，但總感到有某種東西把她和上尉聯係在了一起。

她用溫柔而苦惱的聲音向上尉請求說：

"本雅明·努內斯上尉先生，您讓我想一想。明天您再來一次，這是我對您的一個請求。輪船明天傍晚才啓航，我們可以事先知道啓航的準確時間。事情太可怕了，我需要好好地想一想。"

上尉雖然感到惱怒，然而卻聲音未改：

"埃萊娜夫人，我到這裏來一趟是很困難的。我必須要騙過一些暗探，那些人看上去不像暗探，可我們認識他們，這您知道嗎？我冒了很大風險，當然這是我的責任，不過也還是要謹慎從事。可

您對這一切都不感興趣。”

“不是這樣的，請您不要這樣講。”

“我的意思是，這些事情都與您没有直接關係。您能容忍我在這裏逗留了這麼長的時間已經很不錯了。我所以談到困難和危險，只是爲了讓您明白，我不能再到這裏來了。爲什麼要再來呢？我所希望的是今天、是現在您就能給我一個回答，而您已經作出了回答。”

上尉再次握了握她的手，然後就離去了。她趕忙朝甲板走去。爲什麼？這是爲什麼？當她來到甲板，焦急地向弔橋和碼頭望去時，已經見不到上尉的身影了。

上尉的態度如此生硬使她感到不悦。不管如何，她總算自由了，痛苦的折磨已經到此結束。如果上尉不肯體諒她的苦衷，那麼過錯不在她的身上。

上岸的旅客開始陸續回到船上，他們興高彩烈，顯得十分激動。那可是一座大都市，簡直無法想象它發展得有多麼快。您爲什麼不跟我們一起去呢？他們把買來的東西拿給她看。價格絶不能説是昂貴的。篩子，壓製而成的黑人藝術面具，帶有鐵嘴的巨大的煙斗，還有雕刻出來的微形爐具，都是可以用來擺放在花瓶與肖像之間的以及客廳傢具上的紀念品。明天我們還要再去，還有很多東西要看，爲什麼您不和我們一起去呢？再説吧，也可能會去，以後再説。上帝啊，讓她安靜一會兒吧！什麼都不要再對她講了！

此刻，她比任何時候都更加盼望輪船重新啓航。可至少還需要再等待24個小時。啓航的具體時間尚未宣佈。一封信！帶去一封信，到了那裏之後把它塞進郵筒，實際上這又費她什麼事呢？人們是不會檢查她的。丈夫烏戈會在她的身邊。烏戈的意願，她對

烏戈的深摯愛情，作爲妻子的責任；但實際上並没有必要讓烏戈知道這件事。可能烏戈不會到碼頭去接她。這樣做也許是對丈夫的一種並無過失的不忠誠。碼頭肯定會有郵局，買上一張郵票，她就可以永遠擺脱掉那封討厭的信，而且不會感到良心不安。如果我的消息不錯的話，您叫埃萊娜，對吧？您是席爾維拉中尉的太太，不是嗎？皮夾保留着上尉身上散發出的熱氣。大女兒米娜，17歲，正像您看到的那樣，已經出落成一個大姑娘了。這是小女兒貝爾，12歲，是世界上最淘氣的孩子。上尉是個溫柔又易動感情的人，同時在槍林彈雨中甘願冒生命危險，而且繼續爲他人冒此危險。其他人彷彿也知道這一點。他們談論他的時候，總是感到驚訝和親切，但卻又像談論一個與他們生活關係不大的敢於冒險的英雄。

難啊，特别是因爲一張又粗又沉的網罩住了整個救生艇，幾乎如同一層保護皮。她兩次試圖掀起其中的一個角，但都没有成功。這使她大失所望，因爲她是壯起所有膽量，才小心翼翼地在這麼一個極其不合適的時刻穿過走廊，沿着輪船越走越狹窄和越來越危險的大大小小的階梯，最終來到了存放救生艇的地方，一直擔心着被人發現，可能會扯着她的雙腳把她扔進大海裏去。弄不出救生艇，就意味着前功盡棄。每次失手和滑倒都使她胳膊受到創傷。只是第三次她才終於掀起了那張網，至少足以使她抓住了救生艇的邊沿，爬上去，鑽進了裏面。但她馬上發現，這原來並非一件了不起的壯舉，因爲裏面已經有了一個老太婆在幫她的忙。是這個老太婆最終把網掀了起來，並用一種似乎是超人的力量，輕而易舉地把她放進救生艇内自己對面的長櫈上，然後面帶一種令人心神不安的笑容注視着她。老太婆的一雙小眼睛婉如燃燒着的木炭，四週佈滿大小不同形態各異的皺紋，引人注目又令

人生厭。過了片刻，老太婆開口說："您就是那個人?"老太婆以她爲樂，頗爲開心："你就是那個人?""哪個人?"她問道。老太婆撩起彷彿是白葛布的長裙子，臉上流露出詭秘的神情，在一個意料不到的地方給她看一個半勃起的粗大陰莖，用手拍着胸脯說："這是我的。"既然她永遠也不再生孩子，爲什麼還想要那個玩意呢？這時候她發現，類似鯨魚又彷彿巨大信天翁的救生艇網底下不僅僅只有她們兩個人。"你就是那個人"。老太婆不再發問，而是已然確信不疑：她就是那個人。一個只有上身的男人也在那裏，毫無樂趣地聽着和看着這一切，一雙手則熟練地在她的大腿和乳房之間摸來摸去，時而由下而上，時而由上而下，並開始滿懷柔情地在她耳邊說："幫我把信帶去吧，你聽見了嗎?"他邊用一雙無形的手在她兩條大腿之間移動，邊重復說："幫我把信帶去吧，你聽到了嗎?"不是白晝也不是夜晚，但一切都相當清晰，模糊的淺藍色光綫映照在一片黑暗之上，可以看到老太婆雖然總是滿臉微笑，卻不無威脅地把自己的那件寶物露出來給她看。還可以看到兩個屠夫，一位個子很高，另一位又矮又胖，手握着肯定是異常鋒利的尖刀，慢慢地朝她靠近過來，其目的顯而易見。鑒於她拒絕老太婆的邀請，兩個屠夫便自上而下地把她的衣服撕破，然後便獨自乘坐另一條更小的船，劃着槳在一個幾乎是靜止的湖面上漂浮。湖水極藍，一切都是藍色的，又總相當昏暗。爲什麼她不肯張開雙腿呢？爲什麼要如此固執呢？一連許多個小時——那裏的時間肯定不是以小時爲單位——，她沿着燃燒着的森林和冰凍的平原奔跑着，蝙蝠在罩着救生艇的網下面縱聲大笑，救生艇已經被拋進大海之中。老太婆因此而真正心滿意足地哇哇亂叫，彷彿一個 12 歲或 15 歲的安哥拉少女似地扭動起臀部來。那個男人現在只有腰部以下的部份，朝着她嘲弄地說："請允許我自我介紹

一下，我是本雅明上尉。”聽到上尉那熟悉的聲音她欣喜萬分，雖然感到對方的手和膝蓋完全和麻風病人的一樣並且滿是鮮血。這血溫熱黏稠，不停地向外流淌。

只有下身的軀體想要掙脫越來越粗、越重和越加黏糊的網，而這張網卻把一切東西和所有的人都縛得牢牢的。他乾笑起來，如果能把這稱之爲笑的話：“難道我夠不着她嗎？”他像一隻鬥牛似地亂蹬亂踢，同時不停地呼叫和乾笑：“難道我夠不着她嗎？”那個又矮又胖而且還駝背的屠夫——老太婆徒勞地把裙子下面的那個物件露出來給他看——，現在長着帶毛的翅膀和大鬍子，憤怒地揮舞着尖刀衝來。他將要砍去她的腦袋，而不是老太婆的腦袋。他要殺死她。

她摸索着找到習慣地放在牀頭櫃上的水杯，在開燈之前就一口氣把水喝光了。從牀上爬起來之後又喝了一些水。她感到喉嚨乾得發疼。她没有回到牀上躺下，因爲她害怕入睡之後又回到剛才的夢境中去。

幸好天漸漸地亮了。她洗漱、穿衣、梳頭，還有整整一天她將無所事事。她祈求上帝讓上尉重新回到船上來，雖然明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上尉已經走了，這再也清楚不過了。她的腦海裏突然冒出了一個很不理智的念頭：下船到岸上去找上尉。這簡直是發瘋了。她一點不認識盧安達市，而且又不能提及本雅明上尉的名字，到哪裏才能見到他呢？上尉講過危險、暗探的事，所以不能隨便提及他的名字。肯定她還没有完全睡醒，所以才產生了這種荒唐的想法。

早餐時，她與旅伴們講的話比平時要多，想借此使那個荒唐的念頭從腦海中消失。所有的人都準備到城裏去，不，她不與他們一起去。也許過一會兒再晚些時候去。她很羨慕其他旅客，他

們與她的情况不同。她把孩子留在了里斯本，要前往看望的丈夫疾病纏身，而且還在船上遇到了一位奇怪的不速之客。

與她一起共進午餐的人很少，人們都在城裏吃飯，盡情地享樂一番。空蕩蕩的甲板上時間過得極慢，慢得令人難受。輪船真不該在盧安達停泊！怎麼要停留這麼長的時間！而且又無可奈何！這才是真正的孤獨：不僅是一個人獨處，而且無能爲力與之抗衡。

下午兩點過去了。3 點過去了。3 點半左右，已宣佈輪船將於 6 點啓航，就在這時候她彷彿聽到了一陣脚步聲，而且離她很近。她扭頭一看。

她扭頭一看，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本雅明·努内斯上尉幾乎就在她的身邊，臉上露出和前一天同樣的既小心謹慎又無所畏懼的神情。真是個瘋子！

“正如您所看到的，我又來了。您不必生氣。告訴我，夜裏睡得好嗎？”

任何人講話都不可能會比他更加平靜。

“上尉先生，真是您嗎？您的膽子怎麼這麼大呢？難道這不要冒極大的風險嗎？”

“我擔心會是這樣的，但這只有以後才能知道。不過您對我說過，您要想一想，您需要好好地想一想，您還記得吧？您講過沒講過這樣的話？”

看他多高興！只想知道她是否真的好好想過。

她幾乎是目瞪口獃地望着上尉。上尉是一位真正的男子漢，而她卻是一個軟弱的女人，比自己認爲的要軟弱得多。

“是的，我想過了。我可以這樣對您說，我一直都在想。”

她幾乎脱口要把所作的夢講給上尉聽，但還是及時地控制住了自己。

上尉站在她的面前微微笑着，因爲她没有特意請他坐下。她既希望上尉留下，又希望他毫不耽擱地離去。

“想好了嗎?”

她已經作出了決定，是獨自作出的決定。

“把信給我，您馬上離去，一分鐘都不要在這裏耽擱。”

她欠身坐在帆布椅子上，彷彿準備隨時飛走。

“我不是對您講過，值得與您相識嗎？是不是非常值得?”

上尉凝神注視着她，彷彿給她送去了一個飛吻，一種愛撫。他一直這樣注視着她，從衣袋裏掏出皮夾，拿出那封信，放在她的手裏。

“我永遠無法説出我是多麽的感激您。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這件事。”

“好了，不需要感謝，現在我關心是您馬上離去。”

她迅速地把信插進她裝作正在閱讀的那本書裏，臉一下子變得通紅。

“請您走吧。您冒的風險已經太大了，而且把我也牽連了進去。今後兩天我們可以好好地想想這件事，現在您快走吧。這是我對您最大的要求，您趕快走吧。”

上尉微微彎下身，抓起她的手——她没有任何反對的表示——，然後久久地吻着，時間比兩個人所希望的都要長得多。這種作法無疑表達了一種脈脈溫情，一種感激之情，同時也閃爍着愛的火花。她略有驚奇地接受了這一切。她從未經歷過這樣一種時刻。

“也許將來有一天我們會在里斯本重逢的。”

本雅明·努内斯上尉彷彿回到了青年時代。

“不，”她急促地說道，“上帝啊，千萬不要這樣!”

她的一雙眼睛閃閃發光，敦促上尉迅速離去。她所以這樣做不僅出於一種理由。

她看到上尉挺直身子，高昂着頭離去了。在拉托廣場他就曾是這副樣子，手裏握着槍或是劍。當然不僅僅是在拉托廣場，不過她的腦海裏有的只是拉托廣場。她的幾位姑媽和姨媽住在那裏，從窗口看到了一切，並且講話她聽過。現在這些忘記又生動地映現在她的腦海裏。她們對她說，上尉從廣場一側走向另一側，發佈命令，彷彿子彈不會打中他似的。

上尉的身影消失了。後來她遠遠地看到她走下弔橋，穿過碼頭。是他，是本雅明·努內斯上尉。那個人就是本雅明·努內斯上尉。

此時此刻，她內心深處開始感到痛苦。有生以來，她第一次置自己的丈夫和丈夫的意志於不顧，置自己的兩個孩子於不顧，捲入了一場冒險活動。這場冒險活動的後果也許十分嚴重，而且不幸的是，它不僅僅與她自己有關，她還將一直要同時擔着四份心：丈夫，兩個孩子，那封信，還有她的悔悟。

在從盧安達上船的旅客中，她隨即發現了一個瘦削的男人。此人還很年輕，烏黑的頭髮像鏡子一樣閃閃發光，蓄着如絲一般的髭鬚。正如她所判斷的那樣，這個年輕人過份地死死盯着她不放。此人大概就是一個那種人，她立刻想道。

不管她走到哪兒，這個人都會出現或是很快出現在她的面前。她想象這個人一直在步步跟踪着她，注視着她的一舉一動。是的，她是在這樣想象。可以肯定，上尉的談話給她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那個傢夥也許只是一個普通的好色之徒。

有一個女人陪伴着那個傢夥。是他的妻子嗎？那個女人衣着華麗，總是隨心所欲地大聲喧嘩，長長的煙嘴裏裝着的香煙一直

點燃着，看上去曾當過合唱隊的隊員。那個傢夥把她從舞臺上拖下來，把她帶到了非洲。在某些時候，有個女人在身邊要方便得多。看來似乎如此。如果仔細觀察那兩個人的舉止，還能發現如下情景：那個女人幾乎總泡在一等或二等的酒巴間裏，或是在賭桌上賭錢，或是夜晚與這個或是那個男人在甲板上散步，那個男的只有吃飯時和她待在一起，彷彿在忙於與她極不相同的事情，但究竟是什麼事情則不得而知。他們像兩個拓荒者，不久就認識了所有的人，而且對所有的人都十分友好。有些太太們對他們採取了迴避的態度，從一旁觀望着那個女人，臉上帶着勉强的微笑，低聲地議論着。誰也不知道那個女人是否真的結了婚。

"夫人是從里斯本來的，我没有説錯吧？"

啓航的第二天，那個男人與她主動搭話説。當時她正在慣常待在一個角落裏編織毛衣。

"我從來不認識您。"

這無異於一記鞭子。也許並不需要。

"夫人，我也這樣認爲。但是輪船上有另外的交際準則，我們所有的人都是被關進同一條船的旅伴。我叫皮門塔，熱蘇伊諾·皮門塔，是靠自己資金作劍蔴生意的商人。如果説没有任何人給我們介紹我就與閣下攀談——請放心，船長非常清楚我是個什麼樣的人——，那僅僅是因爲看到您總是一個人獨處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一定會把我的妻子介紹給您，她總是很高興地準備結識朋友，是個極好的旅伴。"

"不值得您這樣費心。我總是一個人獨處，僅僅是因爲我喜歡這樣罷了。我一切都很好。"

"請原諒，算是我没有説過。可您看，據我觀察，夫人是從里斯本來的，在這麼一次長途旅行中，有個好旅伴是件好事。"

“據我觀察，這句話用在哪裏都合適。”

“恕我冒味，您是去開普敦吧？”

“不，我不是去開普敦。我看不出您爲什麼對這如此感興趣。我去洛倫索——馬貴斯，我丈夫是陸軍軍官。”

她以爲這樣一講，就可以使那個傢夥有所收斂。陸軍乃維持政權的支柱之一，所有的人都知道這一點。擡出這塊招牌，對方就不會再打擾她了。然而情況卻並非如此，正如下面所看到的那樣，那個傢夥果真是那種人。

“陸軍軍官？這就奇怪了。我認識很多陸軍軍官，將來會不會認識您的丈夫呢？”

“有可能。但這是你們倆的事。”

她把毛綫和毛綫針放在一個大手絹裏，用四個角打成一個結收了起來。

“對不起，我要走了。”

“夫人，一會兒見。隨時願爲您效勞。我並非要冒犯您。”

她朝寢艙走去，深信這個頭髮像面鏡子閃光、髭鬚如絲一般的傢夥實際上乃是個另一種類型的愛管閑事之徒。不要跟他糾纏，只要一見到他，她就會感到精神不振。炎熱的天氣使她精神不振，一切都使她精神不振。她打開存放那封信的箱子，信就在裏面。從接過那封信時起，她就總是心神不安，不時地回到寢艙查看一番，變換着箱子裏東西的位置，琢磨着把信藏在何處，心裏總牽掛着這件事。她曾設想過抵達洛倫索——馬貴斯時可能發生的令人不悅的局面，但卻未曾想到，這種局面可能在船上就要開始發生。這一切怎麼向丈夫解釋呢？丈夫遲早會知道的。她已被重重包圍。她想，她把問題看得過於嚴重了，這一切都只是想象罷了，害怕罷了。可這樣去想也依然無濟於事。

這促使她突然間完全改變了態度,開始和更多的人去交往,認爲這樣可以贏得好感，使自己與其他人没有什麼兩樣，從而也就變得更加安全。正因爲如此，她容忍着所有事和所有的人，尤其是女人，其中包括熱蘇伊諾・皮門塔的妻子。這個女人只要一開口講話,就能看得出其思想貧乏,來歷比猜想的還要更加可疑。不過説到底她也許不是個壞人。得知埃萊娜嫁給了一位陸軍軍官並且作了母親之後，這個女人對自己未能嫁給一個軍官和成爲母親甚表遺憾。她和其他許多女人一樣，是來非洲謀生的，但卻被一個壞蛋所控制。也許那個傢夥真是個壞蛋，否則又如何解釋他的某些談話，某些間接的提問以及從盧安達啓航之後給她造成的那種不安全的感覺呢？或許那個傢夥只是一個傻瓜？

有一次他問道：

“夫人熟悉非洲嗎?”

他的頭髮閃閃發光，髭鬚彷彿是貼上去的，討厭得令人無法忍受。

另外一次他問道：

“您在盧安達有朋友，對吧?”

她裝聾作啞未予回答。是純屬偶然嗎？她連續兩天在船上接待一位客人，誰能説那個傢夥没有得到消息呢？難道他本人没有在暗中窺視到了一切嗎？可他爲什麼還糾纏着她不放呢？既然他已經掌握了足夠的材料，一上岸就可以動手，那他還想幹什麼呢?

埃萊娜有時也玩玩牌，和其他太太們在甲板上散步，聽講述而且自己也講述一些家庭的平庸瑣事，儘量作到不惹人注目。其他女人幹什麼她便也幹什麼，這是最起碼的防範措施。

至於那封信，她決定永遠帶在身上。男女傭人們因爲要收拾整理或其它什麼原因,隨時可能用他們自己的鑰匙進入她的寢艙。

她考慮到了一切可能性。

要是把信撕毀了呢？

在與其他人聊天時，她突然冒出了這樣一個念頭。這個念頭很有誘惑力，使她如釋重負。要是把信撕毀了呢？把它撕成碎片，在誰都無法看到她的時候，把碎片一點點地扔進到大海裏去。但是風向卻令人無法捉摸，也許會把其中的一些碎片颳回來，散落到輪船的不同地方，收集到一起，就可以重新拼湊出單詞和句子，甚至可以破譯出密碼。完全存在着這種可能性。不能這樣辦。最可靠的辦法是把信燒掉，這樣做要更加容易，沒有任何危險。就在自己的寢艙中把信燒掉，轉眼之間，火就能把它化爲灰燼，變成彎曲扭轉和極輕的黑色碎片。它們也許會飄散在寢艙的各處，但卻已完全無法辨認。她可以把這些碎片收拾起來，格外小心地把一切都打掃得乾乾淨淨。

“假如那封信不能儘快地到達收信人的手裏……”她的耳邊回響起上尉緩慢而嚴肅的聲音。她無法忘掉這個聲音。“兩位軍官，我再說一遍，兩位我的和您丈夫的同志……”然後是她羞愧地說道——當時她並沒有感到羞愧，現在卻感受到了——：“我不會爲一件與我毫無關係、而且也不想有任何關係的事情去冒如此大的危險。”她的腦海裏浮現出上尉當時的目光和失望神情。第二次前來會見她時，上尉完全變了樣，他興高彩烈地說道：“我永遠無法說出我是多麼地感激您。”接着又迷人地說道：“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這件事。”

“夫人不舒服嗎？”

“没什麼，只是頭稍微有點疼，很快就會好的。對不起，失陪了。”

她起身回寢艙去了。手裏拿着信，她躺了一人兒，感到進退

維谷，頭暈目眩。這不僅僅是因爲天氣炎熱，她覺得自己快要發瘋了。

爲了有助於打消自己的種種猜疑，她決定當天夜裏去參加一個晚會。船上多次組織晚會，希圖以此使乘客們不至於感到旅途如此漫長，並且確實達到了目的。音樂，舞會，彩色紙帶，香檳酒，有人爲晚會竭盡了一切努力。

她挑選了一件最好的連衣長裙，花了很長時間梳妝打扮了一番，然後高興地照了照鏡子。什麽事情也不會發生的。她把信從領口塞進裙子之中，繫緊腰帶和乳罩，便朝大廳走去，彷彿是踏上了徹底解放之路。看到她第一次參加晚會，許多人都高興地與她打着招呼。和進餐時一樣，她在船長的那張桌子邊坐下來，無憂無慮地——她希望能裝出這副樣子——與那些較少令人討厭的人進行交談。不，她不跳舞，但她很高興看着其他人跳舞。她幾次變換桌子落座，以回答友好的手勢和親切的招呼。

熱蘇伊諾·皮門塔也在大廳裏，他的妻子正在一個又一個的男人懷裏旋轉。這個傢夥其實並不缺乏舞伴，卻跑來邀請她跳舞。熱蘇伊諾·皮門塔喝了不少酒之後，便開始在她的身邊轉來轉去，說一些毫無風趣可言的玩笑，並邀請她跳舞。

“您別生氣，這種輪船上的生活没有幾天的時間。我彷彿認識您的丈夫。我絶不是個騙子，您去問船長好了。船長是一位同志，夫人知道什麽是一位同志，那是軍隊裏使用的語言。只跳兩圈，來吧。”最後他說道：“我已對您講過，我有一種特殊的嗅覺！”

她吃了一驚，隨即生硬地回答說：

“我不明白您這是什麽意思。”

何必沉不住氣。這個傢夥酒喝得太多了，所以才胡言亂語起來。或許他不是在胡言亂語？

她首先想到，她是毫不經心地把信塞進裙子裏的，隨着身體的活動，信的一角可能在領口拐彎處露了出來。但她不可能設想把信拿在手裏。後來她又想，由於她藏信時過於疏忽，所以一走動，信就滑落出來，掉在了地上。

或許是她自己在繼續編造悲劇吧？她乃是在殖民地執行任務的一位陸軍軍官的妻子，誰也不會懷疑她的。那個傢夥不過是個愛管閑事之徒，況且現在又喝醉了。不管怎麼樣，她還是盡可能十分自然地打量了一下四週所有的地方。可大廳裏這麼多人，有坐着的，有站着的，有跳舞的，有聊天的，而且滿地都是掉落下來的彩色紙帶，她又怎麼能看得清楚呢？

她遮遮掩掩地環視了一下大廳，特别留意各個角落和那些能看到桌子下面或是週圍的地方。這一切並未能逃過熱蘇伊諾・皮門塔的眼睛，可見他醉得並不那麼厲害。

“您忘記了……我是說，您丢了什麼東西嗎？”

該死的傢夥。很可能他拾到了那封信，並且已經把它收進了衣兜裏。

她被攪得心神不安，想沿着桌子之間的空檔走掉，擺脱那個傢夥。她盡量不引人注目，這很容易做到，因爲所有的人都玩興正濃。但不管她走到哪裏，熱蘇伊諾・皮門塔便跟到哪裏，看上去跌跌撞撞站立不穩，彷彿一個醉漢似的。假如他並没有喝醉，那麼佯裝得也維妙維肖。

“確實讓人煩惱，丢失了東西真是讓人煩惱。該怎麼説呢？丢失的是一件貴重的東西嗎？”

他的確喝醉了，説話拖着長腔，連聲音都變得含混不清了。埃萊娜仇視那個傢夥。

“先生，請讓我安靜一會兒吧。去找您的妻子，也許她正需要

您。”

“我的妻子?”熱蘇伊諾·皮門塔問。

那意思彷彿是説:讓她見鬼去吧!

他的妻子正與一位先生快活的鰥夫一起跳舞。那位鰥夫把她摟在懷裏,立刻在她身上看到了一座可供好好放鬆一番的甜美而宜人的小島。

“我的妻子!”熱蘇伊諾·皮門塔重復了一遍,顯得好奇而驚訝。

“想要開心她才不需要我呢!我可以任她隨心所欲。”

熱蘇伊諾·皮門塔走起路來更加搖晃不穩了。

“您很清楚要走的路,不要迷失方向。我不知道您是否明白我的意思。也許不明白?您不明白我的意思嗎?”

埃萊娜繼續小心翼翼地躲避着他,不願別人聽到熱蘇伊諾·皮門塔的一派胡言亂語,也不願看出她的心緒不寧。就在她躲避和遮掩之時,她的目光與船長的目光不期而遇。她着實嚇了一跳。上帝啊,船長從一開始就一直注視着她的一舉一動,現在正在遠處朝她微笑。這是他通常面帶的微笑嗎?或許他什麼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懷疑變成了擔心,擔心變成了不安,不安變成了恐懼。

她想離開大廳,躲得遠遠的,但又不能被人察覺。她繼續要擺脱熱蘇伊諾·皮門塔的糾纏,在一對對舞伴之間穿來穿去,最後終於來到通往甲板的那扇門跟前。當她轉身朝船長所在的那一邊看去時——是誰讓船長盯着她的呢?——,發現船長還在對她微笑,而這種微笑的含義在她看來有些模棱兩可,難以捉摸。這使她的兩條腿彷彿被釘死在地面上,勇氣一下子便消失了。

她再次掩飾自己,感到臉像火似的發燒,雙手像冰似地發冷。

她開始走來走去，讓人以爲是有人在招呼她，而她則是在回應這些招呼，但是又一直不遠離開那扇門，卻不肯去多想這種作法可能使人感到奇怪。船長落座的桌子上有人講着什麼，肯定很風趣，把大家都逗笑了，船長也十分親切地把臉轉向了講話的那個人。

她趁這個機會，迅速地離開大廳，門在她的身後呼地響了一聲。此時，她已經完全置身於狂風之中。寧願如此，寧願如此。大廳裏面響徹着音樂和人們喧鬧的嘈雜聲，誰也不會聽到門的響聲，船長或他所指派的什麼人也沒有跟在她的身後。狂風把她颳向船舷，她用力地抓住牆壁，連衣長裙緊裹着她的全身。她從甲板外側用拳頭摸索着，希望碰到某個能打開的門。剛發現一個可以推開的門，她就立刻鑽了進去，然後用力把門關上，倚着門停在那裏，頭向後仰去，閉上雙眼，太口大口地喘着粗氣。

就在這時，她看到船上的保安人員遞給她一支煙，並替她點燃。"這種天氣到外面去散步是太不謹慎了。"她沒明白突然出現的保安人員是真正的安慰她，卻愚蠢地說道："不過，我沒有去散步。"

那位保安人員同樣也明白了一切，所以正在那裏等候着她嗎？或者所有這一切均純屬偶然？"如果我沒有搞錯的話，附近有個酒巴間，對吧？"

嗚呼，還需要一週的時間輪船才能抵達終點站。

維爾吉利奧·費雷拉

【作家簡介】維爾吉利奧·費雷拉（1916——　　）　葡萄牙小說家。出生於科英布拉市附近一個名叫梅洛的小山村。畢業於科英布拉大學古典語言學專業。曾先後在法羅市和埃武拉市的中學任教，後移居里斯本市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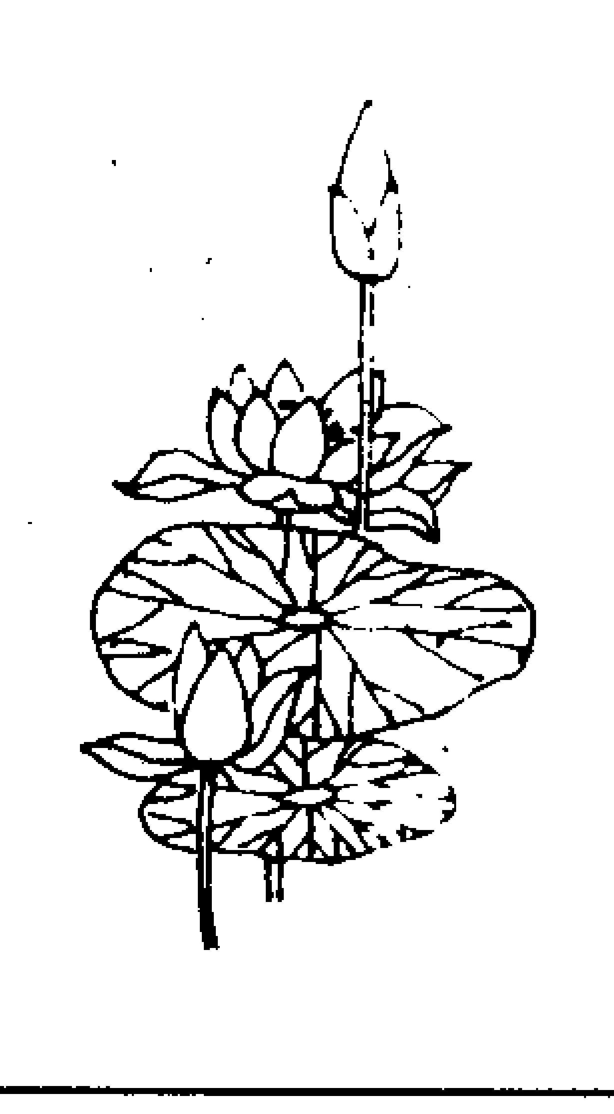
初期作品屬新現實主義小說，《路途尚遠》（1943）和《十號車廂》（1946）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50年代的創作曾受薩特的存在主義和馬爾羅的無政府主義意志論的影響，這在《變化》（1954）、《被淹沒的早晨》（1954）和《幻影》（1959）等作品中可以得到印證。《幻影》一書曾獲該年度葡萄牙作家協會頒發的"卡米洛·卡斯特洛·布蘭科"獎。70年代發表的部份作品，如《沒有價值的光明》（1971）和《短暫的陰影》（1975），開始出現大量的心理描寫，並具有濃厚的神秘色彩。

除上述提及的作品外，其主要作品尚有長篇小說《那裏的一切都已漸漸死亡》（1944）、《最後的聖歌》（1960）、《極地之星》（1962）、《夜的呼籲》（1963）和《短暫的快樂》（1965）以及短篇

小說集《血腥的面孔》(1953) 和《只有男人》(1972)。此外還著有相當數量的論文集。

《交融》選自《只有男人》短篇小說集。

葡萄牙當代短篇小說選



交　　融

山巒猛地朝村莊下降，然後便平穩而緩慢地在一個大山谷中延展，接着又漸漸向遠處昇高。筋疲力竭的工程師幾乎是突然地在一塊巨石的頂部停留了片刻，一邊抽煙，一邊向四週張望。黄昏一片寧靜，一陣强勁的山風孤寂地吹向工程師的胸部，寬鬆的襯衫隨即脹起來，使他的内心在感到威嚴的同時，又産生了一種莫名的恐懼。他立刻讓自己安定下來，邁着碎步，沿着眼前的石路小心翼翼地滑動。兩側全是可怕的懸崖峭壁，兩條小溪朝山谷流去，岸邊很長一段距離都有排排的樹木與之相伴。工程師突然再次停下了腳步。可停下來也無濟於事，於是他再次向山下走去，把黑色的灌木叢和一直對他懷有敵意的亂石堆拋在了身後。不過，當他登上

一個小山丘，拔地而起的帕索塔塔尖以及一片黑色的廢墟映入眼瞼時，他還是停了下來，激動地企盼着很快能見到奧特羅小山的出現。必須一鼓作氣，想到這裏，他斜眼打量了一下揹着儀器走在他身後的兩個小夥子。通往村莊的水渠週圍現在正悶熱得令人難以忍受，因此，當他回到住處時，被汗水濕透的襯衫再次緊貼着胸部，全身又像被火爐燒烤着一樣。太陽業已向河的對岸西沉，戈麥斯和科埃略正抽着煙，在炎熱的路上散起步來。兩個小夥子也趕到了，雖然他們坎肩最上面的一個鈕子都沒有解開，內褲用帶子繫在腿上，而且還身揹重物，可是卻顯得十分輕鬆，彷彿只是作了一次散步而已。

“你們真是鐵打的漢子。”

工程師揚起眉毛，微微一笑，只對他們其中一人說道，也許因為這個人的年紀比另一個要大。這時候，另一個人正慢慢地把水平儀和三角架從身上卸下來。

“我們習慣了，工程師先生。我們是靠走路過日子的。”

工程師雖然發現了這個小夥子在偷偷地笑，看到了他跟他的弟弟慢慢地交換了一下目光，但卻未露聲色，只是作了個手勢，說：

“把東西放進去。”

年紀較大的那一個把水平儀重新拿了起來，年紀較輕的則把裝有經緯儀的箱子放在了地上。工程師用手帕擦了擦前額，又在石板地上跺了跺疲乏的雙腳，想把短靴上的灰塵抖掉。當兩個小夥子向他道別時，他突然用一個指頭指着年紀較大的那一個，不容置疑地說道：

“你上來一下。”

年紀較輕的那一個睏惑不解地看着他們倆走上臺階，然後終於決定在下面等一等。

“瑪麗婭太太，熱水！”走到臺階的一半時，工程師高喊了一聲。

工程師領着小夥子穿過走廊，十分友好地讓他進了房間。

“若昂，真是熱死人啦。”

“没錯兒，工程師先生，熱極了。”

工程師打開箱子，把衣服取出來放在一張椅子上，最後抖開一條褲子，遞給了小夥子：

“只穿過幾次，你比較瘦，應該很合身。”

小夥子接過褲子，拿到窗前看了看，又貼在腿上比試了一下：

“有一點短。”

“怎麼會短呢？你把褲邊放下來，肯定十分合身。我敢打賭，你穿上它，肯定能讓女人喜歡上你。”

小夥子寬容地莞爾一笑，把褲子捲起來，挾在腋下，然後伸出一隻張得大大的黑手，說：

“那我就收下了，太謝謝你了，工程師先生。”

“有什麼好謝的？等一等……你把這兩包煙拿去，一包給你，另一包給你弟弟。”

然後又神氣十足地用手指着箱子說：

“那裏邊有好多煙呢。”

他感到更加輕鬆了許多，再次與他的助手握了握手，然後又來到臺階的高處，粗聲大氣地喊道：

“瑪麗婭太太，熱水！”

他打開陽臺，看到兄弟兩人在遠處拐過街角時還回過頭來張望。見鬼去吧，事情不是了結了嗎？至少現在是如此吧？我來這裏已經一個月了，要是這會兒在里斯本市該有多好。我討厭鄉下，他媽的，討厭極了！

藍色的天空漸漸變得黯淡起來。一條小溪在下面發出了潺潺的流水聲。大片的松樹林給整個斜坡披上了一層恐怖的陰影。在熱得令人窒息的黄昏，從下面鄰居的陽臺傳來一陣帶着倦意的談話聲。工程師的心情已然平靜下來，他愉快地解開整個襯衫，把手指插進胸毛中，對里斯本的强烈渴望再次襲上他的心頭。他想起了海倫，這位英國金髮女郎噴着煙圈，從衣縫中露出向前伸出的膝蓋，啊，那是多麽美好的一個夜晚啊！海倫正在等候前往外地的丈夫歸來。

“你好，海倫，今天晚上你非常、非常漂亮。”

海倫是一名英國留學生，雖然學習很累人，可這位漂亮的金髮女郎卻覺得很有趣味，答應 8 月份再來葡萄牙……啊，他不能再等了。工程師又一次來到臺階高處，怒氣衝衝地高聲喊道：

“真是見鬼，熱水！”

“先生，請再等一下，馬上就送去。”

客棧女主人的沉靜態度使工程師感到無可奈何，因此，當她慢慢爬上臺階時，工程師只是暗中握緊了拳頭而已。在一個偏僻的鄉村，能找到這樣一間客棧已經是他的運氣了。要是在里斯本，才不會受鄉下的這份罪呢。客棧女主人終於露面了，水壺冒出的熱氣籠罩着她的那張又老又醜的大臉，身後緊跟着一個小姑娘，手裏拿着浴盆。現在房間只有工程師一個人了，只見他對着鏡子，仔細地端詳着自己那赤裸着的長方形的胸部。他擺動了幾次手臂，估量着肌肉的氣力，彷彿得出了一個令人鼓舞的結論，然後就興奮地坐在浴盆裏，對着夜色低聲哼唱起歌曲來。啊，幸運的是，在讀大學的時候，他曾經練過田徑、游泳和拳擊。

“晚飯已經涼了。”門外有人說道。

“我馬上就去，馬上就去。”

因爲是週末，第二天可以休息。白天穿着粗布襪子和短靴在斜坡地爬上爬下，他的兩隻脚腫了起來。他梳理好頭髮，一面作深呼吸，一面上上下下地活動雙臂，感到再次成了自己的主人，渾身舒坦而輕快。但他立刻又雙唇緊閉，一雙眼睛急速地左顧右盼，突然冒出一個念頭來。

“先去賭牌……”

工程師稍微活動了一下身體，然後便搖搖晃晃坦然自若地沿着臺階走了來。剛才他吃得很好，一到門口，一陣香氣襲人的微風迎面撲來，使他感到更加坦然自若和爽心愜意。他與所有遇到的人打招呼，第一次希望確信這些人已經接納了他，彷彿他就是一個本地人。在他初來乍到的時候，村民們都感到萬分驚愕，從頭至脚安安靜靜地打量着他，然後又高聲地紛紛議論。孩子們對這個外來人感到十分好奇，像一群牛虻似的叮得他無法走路。他肯定沒有工作，連老婆也討不上！工程師突然停下脚步，朝前方唾了口吐沫，再次搖了搖手：

“簡直是一派胡言……”

可是剛一走進娛樂場，他就覺得底層的那夥人在用一種奇怪的方式打量他。走至樓梯的一半，當這個印象變得更加清晰時，他慢慢地轉了一下身，然後便穿過大廳。所有的人立刻全壓低了嗓門，使他可以清楚地聽到自己的聲音：

“來一盒火柴。”

他轉過身來，發現人們交換着同樣的目光，講着同樣模棱兩可的話語。他真想坦然地哈哈大笑起來；

“哎呀呀，彷彿是國王走進來了似的！夥計們，請隨意好了。弗朗西斯科先生，給這些人上一輪酒，然後找我結賬。”

人們低聲嘀咕了一陣兒，一位上了年紀的人舉起了一隻手：

“工程師先生，酒上得正是時候，天氣好熱呀。”

工程師也擧起一隻手，表情沉穩地說：

“馬上就輪到你了。”

說完就上樓去了。戈麥斯正在洗牌，幾個牌友圍坐在桌邊，桌面上已經出現了最初的幾個煙頭。

“全都準備好了，可以發牌了。”

洗好牌之後，戈麥斯從桌面上拿起了煙頭。

“先生們好……”

“晚安，工程師先生。牌洗得不好，再洗一遍。”

戈麥斯把煙頭放回桌面，重新洗起牌來：

“牌洗好了，從你那兒開始發。噢，等一等，先生們，現在工程師來了，需要再加幾張牌：4 張‘3 隻鷄’和 3 張‘公爵’。”

“兩張‘公爵’，不，一張。別加那張揹劍的‘公爵’，大夥兒都能認得出來。”

“好，4 張‘3 隻鷄’和一張揹木棍的‘公爵’。工程師先生，今天去了什麼地方？”

工程師敞着襯衫坐了下來，顯得十分愉快。他點燃一支煙，說那一天他一直在舒拉斯科一帶轉來轉去。

“這張牌真臭，戈麥斯先生，今天我的手氣糟透了。”

“該你倒霉，誰都有這種時候……（1，2，3，4，5；1，2，3……）那裏的路高高低低，又窄，只有當地出生的人才習慣。”

大家微微一笑，對一位嬌生慣養的人來到山區受苦表示同情。工程師不高興地說道：

“朋友，你講錯了，我參加過好多次 30 公里以上路程的競走。”

戈麥斯莞爾一笑，並沒有被說服：

“不錯，我不會說你沒有走過長路，可那是另一碼事，那是又

直又平坦的馬路，而現在是在山區……工程師先生，你要幾張牌？”

工程師一拍桌子，勇氣十足地說：

“4 張！”

夜色已深，從底層傳上來的聲音漸漸消失了。工程師開始坐不住了。村裏這種煩人的消遣活動還要持續多長時間呢？戈麥斯一發現工程師不斷地看錶，便決定這一局一結束就不再玩了。

“如果大家同意的話，玩完這一局咱們就散夥。”

“只玩完這一局就散夥？不行，我輸着錢呢。”

戈麥斯耐住性子又把煙頭放在桌子上，以此對科埃略的話表示不滿，因爲這會使工程師對當地留下一個不好的看法。

“因爲你贏了錢，所以才這麼講。”

“別發火，夥計，別發火。明天你會贏的。你看，就算你把我贏的錢都贏走，你也發不了財。一共才 2500，你可以數一數看。”

說完，果真把手張開伸了出來，讓大家看一看他究竟贏了多少錢。工程師這時已經起身走到窗前，一雙眼睛朝外面望去。黑古隆咚的街道此刻已靜悄悄的，偶爾有一兩個行人孤零零地從附近走過，在人行道上響起一陣腳步聲。

戈麥斯已經收拾好桌子，把工程師送下樓來，一直陪他走到街角，然後爲不能把他送到客棧門口表示歉意。

“不用送，不會有事的，再見。”

可他剛剛隻身一人時，就聽到背後響起了急促的腳步聲，他的心立刻猛烈地跳了起來。他停下腳步，點燃了一支煙，朝兩側望了望。兩個小夥子抄短路朝坡下而去，但工程師還是認出了他們。不過是一場虛驚罷了。此刻他正在上坡，白天他送褲子給那個年紀較大的小夥子時，對方那種不知廉耻的微笑現在卻浮現在他的腦海裏，使他感到有些心慌意亂。這兄弟二人曾使他蒙受過

恥辱，但過去的事情都已經過去，爲什麼他們會現在出現呢？他又回憶起姑娘的父親來。工程師給過他錢，讓他買一頂新帽子，他便不再怒氣衝衝的了。可毫無疑問，現在事情已經發生了變化。娛樂場的人都用陰沉的目光注視他，很可能是這些人對他們兄弟兩個進行了挑唆。“没關係，誰也不能證明我是第一個。”不過工程師依然感到有些害怕，他把外衣領子竪立起來，提高了警惕。下面一個黑影籠罩的小莊園裏，一盞提燈照亮了水渠。工程師一直貼着牆，走過小教堂和廣場的蓄水池。突然，他猛地停住腳步，把身子緊緊靠在牆上，讓迎面而來的戈麥斯走了過去——原來這個傢夥後來没有回家。教堂庭院旁邊有一間酒館，所以工程師決定立刻向右轉彎，抄近走一條長滿茂密蒺藜的小路。一個男人突地從他身邊站了起來，並朝着他的臉湊近。工程師猛地止住了腳步，用短靴使勁地跺了一下腳，緊咬着牙齒以防不測，與此同時，全身上下都冒出了冷汗。那個陌生男人手拿着褲子，撒腿就跑走了。“我是不是在做蠢事呢?”黑暗中，一片片荆棘林直指天空，一塊塊大石頭的陰影彷彿在不斷擴展，使得工程師不由放慢了腳步。萬籟俱寂，能夠清楚地聽到一陣風吹動樹枝發出的颯颯響聲。一片片莊園的陰暗處，螻蛄在黑夜中惡狠狠地叫個不停。工程師終於走到小路的最高處，接着便向左拐去。茂密的栗子樹使人伸手不見五指，工程師不得不再次停下腳步。他真想掉頭回去，沿小路而下，踏上大路，然後照直往前走。是的，初來乍到他還被看成是外來人時，有一次曾經被人扔過石頭。那些野蠻人是多麼地膽小如鼠啊！他還十分清楚地記得，當時他爬上斜坡，袒露着前胸，朝灌木叢跑了過去，結果最後卻只是聽到一陣喘着粗氣發出的嘈雜腳步聲。都是些不足掛齒的傢夥。啊，里斯本，他是在首都里斯本出生和長大的，那裏的女人多得數不清。什麼林業，什麼地

形測繪，還有這畜牲居住的山區，統統都見鬼去吧！他是個男子漢，習慣於面對面地進行公開搏鬥而不使用任何武器。他曾練過拳擊，練過劃艇，有一雙堅硬的拳頭，足以應付一場真正的搏鬥。可是那些野蠻的村民毫無信義可言，總是利用黑夜來偷襲，而沒有勇氣光明正大地進行搏鬥，使人無法知道在什麼時候要面對和制服他們。

工程師緊緊靠着一棵栗子樹，慢慢地放下一隻腳，直到接觸到堅實的地面。他的一隻短靴踩進了泥潭，兩隻耳朵由於過份留意傾聽週圍的動靜而感到有些疼痛。他需要儘快趕到小河邊，然後跳上環繞小山通往奧特羅的那條路。附近有一隻青蛙叫了起來，其它的青蛙跟着也叫了起來。一切都處於靜止的狀態，青蛙的叫聲簡直要把他的耳朵給吵聾了。工程師再次停下腳步，對自己因膽怯而產生驚恐感到生氣，難過地取出一支煙來，但隨即又把它放回衣袋。茫茫的夜色中，劃亮一根火柴無疑會暴露自己，是很危險的。眼下他手無寸鐵，從每個微弱星光照耀不到的角落，他都看到有幽靈般的身影站立起來，彷彿當年在阿儒達宮古老的地窖裏，孩提時代的他那時曾充滿恐懼。工程師竭力控制自己，然而卻無法戰勝籠罩永恒黑暗的那種可怕的寂靜。他幾乎已經失去了原有的狂熱，雖然現在繼續向前與返回住處是同樣的困難。他甚至想到，有一群人埋伏在陰影之中，正和剛才手裏拿着褲子的那個人一起在小路路口等候着他。鎮靜，讓這些人見鬼去吧。他可以輕而易舉地擡腳踢中第一個向他撲來的人的肚子。他不明白的是，這些蠢人爲什麼要干預他的私生活。這簡直是荒唐透頂。當戈麥斯同他談及他與姑娘的事情時，他曾經向戈麥斯提出過這個問題。

“我不知道爲什麼，不過事情就是這樣。他們自有他們的道理。

你要懂得同這些人打交道，工程師先生，千萬要小心啊。”

“可你和我一樣知道得很清楚，她的父親，她的兩個兄弟待人都十分寬厚。一切都很自然，是不會使用暴力的。”

“知人知面不知心，你還是小心爲妙，這就是我要對你說的話。”

“朋友，可我是個男子漢，難道這些人希望我……”

戈麥斯莞爾一笑，流露出一種預言家的神秘色彩。毫無疑問，工程師希望能弄懂那些人的邪惡靈魂。戈麥斯是本地人，可連他也並不清楚。

“假如是個普通人與他們交往，工程師先生，那麼一切都沒有問題，一切都會很好，就如同是自家人的事情。可換成一個有某種身份的人，情況就不同了，就不再是自家人的事情了。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的意思。”

不懂。然而此時此刻，在這種無所依靠的寂靜之中，戈麥斯的話彷彿在一座空無一人的教堂裏迴響，突然令他產生了恐懼。他把一隻腳伸向牆外，朝溢滿了水的水渠踩去，但馬上又收了回來，轉向一棵栗子樹，全身緊貼在樹上：兩個男人跟在一個女人的後面朝他走來。留有莊稼茬的土地微微泛白，所以他能清楚地看到他們的黑色身影。3個人氣喘吁吁，慢騰騰地從他身邊經過，然後朝下面一個更加黑暗的角落走去，最後在那裏消失了。

工程師匍伏而行了幾公尺，直至越過小溪。他的雙手被荆棘刺破了，一條腿疼痛難忍，渾身上下霑滿了污泥。看到自己這副狼狽不堪的模樣，工程師不禁抱怨起自己來。哎，不走大路真是蠢驢一頭。如果走大路的話，那就不會有任何人打攪他，他無需還要穿過長着桉樹的那條小巷，而是可以沿着下面種着橄欖樹的小莊園朝前走，那裏誰也不會向他扔石頭。他曾經被人扔過一次

石頭，那時候他還是個陌生人，卻捲入了村裏的生活，常去看望一個與他不屬於同一種類的女人，結果遭到報復。不過那種情況只發生過一次。自從若昂兄弟二人爲他工作之後，又有誰曾經打攪過他呢？毫無疑問，戈麥斯是個愚昧無知的人。無論如何，剛才他選擇走小路是幹了一件蠢事，而現在則不得不繼續往前走下去。

有片刻時間，工程師想象里斯本的朋友們一定正在笑他現在的這副狼狽不堪的模樣。他記得很清楚，他曾給一位朋友寫過一封信，輕輕鬆鬆彷彿講笑話似地把自己的冒險經歷告訴了他。然而，當現在他消融在夜色之中時，卻感到這個村莊正要把它真正的兇暴强加給他。啊，倘若是他們來到這塊野蠻的土地，倘若是他們敞着衣領穿着包上鐵皮的鞋行走在這不毛的荒山野嶺，又將會是什麼樣子呢？想到這裏，他開始重新振奮起來。然而他馬上又再次考慮到，現在他正手無寸鐵地沿着一片開闊的空地向前行進，如果有人蓄謀襲擊他，正好可以在這裏向他投擲石頭。“哎呀呀，誰會跑到這兒來找我呢?”但無論如何，工程師還是睜大了眼睛，摒住呼吸，盡可能地加快了腳步。微弱的月光開始照在小山頂上一片寂靜的松林，遠處響起了一群狗兒的叫聲。山崗上，還有一隻狗朝着一個暗處在狂吠。好傢夥，總算快到了。在兩塊高高聳立的巨大岩石之間，牧羊人住房的黑影已經完全清晰可辨。工程師開始朝兩座山丘之間的水渠走下去，兩隻腳踩在一塊被雨水鬆動的石頭上險些滑倒。現在只要穿過小山入口處那裏的一堆堆乾草垛就到達目的地了。如果有誰想要襲擊他的話，肯定會埋伏在剛才的小溪發源地的那一側。儘管如此，在進入街道之前，他依然十分警惕地朝所有角落仔細地打量了一眼，然而四週一片寂靜，一點兒聲息也沒有。工程師產生了一種從未有過的勇氣，他

無所畏懼地點燃了一支煙。重新鎮定之後，情慾似火一樣先是緩慢地然後便猛烈地再次在他的身上燃燒起來。萬一有人來襲擊他呢？活見鬼，誰也不會來襲擊他的。

路就像曠野裏乾草垛上壓着的石頭和總是淌着水的濕土地上的肥料堆一樣黝黑。前面有一塊不大的空地，再往前走就是姑娘的家了，一個由白色沙土構成的斜坡恰恰就始於那裏，上面是一片桉樹林。姑娘家的正前方有個高高的陽臺。一天下午，他又髒又熱地從山裏回來，就是在這個陽臺上與姑娘相識的。工程師沿着斜坡圍繞着陽臺轉了一圈，當他敲響後門的時候，後門立刻開了一個小縫，一個輕微的聲音說道：

"你先走，我馬上就去。"

姑娘正在等他，工程師對此並不感到驚訝，因爲他相信姑娘深深地愛着他。幾乎就在那片桉樹林的中央，有一個覆蓋着乾樹葉的土坑，工程師就躺在坑裏。現在他能夠清楚地看到彎彎的月亮，全身感到無比的歡暢。他就這樣靜靜地、幾乎是幸福地望着天空，直到聽見沙灘上響起姑娘的一雙赤腳踩在乾樹葉上面發出的噼哩啪啦的腳步聲。緊接着，在兩顆樹身之間出現了她的身影。工程師猛地張開一隻手撑着地面，略微擡起正在顫抖的身體。姑娘走得很慢，還幾次停下腳步，仔細地傾聽着週圍的動靜。

"躺下來，一個人也沒有。"

但姑娘只是坐了下來，用手撫摸了一下工程師的前額：

"你出汗了。"

"躺下來。"

工程師用胳膊使勁地摟住了姑娘，姑娘卻毫不猶豫地推開了他。

"你怎麼了？"

姑娘没有回答，只是再次用手擦了擦工程師發熱的前額，但隨即又突然停了下來：

“等一等。”

兩個人都緊張地傾聽起週圍的動靜來。

“怎麼回事？”

“你没聽到似乎有人嗎？”

兩個人又全神貫注地聽了一會兒。工程師立刻使姑娘安下心來：

“一個人也没有。”

姑娘再次覺出工程師用雙臂緊緊抱住了她的腰，同時感到了工程師臉上熱哄哄的氣息。

“放開我……”

工程師抱得更緊了，但是姑娘仍然掙脱了他，躲開工程師，心裏在想着什麼事情。

“你今天怎麼了？我真是一點也不明白。”

慾火燒身的工程師不禁變得怒氣衝衝。姑娘没有理會他，而是繼續默不作聲，不停地用手掰斷着乾枯的桉樹葉。工程師於是説道：

“好了，一切都結束了，晚安，再見。”

“等一等！”姑娘急忙拉住了他的一隻胳膊懇求説。

工程師望着姑娘，不明白姑娘爲什麼如此悲傷地懇求他。

“那你就講吧，真是活見鬼。”

姑娘心神不定地瞥了一眼黑咕隆咚的家，似乎感到從没有關好的房門露出一綫微弱的燈光。可因爲她此時的心情異常激動，所以並没有十分留意，反而毫不猶豫地猛然向工程師問道：

“你到底跟不跟我結婚？”

工程師用力地吸了一口煙：

“寶貝兒，顯然我要結婚的。”

隨即便對姑娘這麼堅決地提出這個問題頗感詫異：

“寶貝兒，今天你問這個有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也没有，半點意思也没有。你對不能盡興地和我親熱已經感到煩了，不過今天你一定要說清楚，到底跟不跟我結婚。”

工程師先是一聲不吭，後來又突然來了精神，儘量讓自己恢復起笑容：

“寶貝兒，我需要說多少遍才行呢？過來，躺下……”

“等一會兒。”

姑娘急速地站了起來，工程師扯住她的裙子，慌亂地問道：

“你想幹什麼？你要去哪兒？”

“回家。”

“回家幹什麼？”

“你讓我走吧，這樣對你會更好。”

工程師發火了，怒氣衝衝地說道：

“你給我坐下來，告訴我究竟是怎麼回事。”

接着又幾乎是後悔地改變了語調：

“過來，別胡鬧了。”

“好，如果你願意的話……不過事後你可不要抱怨。”

姑娘重新坐了下來。工程師再次用胳膊摟住了她，不過這一次顯得比較柔和。

“你究竟怎麼了？你要回家幹什麼？”

“去告訴我爸爸。”

“爲什麼呢？”

工程師變了腔調的聲音在樹林裏引起了迴響。從没有調好的

房門繼續露出一綫燈光，工程師一下子明白了。他向四週白色斜坡地打量了一眼，整個村莊都沉浸在一片黑影之中，月光已經十分微弱。“充其量能來幾個膽子大的傢夥。”他心裏想道，並不禁感到火冒三丈。很快他又努力使自己笑了起來：“放心吧，誰也不會把我吃掉。”他又問了姑娘一句：

“今天你不準備跟我親熱？好，既使這樣，那我就走了。再見，這一回我說話是算數的。”

姑娘發瘋似地拉住了他的一隻胳膊：

“別走！”

姑娘用顫抖的聲音說道。兩個人都沉默了下來，這時候工程師聽到了樹葉被踩碎而發出的響聲。

“爲什麼？說呀，把一切都告訴我。”工程師壓低聲音向姑娘請求說。

“他們……本來你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沉睡在姑娘內心深處的某種力量此時突然被喚醒而演變爲狂怒，她重新找到了本屬於山區姑娘的那種火辣辣的聲音：

“本來是可以避免的，可先生你卻以爲其他人都一錢不值，你錯了。”

說完就跳起身來，穿過了栅欄。工程師也站了起來，向斜坡跳去。就在這個時候，若昂兄弟二人突然出現，一邊一個地朝他包圍過來。工程師遲疑不決地向前走了兩步，在微弱的月光下面對着他們兩個，竭力保持着鎮靜，然後又向前走了一步，說：

“啊，原來是你們兩個。說實話，你們真把我嚇了一跳。我看得出來，今天走的路程沒使你們感到疲乏。別忘了，後天我們要去桑蒂尼亞那一帶。晚安，再見。”

長期形成的順從性格使兄弟倆一下子被鎮住了。這時候，從

房間的高處響起了老人沉靜而果斷的聲音：

“若昂，你讓這個混蛋給我閉嘴。”

3 個人都猛地轉過身去。工程師的視網膜內深刻地印下了一個男人的影像：此人個子高高，頭部閃着亮光，胸前是一件發白的襯衣。猶如子彈出膛，兄弟二人立刻朝工程師猛撲上去。工程師靈巧地向後退去，目測着距離，計算好兩個人轉動的速度，終於用短靴一腳踢中其中一個人的腹部，使他滾下了斜坡，接着又迅速轉身來對付另一個人。地面很滑，工程師的一雙腳在沙地上蹭來蹭去。搶在另一個人向他出擊之前，工程師一記重拳擊中了對方的胸膛，打得對方搖搖晃晃。兩個人都滿腔仇恨，怒火中燒，因爲激動而渾身顫抖，活像兩頭絕望中的野獸。工程師跳來跳去，想奪路而走，對方卻揮舞着一根粗粗的大棒向他逼進，擋住了他的去路。看到兒子的笨樣，老人不禁火冒三丈，立刻走下了陽臺。只見他爬上高處的灌木叢，從上面跳落下來，然後開始貼着籬笆下滑。工程師猛地看到了陽臺上姑娘的苗條身影。在另外一個人爬起來之前，他必須把總也擊不中他的另一個年紀稍大的傢夥打倒，所以他迅速地移動腳步，企圖一腳踢中對方的心窩。不料，他的一隻腳被姑娘的父親絆倒，從上面朝他掄過來的木棒立刻又擊中了他的一條腿。現在對方 3 個人站立着，漸漸向他包圍過來。此時，從上面傳來一聲尖叫，劃破了夜空，在遠處激起了迴響：

“放開他！”

然而姑娘父親緊握着打開了的折刀，兩次朝工程師狠狠地刺去，只把刀柄留在了外面。

“你這頭蠢豬！”

工程師立刻汗如雨下。隨着折刀的刺進，他感到老漢又用一隻手猛擊他的脊背，於是便把身子翻轉過來。現在他已經不可能

進行搏鬥了。工程師猛地朝斜坡一個豁口處衝了過去，身後立刻響起3個人追趕過來的腳步聲。瘋狂的搏鬥使他們產生了殺機，從未有過的憤怒使他們失去了理智。工程師昏頭昏腦朝斜坡跑去，但很快就没有了力氣，剛一到路口，便一下子絆倒在地上。他猛一用力，依然又站立起來，受到重創的兩條腿已經麻木了。就在這個時候，他的頭部遭到重重一擊，腦袋裏彷彿炸響了一個悶雷。猶如受到一根斷裂的彈簧猛力地推動，工程師雙手張開，兩隻胳膊在空中跳動了一下，當胳膊落下一半時，兩條腿開始緩緩地曲蜷，最後整個身子無依無靠地倒在了地上。

兄弟兩人依然怒氣未消，需要老人使他們平靜下來：

“好了，他已經罪有應得。”

3個人同時喘着粗氣，一聲不吭彎下身來打量着死者。彎彎的月亮照在白色沙地上，他們看到工程師滿臉是血，頭歪向一隻肩膀，敞開的襯衫中間能見到黑色的頭髮。四週一片寂靜，只是從陽臺上傳來隱隱約約的哭聲。

“混賬！”老人怒吼了一聲。

姑娘立刻停止了哭泣。老人扶着牆朝家中走去。行至半路，又轉過身子，用力地說道：

“把他扔到河裏去。”

他感到疲憊不堪，彎着腰繼續朝前走去。後來又一次轉過身來，說：

“要頭朝下地扔。”

兄弟二人原想把死者豎立起來，但卻没有成功。後來哥哥便抱着死者的腰——死者的一隻胳膊不時碰到他的膝蓋——，弟弟則從中間擡起死者的雙腿，就這樣兩個人終於下到小路上來。接着，他們又鑽進被一個莊園橄欖樹的陰影遮着的小道，來到了橋

的最高處。他們每人抓住工程師的一條腿，把他倒着立起來，頭朝下垂直地扔進了河裏。深夜中發出了一個低沉的響聲，接着便又恢復了寂靜。

“若昂，”弟弟把一隻手搭在哥哥的肩上，突然問道：“你認爲剛才我幹得很差勁嗎？”

哥哥離開橋的欄杆，開始往回走。他從口袋裏掏出一支煙，接着又在幾個小衣袋裏尋找火柴，最後朝走在後面的弟弟伸出一隻胳膊，說：

“給我個火。”

若熱・德・塞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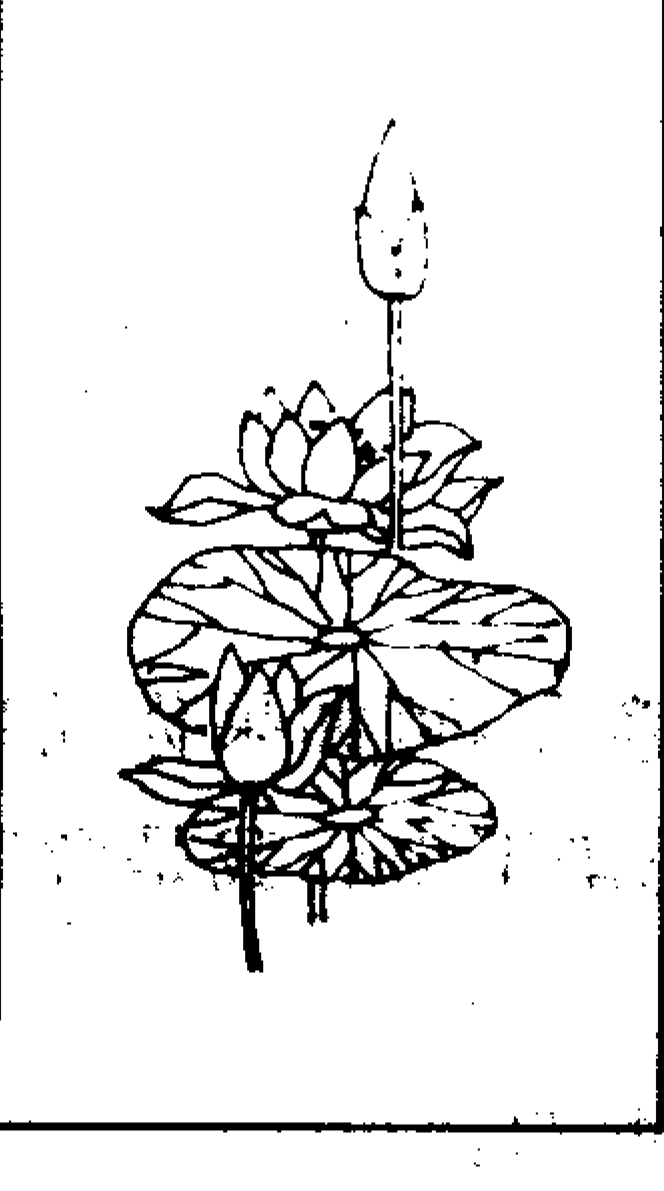
【作家簡介】若熱・德・塞納（1919—1978）葡萄牙小說家、詩人、劇作家和文學評論家。出生於里斯本市。畢業於波爾圖大學土木工程系。1959 年前往巴西，獲文學博士學位。後在大學任教，講授文學理論及葡萄牙文學。1965 年前往美國，先後在威斯康星大學和加里弗尼亞大學任教，講授葡萄牙文學、巴西文學和比較文學。1978 年病逝於美國。若熱・德・塞納學識淵博，著作等身，在小說、詩歌、劇作、文學評論等各個領域均有所建樹，是葡萄牙當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

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說集《魔鬼的行動》(1960)、《聖誕之夜》(1961)、《魔鬼的新行動》(1966)、《船長們》(1976)、《奇異的表象》(1976)、《魔鬼過去的及其新的行動》(1978) 以及死後出版的長篇小說《火的標誌》(1979)、《跟踪》(1942)、《詩集之一》(1961)、《詩集之二》(1978)、《詩集之三》(1978) 等多部詩集，《不受歡迎的人》(1951)、《母親的保護和其他五個獨幕劇》(1974) 等劇本以及《論葡萄牙詩歌》(1959)、《文學理論之辦

證》(1977)、《葡萄牙文學研究》(1982) 等有關文學的專著及大量評論和研究文集。

《卡潘拉加沒有回答》選自 1989 年出版的《船長們》(第 5 版) 一書。

葡萄牙當代短篇小說選



卡潘加拉没有回答

“卡潘加拉?”

“第二十巡邏小隊呼叫卡潘加拉。”

“卡潘加拉?”

“第二十巡邏小隊呼叫卡潘加拉。”

“稍等一會兒……卡潘加拉?”

“第二十巡邏小隊呼叫卡潘加拉。”

“我已經聽到了,稍等一下,卡潘加拉?”

“第二十巡邏小隊呼叫卡潘加拉。”

“卡潘加拉没有回答。”

啪達一聲,他把耳機放在箱子上,站起身來(他一直蹲在箱子旁邊),雙手放在衣兜裏,注視着靴子尖前面的活動耳機。37號躺在滿是灰塵的低矮草地上,發出的鼾聲猶如耳機在嗞嗞作響。他轉過身去。401號坐在地上,兩臂交扠放在膝蓋上,朝他擡起一張獃

滯和沉默的面孔，稚氣未消的蒼白的方形臉上一雙眼睛烏黑發亮，身邊擺放着手提式輕型機槍、彈藥箱、裝着手榴彈的口袋和行軍包。他環視了一遍原野：除了他們所在的一塊空地之外，四週全是齊胸高的雜草，間或有一兩棵光禿禿的黑色樹木，分散在東一處西一處高高的黃色蟻巢猶如站崗的哨兵一般。

"第二十巡邏小隊呼叫卡潘加拉。"

"嗞嗞……"

"第二十巡邏小隊呼叫第十八小隊。第二十巡邏小隊呼叫第十八小隊。第二十巡邏小隊呼叫十八小隊。"

"嗞嗞……"他再次站起來，但没有轉向401號。他的身後傳來401號的講話聲：

"仍然没有回答嗎？不會回答的，他們都已經死光了。這個時候，人家正在往下割他們的生殖器……"

"住嘴！"他没有轉身便高喊一聲。

"我們都要死在這裏。如果我們分開，他們會殺死我們。如果我們抱成一團，他們也會殺死我們。所有黑人都要殺死我們。我情願没有任何人看到我被他們殺死。"

他轉過身來，問道：

"爲什麼？"

401號一雙烏黑的眼睛望着地面，頭放在兩隻胳膊上，說：

"我害羞。"

"害羞？"

"是的……我不在乎他們看到我的那個玩意兒，可如果你或是那個傢夥還活着，看着他們把我的那個玩意兒割下來，我是會害羞的。"

"你别傷心，他們只是在你死後才會那麼幹的。"

“反正是一回事。”

“一回事……”他擡起頭，望着長滿雜草的平原，説：“你都已經死了，還要那個玩意兒幹什麽呢？”

當他把目光轉向401號時，401號正焦慮不安地睜大一雙烏黑的眼睛望着他。

他再次問道：

“你都已經死了，還要那個玩意兒幹什麽呢？”

401號伸直雙腿，躺倒下來，一雙眼睛望着低矮的白雲，兩手交扠地放在脖子下面。後來他側過頭，朝旁邊吐了口唾沫，唾沫沿着嘴角流淌下來。他斜眼瞥了一下流淌的唾沫，低聲嘟囔道：

“卡潘加拉……這該死的名字！……你把我們置於死地了。”

另一個人没有答腔，他在401號身邊——就是剛才吐過唾沫的那一側——坐了下來。然後又胸腹朝下卧倒在地，用胳膊肘兒支撑着上身，一隻手玩弄着細沙，用不同的手指在上面劃着綫條。他問道：

“我們就留在這裏了？”

“你别問我，去問你那些婊子養的朋友吧，是他們把我們派到這裏來的。”

“誰也没有派我來。”

“因爲你是個白癡，想到這裏來拯救什麽狗屁東西。你什麽事情都知道，你屬於那些發號施令的人……你當過民兵①，對吧？”

“没有當過。我是自願報名參軍的。”

“真的？我可是被强征入伍的。我們那該死的地方没有一個男人藏身之處，否則的話，他們是不會把我强拉到這裏來的。”

① 葡萄牙獨裁政權1936年成立的準軍事組織。

“他們付給我一筆錢，所以我就報了名。”

“你用這筆錢幹了些什麼呢？準是一天去找 5 次妓女，直到出發那一天爲止吧？”

對方默不作聲地笑了。後來他回答說：

“差不多是這樣……”隨即乾咳一聲，改口說：“不。我必須要從那裏逃出來。”

401 號又吐了一口唾沫，然後用手指在黏在塵土中的唾液週圍劃起圈子來。他沒有擡頭，問：

“你都幹了些什麼事？”

“噢，幹了許多事。”

“都是什麼事？你殺過人？偷過東西？跟某個女人睡過覺？難道你活在監獄裏不比死在這裏更好嗎？”

突然，兩個人都跪立起來，緊握着武器，注視起灰色的雜草地來。幾乎沒有光澤的灰色雜草彷彿在震顫的空氣中可疑地撓動。

“什麼事也沒有。”401 號說，然而顫抖過的皮膚更加青紫，彷彿陽光下一匹馬的膚色。“講講，你究竟都幹過些什麼。”在說話的同時，眼睛仍然一直注視着原野，目光不斷迅速地從一處移向另一處。

“我從未殺過人。我和許多女人睡過覺，可她們從來沒有過怨言。”

“都是處女嗎？你曾使許多女人破了身嗎？”

“有幾個是處女。”

“怎麼個破身法兒？”

另一個人飛快地斜視了他一眼：

“怎麼個破身法兒？”

“對……她們都是頭一次嗎？你一下就把那兒給捅破了嗎？”

另一個人目光還在注視着原野，同時把左手從槍身上拿開，說：

“什麼？你以爲會是什麼樣呢？”

401號沉默不語，嘆了一口氣。後來笑着坐在自己的脚後跟上，把機槍抱在懷裏，問：

“你究竟幹了什麼？偷過東西？是個没被抓住的小偷？”

另一個人也坐在脚後跟上，低下頭，張了張嘴，接着又閉上，然後朝黄色塵土彎下腰，對着地面說：

“我從來没偷過東西。可我想不幹活就能過上好日子。爲什麼要幹活呢？我没有任何親人。我什麼機會都想利用，曾經當過情報員。”

“情報員？你當過警察局的密探？”

“不，不是密探。我只是跟這個人走走，再跟那個人走走，跟這個人聊聊，再跟那個人聊聊，然後有人出錢買我的情報。”

“你是因爲這才報名參軍的？”

“當了兵，我就用不着去考慮第二天該幹些什麼了。人們都巧妙地躲開我，我無法再忍受下去，所有的人都不信任我。”

401號在他身邊坐下，面對着他說：

“算了吧，别去想這些事，現在已經没用了。我在一家工廠曾有個蠻不錯的工作。當有人像你這樣來跟我聊天時，我什麼話都不會說，也的確無話可說。這些事統統與我無關。警察，密探，我們工廠也不例外。我過去根本不知道還有個非洲，我從來不看報紙。我正要準備結婚。”他目光茫然地擡起頭，又說了一遍：“我正要準備結婚。”

他把目光轉向還垂頭喪氣的另一個人的腦袋，對方感覺到了他的目光，擡起頭，微微笑了笑。401號也微微一笑，說：

"算了吧，至少你還享受過人生之樂。"

另一個人繼續微笑着，把一個大的乾土塊扔向空中，說：

"我没有享受過……我希望得到的一直是另外的東西。"

"可有些時候你過得滿愜意，不是嗎？"

"是的。"

"你明白了吧？你曾有過愜意的日子，享受過人生之樂。你不喜歡回憶你曾有過的美好時刻嗎？現在你正在回憶，對吧？只回憶美好的時刻，對吧？"

另一個人沉默不語。突然，他趴俯在地上，用拳頭捶擊着地面，用靴子尖踢打着地面，嗚嗚咽咽地哭泣起來。

401號蹲起來，把手放在另一個人的背上，然後又拽着對方一綹金黄色頭髮，使他的頭部不再晃動：

"别哭……你正在回憶吧？正在回憶有一次你整夜都趴在她身上而没有睡覺吧？正在回憶有一次星期天你到海灘去，週圍都是巖石，可以聽到孩子們玩球的嬉笑聲吧？正在回憶一條烤沙丁魚吧？正在回憶她是怎麼跟你親熱的吧？正在回憶有一次你登上一個黑呼呼的樓梯時的情景吧？正在回憶你從她的窗前走過，她晃動窗簾，示意要你上去吧？正在回憶你坐在火車窗邊，兩側的小山也在慢慢移動的景象吧？正在回憶你結識過的所有女人吧？回憶你吃過的東西？回憶餐廳飄過來的香味？回憶櫥窗裏擺放的一條條紋領帶？回憶你對着鏡子鍛煉肌肉的模樣？總而言之，你正在回憶所有這一切吧？"

另一個轉過身來，滿眼含着淚水，嘴邊露着黄色的灰塵，問道：

"你是怎麼知道的呢？是誰告訴你的？"

401號望着他，搖了搖頭：

“誰也没有告訴我……都是我想出來的。”

另一個人坐了起來，用手背擦擦眼睛，問：

“難道我們所想的都一模一樣嗎？”

還蹲在地上的 401 號回答說：

“也許是的。”

兩個人都平靜了下來。過了一會兒，另一個人低聲問道：

“你能原諒我幹的壞事嗎？”

401 號没有吭聲。

兩個人一起注視着 37 號。37 號繼續仰身躺在地上，從微微張開的嘴中發出嗞嗞響聲。

“54 號……” 401 號開口說：“難道他也要和我們在一起嗎？”

“一定會的。你没看見他是怎麼睡覺的嗎？”

“我也是這麼睡覺的嗎？也張着嘴嗎？你看到過嗎？”

他們互相對視了一眼，都笑了。

太陽穿出雲層，把陽光撒向大地。37 號吃驚地坐了起來，揉揉眼睛，然後便用雙手去摸尋放在空地另一側的武器。

另外兩個人彼此看了一眼，又笑了起來。

37 號眨巴着眼睛，看着他們。

401 號對他說：

“我們已經孤立無援，誰都没有回答我們。這下子完蛋了。”

37 號猛地站立起來，但隨即又彎下身來，問：

“誰都没有回答？”

“没有。如果願意的話，你自己試試看。”

“多長時間没有回答了？”

“我怎麼知道。” 401 號轉向 54 號問道：“多長時間了？”

54 號聳了聳肩膀。

“那我們就向後撤，返回基地。”37 號說。

“哪個基地?”54 號問，然後用胳膊肘捅了一下 401 號。

“卡潘加拉。我們返回卡潘加拉。我們不能留在這兒。”

“你一個人去吧。”401 號說。

37 號久久地看了看 401 號，又看了看 54 號，然後問：

“我一個人去?”

“對。”54 號回答說，“我們不離開這裏。401 號，我們要離開這兒嗎?”

“不。”401 號回答說。

“你看到了吧? 我們不離開這裏。”

“可我們如果留在這裏，那就要完蛋了!”

“哎，我們在這兒或是在別的什麼地方完蛋並沒有什麼兩樣。無論如何，他們會殺死我們的。所有的黑人都跟我們作對。”

“不是這麼回事! 他們是忠於我們的。”37 號說，“只有從剛果來的那些匪徒才想殺死我們。是有人出錢僱他們這樣幹的。”

54 號用胳膊肘捅了一下 401 號，401 號迅速地瞥了一眼 54 號，接着兩個人便笑了起來。54 號說：

“有人出錢僱他們? 你的朋友們同樣也多次出錢僱過我。”

“我的朋友們? 這是什麼意思? 我的那些朋友出錢僱過你? 他們爲什麼要出錢僱你?”

“噢……爲了知道哪些人已經無法容忍他們。我要永遠對你說，這樣的人很多很多。401 號，難道不是有很多這樣的人嗎?”

401 號低下了頭。54 號又用胳膊肘捅了他一下，說：

“你對他說有很多這樣的人。不用害怕，現在可以講了。”

401 號沒有擡頭，重復了一句：

“有很多這樣的人……”接着又說：“可我並不知道是不是真

有很多這樣的人……你才知道。如果真有很多這樣的人，其他人就不會跟我們一起到這裏來了。如果真有很多這樣的人，情况就會不同。也許没有那麼多吧。"

54號雙眼盯着37號，說：

"有很多這樣的人，我可以保證有很多這樣的人。所有的人，或是幾乎所有的人，都害怕像你那樣的傢夥。"

"像誰?"37號問道。

"像你。"54號回答說。

"像我?你們都是些臭狗屎、膽小鬼、革命黨。"

54號又用胳膊肘捅了一下401號，說：

"你聽到他講的話了吧?"

"聽到了。"401號說。

"我們能讓這個傢夥這麼稱呼我們嗎?我早就認識這個傢夥。有些人整天捶胸頓足，高喊薩拉查① 萬歲，認爲我們都是些臭狗屎，他就是其中的一個。401號，我們是臭狗屎嗎?"

"不是。"401號回答說。

"聽見了吧?"54號對37號説，"我們不是臭狗屎，也不是膽小鬼。喊薩拉查萬歲是你們的本事，和舔屁股没有什麼兩樣。"

37號朝54號猛撲過去，兩個人滾成一團，扭打起來，把401號撞倒在地上。塵土飛揚，在兩個人的上空緩慢地形成了一股旋風。54號最終把37號壓在了下面，騎在他的身上，抽打起耳光來。401號趕忙去拉54號的胳膊。37號的抵抗漸漸減弱，兩條腿已經不再亂蹬亂踢。54號邊打邊問："打得夠不夠?要不要再打幾下?打得夠不夠?"直到37號滿嘴血污，鼻孔出血，被他壓在身下幾

① 薩拉查（1889—1970）：葡萄牙獨裁統治者。

乎一動也不動時才住了手。

54 號從 37 號身上下來，蹲在他的旁邊，扯了扯他的胳膊。401 號蹲在 37 號的另一側。37 號不停地呻吟着。54 號問：

“401 號，我們是膽小鬼嗎？”

“不是。”

“他呢？他是嗎？”

“他是不是對我都一樣。”

“完全正確。我們是共產黨嗎？”

“在工廠的時候，有一次，工人要求增加工資，老闆叫來了警察，那些傢夥把我們所有的人都叫做共產黨。就連像我這樣什麼要求也沒提出過的人也被叫作共產黨。你認爲我們是嗎？”

“他是想挨揍才這麼説的。”54 號抓住 37 號的下巴，搖晃着問道：“打得夠不夠？我們到底是什麼樣的人？”

37 號没有回答。他吃力地撐着一個胳膊肘站了起來，然後又向前彎曲着身子坐了下來，説：

“我們不能留在這裏等着被殺死。我們必須要跟敵人拚死戰鬥，不能讓别人説我們死得有失聲譽。”

“有失什麼？”54 號問。

37 號低聲説：

“聲譽。”

“什麼聲譽？你的聲譽？我的聲譽？401 號的聲譽？你的主人們的聲譽？誰會關心這種事呢？誰會知道你是怎麼死的呢？你想讓你的名字登在報紙上嗎？你想得到一枚勳章嗎？無論如何，他們都會獎給你的。等你死了之後，你可以把它掛在睾丸上，黑人會把它給割下來的。甚至有可能獎給你兩枚勳章，一個睾丸上掛一個，因爲你有兩個睾丸嘛。”

401 號說：

“我們再聯絡一次試試好吧？”

3 個人都朝箱子望去。37 號爬過去，緊靠箱子邊坐下，用手擦了擦帶血的舌頭和鼻子，拿起耳機，花了很長時間一次次地企圖與有關方面聯絡上。另外兩個繼續蹲在原地望着他。37 號放下耳機，兩隻眼睛凝視了它一會兒，然後便擡起頭，對另外兩個人說：

“没有人回答。”

“當然没有人回答。”401 號說，“或是全都死光了，或是逃到遠處去了。”

“他們是找增援部隊去了，爲了能穿過敵人陣地趕到這裏來。”

“你等着他們吧。”54 號用手攏了攏金黄色的頭髮，“你以爲你是個什麽人物嗎？”

“我爸爸當過部長。”

“你爸爸當過部長，可你卻跟我們一樣，只是個士兵！”54 號哈哈大笑起來。“那我爸爸還當過教皇呢。”

“我没唸過書，我不想離開部隊。”

“不想離開？那你就忍受吧。”

“我本可以不到這裏來，只要我工作的地方說那裏需要我爲戰爭而出力，只要我爸爸去參謀部打個招呼，我就可以不來。”

“到哪裏去打個招呼？爲什麽而出力？”54 號問道。“你看看你所出的力吧。你已經不需要出任何力了。401 號，難道他不是連大小便都不需要出力了嗎？黑人一來，他就會嚇得尿濕了褲子。”

37 號用手擦了擦嘴，没有回擊，只是嚴肅地說：

“即使我尿濕了褲子，那也只是一種情不自禁的生理反應，絲毫也不能證明我没有爲祖國而戰的决心。”

“哎呀呀，” 401 號迅速地瞥了 54 號一眼，向 37 號問道：·“你是安哥拉人嗎？你在這裏生活過嗎？”

“我不是當地人，在這裏生活的時間也不比你們長。” 沉默了一會兒，他又說道：“除了西班牙和法國，我從來没有離開過葡萄牙。”

“是你爸爸爲你提供旅費，對吧？” 401 號問道。“在西班牙你都幹些什麼呢？和西班牙女人睡過覺吧？在法國呢？”

37 號皺起了眉頭。

“你别跟他講這些事，他不喜歡。” 54 號說，“你不喜歡，對吧？這些事只能偷偷地向聽懺悔的神甫講，不是嗎？”

37 號站起來，說：

“我不允許你……”

“你不允許什麼？你不允許什麼？你還知道什麼呢？把你的祖國塞到屁眼裏去吧！你知道什麼是屬於我們擁有的祖國嗎？你知道你和你的同夥留給我們的是個什麼樣的祖國嗎？你知道我們的祖國在什麼地方嗎？祖國就在這兒。” 54 號用手抓住生殖器說。

401 號笑了起來，但隨即陡然而止，因爲他看到 37 號慢慢站起來，下巴緊閉，伸出雙手，接着便搖搖晃晃地在一排子彈聲中趴倒在地上。

54 號繼續蹲着，手提式輕機槍仍然直立地握在手中。

401 號坐倒在地上，雙手緊捂着嘴巴，一會兒看看 54 號，一會兒看看 37 號。37 號趴倒在地，雙手伸出，彷彿兩隻蜘蛛正準備向他的短靴跳將過來。401 號趕忙把雙腿收回，然後又看了看 54 號。54 號已經把機槍放在地上。

54 號朝 401 號勉强地微微一笑，然後跪下來，低下頭，說：

“這回誰也不付錢給我了吧?我從來就不相信這些事……他自以爲了不起，我偏不信邪。”

401號把手從嘴巴那裏挪開，小聲問:

“他死了嗎?”

“不知道。你把他的身子翻轉過來。”

“我?”

“是的，你把他的身子翻轉過來。”

401號像貓似的繞着37號轉了一圈，然後在他身邊停了下來，朝54號投去哀求的目光。

“把他翻轉過來!”54號咬牙切齒地喊道。

401號把37號翻轉過來。37號身體趴過的地方灰塵染滿了鮮血，上衣和褲子都有被子彈燒焦又被血染紅的洞眼，四週霑着黄色的灰塵。37號圓睜着一雙明亮的眼睛，黝黑的面孔扭曲得變了形，長長的鼻子顯得越發又高又尖了。

“要是有人發現他是被我們的子彈打死的該怎麼辦呢?”401號問道，眼睛還在望着37號張開着的嘴巴。

“没關係。我們被打死的時候，對方使用的也是我們的武器。另外誰也不會來看他是怎麼死的。”

“是你殺死了他。”

“是他想要殺死我。”

“你根本無法肯定。”

“不需要肯定。”

“那你就是殺人兇手。”

“你呢?就在昨天我還數過，你殺死了3個黑人。那些黑人正要逃跑，你就把他們殺死了，彷彿他們是過節時用來供人射擊玩的泥人一樣。”

401 號盯着 54 號說：

“那不是一回事。”

“不是一回事，因爲……”

一陣尖嘯的響聲從兩個人的頭頂上空飛越而過。

401 號站起身來，隨即又蹲伏下去，絆倒在 37 號屍體上，倒地之後便抓住了手邊的一挺手提式輕型機槍，說：

“他們來了！”

54 號跪在地上，手裏抓住另一挺手提式輕型機槍，說：

“還要過一會兒才到……他們不願意我們消耗子彈，希望活捉我們……”

401 號渾身顫抖不止，費了好大勁才從屍體上面下來，重復說道：

“希望活捉我們。”

“你非常清楚他們爲什麼要這樣做。”

“不，不。”

“是的，你非常清楚他們爲什麼這樣做。否則的話，那就沒有意思了。”

“不，不。”401 號顫抖不止。

“逃走。”54 號壓低聲音說。

“什麼？”

“逃走。”

汗水從 401 號額頭和面頰流淌下來，他站起身，兩條腿不停地顫抖。

“快跑。”

401 號遲疑了一下，然後便撲進野草中間，猛地跑了起來。54 號站起身，來到空場上，瞄了瞄手提式輕型機槍，射出了一陣長

時間的子彈，嚇得 401 號舉起雙臂，停下腳步，接着便消失不見了。

“你看看吧，難道不是一回事嗎？” 54 號說道。

費爾南多·納莫拉

【作家簡介】費爾南多·納莫拉（1919—1989）葡萄牙小說家兼詩人和畫家。出生於科英布拉市孔德沙鎮。1942年科英布拉大學醫學院畢業後曾在家鄉行醫多年。後定居里斯本市，繼續從事醫生職業，同時致力於文學創作。19歲時出版第一部長篇小說《走遍世界》(1938)。1943年問世的《黑夜之火》使其開始馳名文壇。1988年，葡萄牙各地及許多國家的作家曾集會里斯本，隆重而熱烈地紀念這位新現實主義作家文學創作50週年。被譽為“葡萄牙當代小說大師”、“葡萄牙人民的靈魂和代言人”的費爾南多·納莫拉不僅在本國享有盛譽，其許多作品還先後被譯成多種文字，在許多國家出版，成為繼費雷拉·德·卡斯特羅之後被譯介語種最多的一位葡萄牙當代作家，在國際文壇上也享有相當高的聲譽。

主要作品還有《集體宿舍》(1945)、《黑夜與黎明》(1950)、《小麥與毒麥》(1954)、《偽裝的人》(1957)、《星期日午後》(1961)、《山上的鐘》(1968)、《悲傷的河流》(1982) 等十餘部長

篇小說，《一個醫生的生活片斷》(上集 1949，下集 1963)、《孤獨的城市》(1959) 等短篇小說集和《土地》(1941)、《冰冷的黎明》(1959) 等多部詩集。

《溺水而死的村婦》選自 1983 年出版的《一個醫生的生活片斷》(上集，第 24 版) 一書。

溺水而死的村婦

一位村民從塞紐拉多西爾科山那邊趕來，報告了他們村子裏發生的一樁事情：一名村婦溺水而死，村長堅持要鎮政府派人去看看。

衛生局代理局長那一天正巧有病，他遠遠地望了一眼將要走的崎嶇的山路，要我替他前往。

村莊離鎮子很遠，十分偏僻，幾乎位於荒涼的山頂，只有舉行宗教活動時人們才肯前往。我們遠遠地望着光禿禿灰朦朦的山峰，那裏不見樹木，沒有叢林。竟然有人居住在那種可詛咒的地方，這在我們看來簡直猶如海市蜃樓一樣令人難以置信。我陪同一位法院官員一直抵達那個村莊。汽車發動時，坐在座位邊沿的村民一下子靠在了司機的背

上。汽車的快速行駛令他暈頭轉向，他擡起眼睛挺直脖子朝外張望，生怕在沿着馬路眼花繚亂地向後退去的樹木中把路領錯。他熟悉山上的每一片土地，但只有步行或騎在驢背上靠腦子記憶和一雙平穩的眼睛觀看才能辨認出來。因此，直到最後一刻，他才突然拉着司機的胳膊說："就是這裏！"

所謂"這裏"，只是說餘下的路程我們不能再驅車而行罷了。由此往上，都是些離開懸崖峭壁的崎嶇沙路，沿途可見成群的乾土一樣顏色的蝗蟲。汽車停在一棵槲樹的蔭涼下，我和法院官員下了車。那位村民正絞盡腦汁地想弄明白汽車門開關的奧秘，看到他那副大惑不解的模樣我們感到甚爲開心。我們對我們所扮演的角色頗爲自負。我們代表着法律，而在鎮上或更偏遠的村莊，法律具有無限的權力。作爲醫生，我第一次享有了官方的威嚴。

我們開始上山。在從灰藍色到暗綠色的石塊中，有時能見到奇跡般的狹長耕地，貼着地面生長着一些稀疏的莊稼。法院官員種植着幾畝水田，他撓了撓鼻子，說：

"這個地方太差勁了。"

村民的臉色變得陰沉起來。

"是這樣的，先生。我們這裏的人命苦。剛才我們坐汽車經過山底下，那裏水多得很。我不知道老一輩的人中了什麼邪，偏在這些山上安家落户，而把水和綠色留在了山下。這真是個災難。先生們爬上山去一定會很吃力的……"

"最糟糕的是天氣太熱。"我說道，儘管對荒野的景象和將要在驚奇的村民中扮演一個至高無尚的角色感到十分開心。這時候，我回憶起鄉下人信不過我這麼一位二十三歲的年輕醫生，因此我曾故意裝作老成，以掩飾我真正的年齡。想到這裏，我突然有意地提出了一個問題：

“那個女人年輕嗎?”

“大概 40 歲左右吧。”村民估計道。

“獨身一個人過日子?”我和法院官員交換了一下偵探似的目光。在我提出第一個問題時,他點燃了一支煙。

“大夫先生,她和一個結了婚的姐姐住在一起。”

法院官員毫無必要地又點燃了一支煙。我認爲,他狡黠地突出打火機火苗的重要性,以便爲自己的提問進行準備。他同樣爲能使村民感到害怕或抱怨而洋洋得意,同樣需要維護自己作爲當局代表的地位。

“她們相處得好嗎?”

村民没有馬上回答,儘量把雙眼藏在眼皮下面,咳嗽了一聲,像蝸牛似地縮起身來。

“説呀,她們相處得好嗎?”

“是的先生。那個女人掉進井裏,當時没人在場。她去拿桶打水,腳一滑就掉了下去……要不是村長幹的蠢事,這個時候都已經埋了。”

“没有人講是謀殺,對嗎?”我插話問。

“没有人這麼講!”

村民的臉上流露出一種令人信服的驚訝神情。法院官員在我的背上拍了一下,突然表現出很親密的樣子,把嘴貼近我的耳邊説:

“大夫,他們都是些狡猾的傢夥……不過我們可以强制他們説出實話……”

我們爬上了半山腰。眼前已不見陰鬱的山丘,而是小鎮座落的整個平原。大地流水縱横,小河在白楊樹林中蜿蜒,多姿的色彩和肥沃的土地令人驚嘆不止。遠處的小鎮炫耀着它那紅色屋頂

的明亮樓房。

這種明顯的對比使我想到了正在山頂等候我們的村民們。他們固執、粗野，堅持不懈地在一片貧脊的土地上奮鬥，就居住在蒼鷹棲息的地方，面對生活在平原善於交際的鎮上人，顯得既膽怯又勇敢。山裏的人很少到鎮上來，除了趕集、購物和請大夫看病之外是不下山的。在請大夫方面，我的那些聰明的同事總是相互推讓被選中的榮幸，誰也不肯腰酸背疼地去爬山。我是最年輕的大夫，所以總是興奮地答應出診，而且道路越是難走，越是感到我無愧地履行了自己作爲醫生的責任。我很羨慕那些整天在診所裏忙碌的大夫，他們爲患者看病累得筋疲力竭。我第一次上山出診，在沒有盡頭的路上，當我一再想知道“是不是還需要走很遠的路”時，我的旅伴回答說：“大夫先生，正確地說我們不是人。這種路開出來只是爲了像我們這樣的野獸走的。一位受到尊敬的人，比如醫生，永遠不該大着膽子爬上山來！他們應該讓山裏人死光拉倒，讓這顆種子完蛋。”餘下來的路上我再也沒有抱怨，並且造作地回答他說：“我是醫生。一個醫生就是一個醫生，不能去選擇病人，也不能去選擇出診的道路。”

這一次上山，雖然我的兩條腿也很累，但是心情卻大不相同。我感到十分親切，因爲這很少變化的光禿禿的荒涼景色使我回憶起我度過童年時代的小村莊，回憶起那裏的崎嶇不平的高原和灌木叢中豎起的風車。現在我更好地理解了山民們的執拗、高山的壯觀和與惡劣的大自然搏鬥的味道。

法院官員發現了我心不在焉。他很想知道，作爲醫生，我們如何能把溺水而死者與其他死者區別出來。他有所猜疑，肯定心裏已經有了一個調查計劃。他那張怒氣衝衝的難看面孔對村民們的寧靜生活來說是個不祥的預兆。我利用他的提問，詳細地向他

描繪了一番上解剖課時的可怕情景。看到他那副噁心欲吐的樣子我感到頗爲開心，就盡可能地加以誇張。他没有讓我把這課堂講完。在他看來，我們這些醫生都是硬心腸的髒鬼，喜歡翻動污穢之物，而他卻不是這樣，他對死人感到恐懼。

村民緊靠在我們身邊，面色煞白，吃驚地張着嘴，好奇地伸着脖子，一根根青筋彷彿要透出皮膚似的。爲了打掉法院官員尚有的傲氣，我繪聲繪色地把在醫學院分配給我研究用的一具溺水者的屍體進行了一番可怕的描述：肉體呈苔蘚綠色，滑膩膩地塗着一層難看的脂肪，黏糊糊的頭髮露着沙子，眼睛已被魚吞食，兩條腿也已折斷，一張解剖桌上擺放着一截斷臂，上面的肉已變得模糊不清。法院官員坐了下來，噁心欲吐。村民的嘴裏流出口水，兩隻眼睛一動不動。我已永遠地赢得了他們心懷恐懼的敬佩。

法院官員用手帕擦了擦汗，皺起眉頭，說：

"當醫生太不容易了！在跟這些骯髒、噁心的東西打過交道之後，還不得不到鄉下來過這種單調乏味的苦日子，不，這絕不是我要選擇的生活。"

村民要我們再加最後一把勁。

他終於開口道：

"我們到了，就是那裏。"

一堵由石頭壘起的矮牆，一棵淡黄色的無花菓樹，後邊躲藏着一群面帶哀傷表情的好奇者。當我們走近時，男人們摘下帽子，緊緊地圍成一個四方形進行防衛。女人們則停止了哭泣。屍體就在井邊，上面蓋着一張牀單。我揭開遮着死者面孔的部份，看到數以萬計的螞蟻正貪婪地在上面爬來爬去。女人們眼睛裏流出了淚水，內心深處發出了痛苦的聲音，彷彿親身感受到了一種切膚之痛。

死者的衣服緊貼着身體，向下滴落着水珠。沒有施加過暴力的痕跡。我重復着我的觀察結果，迎合着在場圍觀的村民們的心願。在這些膽戰心驚的鄉下人面前，我感到自己彷彿成了一位中世紀的巫師。

法院官員拉着我的上衣袖子，要我陪同他一起調查。他站在井邊，想揭開綠汪汪井水的奧秘。我則對屍體進行着觀察。井裏面有一架梯子，直達水面。水面上邊漂浮着生菜的葉子。村民們站在遠處，注視着我們進行調查。他們因爲莫名其妙的恐懼而低垂着身子，彷彿他們的生與死以及今後的命運都取決於我們兩個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並不認識溺水而死的村婦，現在卻集體地站在我們面前，承認他們要承擔責任。在這個小村莊，在這個擁有土地、田契和需要納税及接受政府懲罰的小村莊，我和法院官員簡直成了超人。

陪同我們前來的村民膽子最大，他彎下腰望着水面，考慮了一下，說：

“你們看到了那些生菜葉子……她是拿着一抱生菜從地頭走來的。看起來是這樣的……是的，她到這裏來洗生菜，從梯子上滑了下去……大夫先生，您不這麼認爲嗎？”

他期望從我這裏得到支持。法院官員怒氣衝衝地用手勢打斷了他的話。村民的話不能使他信服。這種事情應該留下痕跡，必須留下痕跡，以使它成爲我們談論犯罪行爲的依據。這可是在鎮上突出自己的絶好機會呀！那些闊佬和有學識的人自此將不會再蔑視他。

“是誰發現她被淹死的？”

那個村民回答不出來，就用眼睛向我求助。對他來說，我依然是解剖屍體的巫師。

“噢，羅沙，這太明顯不過了。”我插話說，對我的同伴那種可笑的企圖確實感到了厭惡。“你爲什麼要把這麼一件簡單的不幸事件複雜化呢？”

“也許你是有道理的。那些生菜葉把現場全都給破壞了。看來是有人故意這麼搞的，這就迫使我們不得不去想想這裏有没有發生過犯罪行爲。大夫先生，我讀過許多書……我認爲，我們應該對這些鄉下佬再施加點壓力。如果將來人們對這件事開始産生懷疑，那麼法官會怎麼講呢？你看得很清楚，我是要承擔責任的。我想在這裏進行一次小小的嘗試。”

他的眼睛裏流露出得意的微笑，對自己的計劃感到十分得意。他開始把村民們叫到井邊來，就像在一個車站似的大聲喝問道：

“你們當中是誰把生菜葉扔到井裏去的？”

戰戰兢兢地圍在他身邊的人都默不作聲，因此他氣得渾身發抖：

“到底是誰？”他向我皺起眉頭說：“他們都是些無賴，不肯承認，我已經對你講過這一點。”

這時候，一位婦女穿過人群，碰碰我的肩頭，說：“大夫，我就是上個星期帶小孩去看病的那個女人。”彷彿這件事要使我不得不承擔義務似的，她接着説道：“現在我們可以把屍體運到山坡上埋了吧？”

我想答應她，可我的同伴卻有些氣急敗壞。鄉下人的固執傷害了他的榮耀感。

“等一等，大夫，等一等，不要性急。我已經說過，這件事由我負責，我是當局的代表。”

“偵探先生，你借機露一手吧……”

我離他而去，發現一位老嫗靠在一棵無花菓樹上。這使我不

禁聯想到一隻乾枯萎縮的小鳥，一隻身着喪服的小鳥。一個人挽起她的胳膊，攙扶着她來到屍體旁邊。另一個人趕過去，把蓋在死者身上的牀單掀開。老嫗彎下由於上了年紀已成爲駝背的腰，愛憐而又吃驚地看了一眼屍體。

“我的小鴿子。”

旁邊的一個村婦解釋說：

“這是她的母親。”

我看到法院官員悄無聲息賊一般地走了過來。他注意到了老嫗的出現，便停止了對其他人的詢問，彷彿能從這個場面中發現意想不到的關鍵性犯罪痕跡。他搖挸着老人的肩膀喊道：

“你爲什麼要害死她？”

這未免太過份了。村民們朝着我們態度堅定地邁出了幾步。

“你讓他們安靜一會兒吧，我們已經把他們欺侮得夠餓了。”

陪同我們前來的那位村民把我的話看作是一種間接的指示，轉身對女人們說道：

“我們去把她埋掉。兩位先生還需要我嗎？”

“幹你自己的事情去吧。”

羅沙一下子洩了氣，突然歇斯底裏地喊叫起來：

“我要把那個老太婆帶走，我需要抓一個人回去。”

村民們縮緊了包圍圈，面部流露出嚴厲的神情。他們已經不再感到恐懼，終於又成爲自己力量的主宰。羅沙明白了所面臨的危險，開始張惶失措起來。

“大夫先生，你去和他們講講，我是他們的朋友。但在這裏我是司法機關的代表，他們應該理解這一點。”

我們像小偷似地被追趕着逃下山去。

“我一定要回來的，大夫先生，我一定要帶着警察回來的。一

群土匪，他們竟敢威脅法院官員，這就證明村裏發生過犯罪行爲。”

“算了吧。罪行不會僅僅因爲你們這些業餘偵探一希望就會發生的。這裏能發生什麼罪行呢？羅沙，你想聽我一句勸告嗎？你別去想這件事了，不然的話，總有一天他們會在鎮上抓住你，把你打死。這種機會是隨時可以找到的。”

“你認爲他們敢這樣幹嗎？”

“當他們知道可以這樣幹的時候，什麼事情都能幹得出來。我們在我們週圍聚集了很多仇恨的種子，這些仇恨的種子正在發芽。”

“大夫先生，你看這多麼煩人。下一次讓法官自己來好了。你不這麼想嗎？”

“當然了……”我莞爾一笑地說。

用了很長時間我們才下了山，胸膛裏充滿了山區的强勁空氣。當我們來到山下時——司機正趴在駕駛盤上打盹——，我感到我的生活重新又被納入狹小範圍。大山從四面八方向我壓來，使峽谷變成了一口由牆壁和黏土構成的深井。

索菲婭·安德雷森

【作家簡介】索菲婭·安德雷森（1919— ）葡萄牙女詩人、短篇小說家。出生於波爾圖市。曾在里斯本大學文學系攻讀過古典語言學。1944年出版第一部詩集，自此登上文壇。她的短篇小說極富象徵意義；大自然的芳香與神奇之美常與人間的醜惡形成鮮明對照，具有深刻的哲理性。文筆純正流暢，頗具詩意色彩，體現了女性的溫柔與細膩的情感。除詩歌與短篇小說外，還創作了大量的兒童文學作品，是一位頗受讚譽的兒童文學作家。

主要作品有《大海之日》（1947）、《被分割的時間》（1954）、《第六冊書》（1962）、《事物的名稱》（1977）等多部詩集和《海的孩子》（1958）、《範例短篇小說集》（1962）、《青銅色的少年》（1965）、《大地和海的傳說》（1984）等短篇小說集和兒童文學作品集。

《主教的晚餐》選自1990年出版的《範例短篇小說集》（第23版）一書。

主教的晚餐

一

古老的白色房屋十分高大。它的前面是個四方形的院子。右邊是片柑樹林，一條清泉日夜流淌。左邊是個黃楊樹圍繞起來的花園，潮濕而陰暗，裏面種植着山茶，設有用瓷磚裝飾的長櫈。

正牆中間，一條長滿苔蘚的花崗石臺階自上而下，正對着院子另一邊面臨公路的高大正門。

大房子後身朝西，窗臺下面是一片片菜園和田野。一條河水流經綠色的稻田。遠處青山連綿起伏，有時候午後的山頂會呈現出一片紫色。

被開墾成梯田的山坡上都種植上了葡

萄，優質的葡萄酒就出自那些貧瘠的土地。土地愈是貧瘠，葡萄酒的味道就愈加醇厚。葡萄酒婉如一首詩歌，裏面留存着鮮花和土地的芳香、冬季的嚴寒、春季的溫煦和夏季的熾熱。據說，用那些山坡上生產出來的葡萄釀成的酒如同一首絕妙的詩，永遠也不會衰老。右邊，在稻田和群山之間，生長着沙沙作響散發出陣陣芬芳的灌木林，每當秋季來臨，就變得一片金黄。

然而眼下正值冬季，一個憂傷而寒冷的冬季。狂風吹散了從矮小貧寒的房舍上空昇起的縷縷藍煙。道路一片泥濘，一聲悠長的啜泣彷彿沿着路面跑動。

客廳裏，大房子的主人站在燃燒着的壁爐旁，週圍全是他邀請來的客人：堂、表兄弟姊妹和一些鄰居。主人沉默不語，並不理會客人們的談話。他正在思考，正在反復掂量着自己的理由，爲自己作出的起訴和判決進行辯護。只差主教——最後的一位客人未到達。

主人有件事想求主教幫忙，恰恰因此他才邀請主教前來晚餐。也正是因爲這個緣故，在等候主教光臨的同時他反復進行琢磨，爲他將要提出的要求準備理由。

在這塊安定的土地上，在這片順從的地區內，他和他的父親及其先輩們行使着一種無可爭議的權力。從前這裏一直秩序井然，而現在卻出現了一顆抗爭的種籽。

這抗爭的種籽就是新任教父。這位年輕的瓦爾辛教堂神甫身穿一件破舊的教士長袍，頭髮迎風擺動。瓦爾辛是個貧窮的小村莊，那裏居住的都是些葡萄園的刨坑工。很久以來，瓦爾辛就是一個貧窮的村莊，並且總是愈來愈加貧窮。很久以來，瓦爾辛的神甫們就耐心地接受了其教民們的貧窮狀況，並且總是愈來愈加耐心。可這位新任神甫卻談論什麼公正，一種並非大房子的主人

所主張的公正。大房子的主人認爲，神甫的影響正日復一日、週復一週、月復一月地漸漸擴大，其存在本身就猶如是對他的一種指責，一個戳向他的指頭，一把刺中他的帶着烈火的利劍。在他的家裏，其世世代代的主人都是榮譽、美德、秩序和公正的象徵。現在他認爲，這位瓦爾辛教區的神甫的每一個舉動都是傳喚他去接受審判，要他對那些口吐鮮血的肺結核病人、無依無靠的老人、骨瘦如柴的兒童、精神病患者以及在街上行乞的盲人和癩子負責。

後來，他與一個佃户在賬目問題上發生了矛盾，瓦爾辛教區的神甫爲這個佃户進行了辯護。

"神甫，"大房子的主人說，"我認爲你要管的是祈禱的事，而不是賬目的事。精神道德方面的問題歸你來管，現實問題則由我來處理。我請求你讓凱撒去負責凱撒應該負責的事情。我在你的教堂裏從不發號施令，而只限於參加和支持而已。我們正在討論的問題應該由我來負責處理，這是世俗世界的事，是個物質方面的問題，是個現實問題。"

"我們自己忍饑挨餓，"神甫回答說，"可以說是個物質方面的問題，而別人忍饑挨餓就成爲一個精神道德方面的問題了。"

矛盾不僅繼續存在，而且日益加深。上了年紀的大房子的主人已經習慣於發號施令和佔有一切。他過着舒適安逸的日子，通過種種優勢獲得大量收益，在他看來，這一切均屬天經地義，是構成和平與秩序的神聖原則。正因爲如此，他才邀請主教前來晚餐，以便向主教闡明自己的理由，提出公正的要求。不過要指責他的對手絶非易事。瓦爾辛教堂的神甫過着清貧廉潔的生活，誰也不能否認他是一位好的神甫。他的虔誠有目共睹，他的仁慈美名在山區梯田廣爲傳誦。他讓身穿帶有血跡的破衣爛衫的肺結核病人在他的餐桌邊入座，還走進麻瘋病人的家裏去看望他們。人

們都説，他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拿來奉獻給別人，甚至在家裏接待流浪漢。日子一天天地過去，他那張被每日作出的艱苦犧牲雕刻而成的面孔，他那雙被苦難的影像穿透的眼睛，他那削瘦的雙肩，他那雙因日曬雨淋而褪了色的教袍，他那雙因踏遍所有道路而磨損的短靴，所有這一切，都漸漸使他成爲瓦爾辛貧窮和苦難的象徵。

從某種程度上講，大房子的主人因爲其對手的微不足道而感到難堪。他不習慣於戰鬥，而只習慣於發號施令。已有其他人爲他進行了戰鬥並取得了勝利。然而，一旦他本人不得不去進行戰鬥的話，那麼至少他情願他的對手也要如同他一樣的强大有力。這麼一個瘦骨嶙峋没有戰鬥力的對手使他感到羞赧。

最初他認爲，神甫的態度乃是一個窮人的兒子進行反抗的表現。

但後來大房子主人得知：神甫是他某些遠親中的遠親，其臉上所以書寫着的饑餓二字並非由於遺傳，而是因爲他自己願意如此。他拒絶在富人中間取得自己的位置，反而到窮人之中去佔據一席之地。這些消息並未能使大房子的主人感到興奮。

因爲他一直聲稱："一切權力均來自上帝。"而且認爲，一位神甫因此應該尊重所有業已建立起來的權力，尊重金錢和社會地位這些權力的表現形式。他覺得，一個人拒絶家人的遺產而去與窮人爲伍同樣是不能允許的。一個出身不錯的男人如果要當神職人員，就應該去當主教，當教皇使節甚至教皇，至少也要成爲教廷的官吏，而永遠不會是一個山區小村莊的神甫。

年輕神甫的態度在他看來乃是一種背叛行爲，因此使他產生反感。

尚需補充的是，大房子的主人對飲食十分考究，熟悉各種葡

萄酒，是位很會享受的人。他反對禁慾主義者，認爲他們都是瘋子，都是野心勃勃的危險分子，缺乏人性，總是喜愛不合乎人之常情的東西。大房子的主人一直定期派人給瓦爾辛教區的神甫送去鷄、核桃、葡萄、梨等食品與水菓。可有人告訴他，現在這些東西没有按主人的本意被送上神甫的餐桌，而是分配給了瓦爾辛村子裏忍饑挨餓的窮人。他還得知，神甫把菜園裏的椰菜、葡萄架上的葡萄甚至母羊所產的羊奶都送了人，把所有的一切都送了人，因此他自己也如同一個吃不飽肚子的人，教袍和短靴破舊得令人感到臉紅。

這是對傳統和習俗的挑戰，已經不再是什麼美德，而是破壞秩序，是不遵守常規，是布爾什維克。

然而最糟糕的是禮拜日的彌撒。過去，大房子的主人總是心不在焉地在瓦爾辛教堂聽禮拜日的佈道詞。那些佈道詞總是勸誡人們要忍耐，要屈從，要寄希望於另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這些佈道詞與他毫不相干，從某種意義上講，對他來説哪個世界也不可能比現在的更加美好，因此他希望自己盡可能晚地到天國中去。由於這個緣故，當神甫們佈道的時候，任何東西都能使他分心：天花板上的繪畫可以使他分心，哭泣的孩子也可以使他分心。然後他便會去考慮諸如殺蟲劑、葡萄的收成、葡萄酒的出售等等事情，琢磨着生意上的種種問題。

然而現在他已不能再分心了。這位年輕的神甫總是大講什麼仁慈，而其所講的仁慈並非人們所熟知的那種對窮人進行適度的施捨。神甫所講的仁慈是莊嚴的上帝頒發的一道命令，是上帝用以穿透世人靈魂的一個赤裸裸的詞匯。

所有這一切，都使大房子的主人感到煩燥不安。望過彌撒回來，他連午飯都吃不好。神學並非他的專長，仁慈這一道新的命

令在他看來乃是我們這個時代新的和危險的思想產物。他有一種毫不懷疑的堅定信念，這種信念並不以《福音書》爲基礎——他從未讀過《福音書》——，而是以其受到的良好教育及其對已經形成的事物的尊重爲基礎。每逢週末他都要向窮人進行施捨，禮拜天則去教堂望彌撒。教堂有個專爲他設置的櫈子，他從未遲到過。他還保持了他們家族的傳統，在廚房一直爲窮人設置着餐桌，白天不論什麼時候，只要有乞丐敲門，都可以在這張餐桌旁吃上一頓飯。當然，爲了享用這頓施捨的飯菜，乞丐必須是外地人。倘若是當地人，那就必須是公認的真正的窮人。在當地，真正的窮人有失去了雙腿的盧西奥，没有了胳膊的馬努埃爾，瞎子金蒂諾，年已百歲的寡婦若阿娜·蘇爾達，加上瑪麗婭·洛卡。這些都是真正的窮人，都徹底喪失了勞動能力。佩德羅·達·塞拉有9個子女，每天挖石頭能掙15米爾雷伊①，他就不是真正的窮人，因爲他有工資，有勞動力。

因爲等級和衛生理由，供窮人吃飯用的是一張特別的桌子，以使傭人不可能接觸到窮人身上的泥巴、灰塵、髒物、臭味和種種疾病。在這個以大房子的主人爲首領的小小世界的等級當中，窮人同樣也有着自己的位置：比傭人略低一等，比狗略高一級。儘管如此，那也仍然是個不錯的位置：在湯盤前面，在麵包和葡萄酒旁邊，廚娘奉令總要放上一枚硬幣。

這所大房子就這樣一直保持着其自己的傳統。大房子是座相當漂亮的建築物，它外觀綫條簡潔明了，所用建築材料莊重質樸，白灰粉刷的牆壁上裝飾着瓷磚，正牆高大、明亮、筆直，其美觀壯麗之處恰恰在於間隔與體積的某種平衡，在於石頭和白灰的不

注：①葡萄牙過去的貨幣名稱。

加任何修飾。

然而房子內部有些東西已經打破了這種和諧。在暗色的老式傢具中，增添了金色的豪華傢具。一種奇異的新式富麗漸漸侵吞着陳舊、簡單和刻板的莊重格調。地毯遮住了木板地面，過份裝飾的窗簾與閃爍寒光的瓷磚和石灰粉刷的潔白牆壁格格不入。

特別是男女主人面色紅潤的漂亮肖像——端坐在一張曲形的長椅上，旁邊擺放着一個中國花瓶——，與其先輩們乾枯而色澤陰暗的肖像形成了苦澀的鮮明對比。然而大房子的主人卻沒有發現這種差異。他喜歡自己面色有如火腿肉一般紅潤、一雙手修飾得令人稱奇地位於其先輩們的身旁。他的祖先們幾乎全部集中在這裏：這位曾在 5 次戰鬥中負過傷，那位曾航行到海角天涯後來死於壞血病，這位乘船遇難於印度洋，那位被人告發受過酷刑，這位被俘而死，那位在流放中離開了人世，這位在塞烏塔戰鬥中失去了一隻眼睛，那位在迪烏戰鬥中失去了一條胳膊，還有一位被費利佩王朝砍去了腦袋。他的祖先們色澤陰暗的肖像幾乎全都集中在這裏，掛在這位從未失去過任何東西的大房子的主人的肖像旁邊。

每當陪同客人們從這些肖像前走過時，大房子的主人總要解釋說：

"每一代人都要在這裏留下他的肖像，這是我們家族的傳統，所以我把我的肖像也放了上去。我願意保持這一傳統。"

這些肖像使大房子主人的一位遠房親戚——家裏所有的人都稱他爲佩德羅表兄——感到十分有趣。

這位佩德羅表兄曾是該省貴族最後合法的代表，然而破產得也最厲害。他的祖父、父親以及他本人漸漸地把他們的住宅、土地和莊園賣給了大房子主人的祖父和父親，那裏擺放着的肖像也

隨之換了主人。不僅換了主人，而且還換了後代。

佩德羅表兄並不需要什麼肖像，因爲他本人那副刻板和乾瘦的模樣便恰似一副肖像。在這方面，他與大房子的主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後者膚色黝黑，面色紅潤，身材魁偉，一雙手又粗又大，十個短短的指頭顯得十分貪婪。

佩德羅及其父親和祖父的破產似乎總是令人有些無法解釋。他們不僅揮霍掉了他們的財產，同時也揮霍掉了他們的權勢。他們的才幹没有用武之地，彷彿他們與生活之間的關係產生了裂痕。他們在什麼事情上花費掉了他們的時間、精力和勇氣呢？他們爲什麼會破產？爲什麼會如此不幸？

佩德羅具有藝術家的敏感、發明家的才智和革命家的正義精神，然而他的一生卻一事無成。這是他自己的過錯還是其週圍生活環境的過錯呢？也許是因爲大房子主人的形象和許許多多其他主人形象使他在所有勝利面前厭惡地後退了？他的後退抑或意味着一種摒棄，一種近似形而上學的拱手相讓？

大房子的主人不關心這些問題，因爲這些問題與他毫無關係。在他看來，他的這些和靄可親、頗有教養的親戚只是用來作爲陪襯的失敗者，使他對自己和自己的先輩們更加敬重：他們能夠維持和增加家庭的財產，維持和提高家庭的社會地位。

確實，大房子主人的祖父與一位黑奴販賣者的女兒結了婚，他的父親與一位高利貸者的女兒結了婚，因此家裏的財富有了極大的增加，使得現在的大房子的主人可以與能左右一切的金融家們保持着密切的聯係，並成爲幾個董事會的董事。相反，佩德羅的祖父令全省人大吃一驚地與一位浪漫的女演員成了親，他的父親與一位破產程度與其一樣的女親戚成了親。佩德羅本人則没有結婚，他長得又高又瘦，總是在田野和昏暗的地方一個人漫步。

儘管如此，大房子的主人依然很喜歡這位親戚，因爲此人乃是他高貴血統的證明。佩德羅表兄到他家裏來吃晚飯，總給他產生一種某位肖像上的人物就坐在他的餐桌旁邊的感覺。

然而今天他没有邀請佩德羅表兄，因爲後者的政見頗具破壞性：主張民主和新聞自由，主張勞動者有罷工的權利，經常引用教義聲稱不支付勞動者合理工資乃是一種令人憤慨的罪行。這些主張使大房子的主人懷疑他可能是個共產黨，也使他明白邀請佩德羅表兄與主教共進晚餐是不相宜的，因爲顯而易見，佩德羅表兄必將爲瓦爾辛教區的神甫進行辯護。

大房子的主人以其驚人的現實態度精心安排了這次聚會：只邀請那些謹慎和可靠的人前來吃飯，這樣他就可以得到所有人的一致支持和讚同，至少也會保持沉默。

現在8點鐘已過，雨水有節奏地敲打着玻璃窗，而大廳裏面卻燈火輝煌，溫暖如春。彎彎扭扭的葡萄秧在壁爐裏熊熊燃燒，大房子的主人站在那些不會傷害他的客人中間，並不理會其他人的談話，而是倚在壁爐的石牆上，考慮着這次晚餐的目的：請求主教把瓦爾辛教區的神甫換到另一個地方去。他在琢磨着如何向主教開口，反復惦量着自己的種種理由。他不願意使自己的請求彷彿帶有心胸狹窄或是報復的色彩。他想清楚地説明，年輕神甫對社會秩序是一種威脅，而他，田野的主人，菓園的主人，松林和葡萄園的主人，維修得極好和粉刷得雪白的古老住宅的主人，繼承和購買而來的銀器的主人，老式傢具和新式地毯的主人，則是這秩序的代表。

儘管理由如此充分，可依然難於開口提出這一要求。

與此同時，主教乘坐着汽車已經上路。車燈照亮了山地道路

兩旁的水溝、灌木叢、破舊的小屋和每隔一段距離就會出現的莊園的大門。

烏雲密佈，見不到一顆星星，天黑得伸手不見五指。在泥濘路面上的汽車不斷地打滑。

毫無方向的狂風搖動着樹枝。主教陷入了沉思之中。

求人是件難事，特別是所求之人既有錢又有權勢那就更是難上加難。可是，他不去求那些既有錢又有權勢的人又去求誰呢?

主教確實有件事情要求大房子的主人，恰恰因爲這個緣故他才接受了對方的邀請。

他的教區裏一座最漂亮的屋頂倒塌了。這是十七世紀蓋成的一座教堂，在全省都頗爲有名，而且恰恰是大房子的主人的一位先輩派人修建起來的。在古代，當一位有權勢的人生病或是良心感到不安時，就許諾修建一座教堂，以求身體恢復健康或良心獲得寧靜。現在有各種藥物來醫治各種疾病，有各種理由來爲良心不安開脱，所以眼下有錢的人已經不再希望女神修建教堂。現在對窮人和富人來説疾病已經不再是一碼事了。由於有了攝生法、化驗、X光照相、臨診、催眠術和維生素，一個有錢的人的健康幾乎可以得到保證，資産階級的信念又消除了良心的種種不安，所以希望女神已變得毫無用處了。

因此，主教徒勞地想在城裏大人物中間搞出一個捐款名單來。信徒們的捐款僅夠重修主祭臺用，而無法修復屋頂，所以希望女神教堂繼續處於倒塌狀態。

正因爲這個緣故，主教決定去找大房子的主人，請他捐出尚缺的一百康托①來修復教堂的屋頂。對主教來説，要求一筆這麽大

注：①葡萄牙貨幣單位。

數額的捐款實在是太難開口了。大房子的主人的確是位德行高尚的男人，但是，誰能相信一個德行高尚的男人的慷慨呢？德行高尚的男人都是明智而謹慎的。把慷慨作爲美德本身就不是明智之舉，是與謹慎之人的習性相對立的。只有瘋子和神靈才是慷慨的。因此，當汽車在一片夜色中行駛時主教慢慢地搖了搖頭，對他的請求能否被大房子的主人所接受深表懷疑。

然而主教記得，大房子的主人如同古代的法利賽人一樣，既然表面上是個德行高尚的人，所以就必然是個愛虛榮的人。這些人精心地爲自己樹立好名聲，以便成爲衆所週知的傑出人物。毫無疑問，大房子的主人十分熱衷於維護自己家族的形象，而這座倒塌的教堂是三個世紀之前他的一位先輩修建起來的，因此對這件事他將不會無動於衷。也許他的虛榮心可以使教堂的屋頂得以修復。

主教已經上了年紀，對世事已感到厭倦。汽車沿車燈照亮的山區崎嶇道路向前行駛，坐在裏面的主教想道：

“把希望寄托在人們的虛榮心上實在太可悲了。”

他突然決定不向大房子的主人提出這一要求。

然而魔鬼卻瞅準機會，決定插手了。

片刻之後，主教來到了白色的大房子前。汽車開進大門，車燈照亮了前方漂亮的花崗石臺階。汽車拐了半個彎，車燈的亮光沿着雪白的正牆掠過，照出了棱角分明的窗户。

在由牆壁和石塊構成的古樸之美面前，主教的心靈再一次被打動了。

陰雨綿綿，一位傭人拿着一把雨傘走下臺階。主教下了車，用手扶着滿是苔蘚的花崗石扶石，邁着緩慢而沉重的腳步走上臺階，

進到燈火輝煌、溫暖如春的房間裏面去了。

男女主人已經在空蕩蕩的進口處等候着他的光臨。進口處的牆壁上裝飾着藍色瓷磚，瓷磚拼成的圖案描述着虛構的田園詩一般的狩獵故事，上面畫有獵人和野鹿，樹木和飛禽，許多細節相當逼真。3個人按慣例互相問候一番之後便朝客廳走去。客人們停止了談話，起身前來與主教寒暄。

剛剛互致完問候，就從外面傳來一聲巨響。

大廳裏一陣短暫的混亂之後，人們紛紛跑到窗口，看到院子裏有一輛亮着車燈的黑色豪華大驕車撞到了大門右邊的立柱上。

衆人不禁大吃一驚。大廳裏有人發問。大家一致認爲，準是汽車輪胎在泥濘路上打了滑。接着又一致說道：

"需要下去看看是否有人受了傷。"

就在這個時候，汽車的前門開了，司機下了車，打開了後面的車門。

從後門走出了一位個子高高、腰板挺直的男人。此人身穿一件深色大衣，頭上戴的帽子帽沿向上翹起，全然一副大人物的神態。

雨愈下愈大，可這位男人卻不緊不慢地向前望了一眼，然後慢慢地穿過院子，彷彿雨水不會淋濕他似的。

傭人拿着雨傘早已跑下臺階，大房子的主人也趕忙來到門口。

陌生人的身影剛出現在門檻，大房子的主人便伸出雙臂作出個很大的手勢表示歡迎。

陌生人說出了自己的名字。這是一個聽到後令人高興的名字，一位極其顯赫的大人物的名字。

"我的汽車在路上打了滑，"這位大人物說道，"撞到了你的大門上。"

大房子的主人立刻派人到下面查看，讓汽車開進院子，並叫人打電話給附近城市的一個汽車修理站，要求派個機械師前來進行修理。可是從城裏開車來需要半個多小時才能趕到，因此大人物被邀請共進晚餐。

新來的客人立刻使所有的人都感到十分愉快。此人皮膚黝黑，高高的個子，略顯得有些瘦削。他的年齡如同生意發展到頂峰的商人一樣難以確定：看上去並不老，但又彷彿從未年輕過。

"十分和靄可親。"表姊安娜低聲對表妹瑪麗亞娜說道。

"確實如此。"瑪麗亞娜也頗有同感。

只有主人的兒子不喜歡這位新到的客人。他注意到此人的影子特別的大，佔據了整個天花板，動來動去的，彷彿一條大章魚。不過這種情景只有孩子才能看到。

當大人物問主人的兒子叫什麼名字時，他一本正經地回答說：

"我叫若昂。"

接着便問新來的客人：

"你的影子爲什麼那麼大呢？"

客人沒有回答他的提問，笑了笑又向他問道：

"幾歲了？"

"9歲。"

"你年紀還很小。"

若昂又去看天花板上碩大的身影，然後重新面對着他說道：

"我不喜歡你。"

客人再次笑了，重復說：

"你年紀還很小。等你長大了，也許你會成爲我的朋友。"

大人物的光臨使晚餐的氣氛變得熱烈起來。新來的客人成了衆人矚目的對像和談話的中心，他對問題的明智看法博得了人們

一致的讚賞。當晚餐快要結束時，話題集中在了當代的問題上，所有的人都側耳聆聽他的講話：

"當代是個充滿危機的時代，我們都受到唯物論的支配，連本應只由唯靈論主導的鄉下我們也經常聽到人們談到物質問題。莎士比亞、卡蒙斯①、但丁講的都是人類靈魂的問題，而今天的詩人們卻討論工人的工資和各個國家的生活水平。人不僅僅需要物質，同樣也需要精神，可我們的時代卻只看到物質問題。當代是一個騷亂的時代，人們卻不肯接受這一點。忍耐和順從這兩個詞已然失去了意義 。這個時代的人希望上帝的王國屬於現今世界，這就是騷亂的罪過。嚴重的是，這種騷亂精神在藝術、文學、科學、哲學以及報刊上均有反映。但最爲嚴重、真正令人大吃一驚的是，我們看到這種唯物論和騷亂精神不僅腐蝕了天主教徒，甚至也腐蝕了神甫。"

"教會不能不關心社會問題。"主教插話說。

"同意，完全同意。"大人物繼續說道，"我很瞭解教會的主張。教會設在世界上，就不能不關心社會。不過教會的任務是崇高的，它的責任是引導世人走向他們的永恒歸宿。'凱撒乃凱撒，上帝乃上帝。'這是基督在一個被佔領的國家所講的話。教會不該堅持去解決物質方面的問題，況且其解決辦法總是不完美的，暫時性的，没有把握的。"

"慈善是教會的戒律，這是十分清楚的。"主教說道。

"但是卻有許多種解釋方式。"大人物繼續說道，"我認爲，當今許多人對此存在誤解，即只知道物質方面的慈善，說什麼人只靠麵包生存。請您看一看，工人階級的'神甫們'都幹了些什麼。

注：①葡萄牙最著名的詩人（1524—1580）。

我們無需扯得這麼遠，就在我們基督教徒之中，甚至包括神甫，也能看到有些人講起話來就跟共產黨一模一樣。”

“完全正確！”大房子的主人插話說。他想到了瓦爾辛教堂的神甫，一心希望話題能轉向到這位神甫身上。

但是大人物繼續講了下去：

“當今時代只把希望寄托在解決物質方面的問題上，這是一種可悲的希望。今天我看到了一個場景，一個帶有象徵意義的場景，使我感到非常難過。我從一座教堂附近經過，這座教堂名叫希望女神教堂，是十七世紀的一座漂亮的建築物。天主教徒們現在討論住房問題，可是卻聽憑上帝的住房倒塌。主教先生，這個場景是今天我在你的教區裏看到的。”

主教像犯了過失似地臉一下子變得通紅。他回答說：

“真的，這是真的。希望女神教堂的確倒塌了。請您相信，這是我最掛牽的事情之一。我需要想出辦法來，但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必須得到那些的確能幫助我的人來幫助我。”

“確實如此。”大人物説道，“我們應該不惜一切代價保存過去的遺產。當今世界一片混亂，但是在這裏，在我們的國家，秩序還能戰勝混亂。”

“完全正確！”康塞桑表姊說道。

她就坐在大人物的身旁。

她對大人物欽佩得五體投地，對他講的每一個字都打心眼裏表示贊賞。康塞桑表姊今年60歲，是個寡婦，其財產在當地首屈一指。她對宗教十分虔誠，並且富有戰鬥精神。然而她的真正的福音書卻是《新聞日報》。她膝下沒有子女，各種慈善活動都由她出面組織。她的名字在所有慈善團體的名單中均列在首位，還擔任着編織會會長的職務。該會的女會員們每週在康塞桑表姊家裏

聚會一次，一邊説長道短，一邊爲窮人進行編織。下午對她們來講十分輕鬆愉快，只因爲要吃茶點才中斷活計。茶點相當豐盛，足夠佩德羅・達・塞拉幾個饑腸碌碌的孩子吃上一週。

康塞桑表姊開始向大人物解釋編織會是怎麼一回事。大人物對此甚表贊賞。談話是令人愉快的。

大房子的主人興高彩烈，新來客人的發言完全符合他的心意。

這位大人物所講的話恰恰是他此刻需要聽到的話。現在他已不再遲疑猶豫，不再顧慮動搖，而是下定了决心：晚餐結束之後，他將要求主教把瓦爾辛教堂的神甫換到另一個地方去。

大房子的主人心情安穩下來，腦子裏有了準譜，高興地環視了一下自己的週圍。

葡萄秧在壁爐裏熊熊燃燒，安裝在鏡框上的燈光照亮了鷓鴣、葡萄和檸檬等靜物寫生畫，餐桌上的蠟燭閃閃發亮，半明半暗的陰影在高高的天花板的角落裏不停攪動。大房子的主人喜歡與客人們一起進餐。最令他高興的事情莫過於把飯菜拿給那些並没有挨餓的人來吃。他感到自己主宰着餐具和客人，從未像哪一天如此愜意過。銀製羹匙的重量是穩固的。他的王國也是穩固的。瓦爾辛教堂的神甫只不過是一個可憐的影子，一個消失在乞丐和懸崖峭壁之間的幽靈，虛假而抽象，彷彿一種並不屬於當今世界的觀念。

晚餐行將結束，客人們都在高談闊論，嗓門越來越大。傭人們圍繞着餐桌轉來轉去地忙個不停。

人們急速的話語使主教感到有些發獃。他擡頭看到了天花板上的暗影，低下頭來則看到了面前餐桌上擺放着的麵包和葡萄酒。

晚餐之後，大房子的主人把主教和大人物領進一間小客廳，3個人一起坐下來開始喝咖啡。

大人物重新談起希望女神教堂的事情。主教說，這個教堂是大房子主人的一位先輩修建的，然後便提出了屋頂倒塌問題。大人物立刻捐獻出 50 康托，大房子的主人則捐獻出所需的另外 50 康托。緊接着，後者便向主教提出瓦爾辛教堂神甫的問題。大人物支持大房子主人所陳述的理由。主教承認，年輕神甫在佃户問題上的態度是輕率的。大房子的主人繼續指責年輕的神甫，大人物則繼續支持他的指責。主教最後答應把瓦爾辛教堂的神甫換到另一個地方去。

大房子的主人拿出一張支票。大人物拿出了另一張支票。

瓦爾辛教堂的神甫就這樣因爲一個屋頂而被出賣了。

誰也没講出交易和出賣這類字眼，誰也没說出刺耳的話語。但是，當 3 個人站起身向大廳的其他客人走去時，主教的心緒紛亂而沉重。他彷彿被捲入了一場交易之中，對這種交易又並不懂行，結果讓一個伶牙俐齒的律師所說服，買下了他並不想購買的，賣出了他並不想售賣的。

上帝對主教深表同情，因爲他孤單一人，慘遭失敗，不會反駁人世間的主人們那些花言巧語。

二

牆上的掛鐘噹噹地敲響了 10 下，一個窮人在廚房的門上篤篤地敲響了兩下。

廚娘熱圖魯德斯開了門，原來是一個無精打彩的男人。廚娘不認識他，也没有必要知道他是誰：窮人一個。

廚娘本想對他說，你來得太晚了，做晚飯已經讓她忙活了許久，到現在還没有清洗餐具和收拾廚房。不過主人吩咐過她，家

裏還亮着燈的時候，只要有窮人來敲門，都要做飯給他吃。

所以她說：

“進來吧。”

接着又說：

“别把地面弄髒了。”

這個要求根本無法做到。乞丐濕漉漉的衣服正在往下滴水，踩在方磚鋪成的地面上的一雙赤腳也全是泥水。

“晚上好。”來人招呼道。

“晚上好。”上了年紀的女傭若阿娜對他的招呼作了回答。

若阿娜坐在火邊，背上披着一條黑色的圍巾，一雙藍色的眼睛没有光澤，彷彿歲月已然使它們褪了色。

熱圖魯德斯没有回答來人的招呼，毫不掩飾地望着乞丐破衣爛衫滴下來的雨水。

“到火邊這兒來烤烤衣服。”若阿娜說。

熱圖魯德斯怒氣衝衝地轉身對老女傭說：

“你没看見他會把整個廚房都給弄髒，把整個地面都給露上泥水嗎？”

然後她轉向來人，用手指着給窮人們吃飯用的石桌前擺放的櫈子，說：

“那兒才是你該待的地方。”

來人朝廚娘指的地方走去。每走一步，都在方磚鋪成的地面上留下了印痕。

熱圖魯德斯用謹慎的目光望了一眼堆放在粉紅色石桌上面的銀製羹匙和淺盤，看到乞丐與銀製餐具之間有着足夠的距離之後才說：

“坐吧。”

來人坐下之後，她又說道：

“我去把湯熱一熱。”

她拿起放在身邊的一口粗製大鍋，把它放在了爐火上面。

接着又切了一塊麵包，倒了一杯葡萄酒，然後把麵包和酒放在來人面前。

這時候來人說道：

“我有事要見主人。”

“這兒每逢星期六才進行施捨。”熱圖魯德斯回答說。

“可我今天就必須要見主人。”來人又說。

“今天不是星期六。不單不是星期六，而且天色也晚了。不單天色晚了，而且家裏還有客人。今天有主教在家裏作客。除了主教，還有一位比主教更加重要的先生。”

“可我今天晚上就必須見到主人。事情非常重要。”

“重要的事情該由重要的人物去管。”熱圖魯德斯說道，“你別頭腦發昏。難道你想讓主人現在到這兒來見你嗎？想都甭想！”

外面的狂風暴雨似乎更加猛烈了。

通向過道的門打開了，走進來一男一女，兩個都是在客廳裏服務的傭人。男的手裏端着一個托盤，上面放着喝咖啡的小耳杯。女的端着的托盤裏放的是酒杯。

“晚上好。”來人向他們招呼說。

“晚上好。”兩個人回答道。

他們放下托盤，廚娘立刻開始刷洗杯子。

男傭人看着窮人說：

“今天我們的客人可真多。大廳裏有客人，廚房裏也有客人。”

來人站起身，向男傭人邁近一步，對他說：

“你聽我說……”

“你别挪動地方。”廚娘打斷了他的話，“你看你把我的廚房全弄髒了。”

來人回到原處，轉身對男傭人說道：

“請你聽我說，聽我說！我必須要見這家的主人。你去大廳告訴他，要他到這裏來一趟。”

“我已經對他說過，”熱圖魯德斯對男傭人解釋道：“今天不是星期六，今天我們這裏有客人，可他連這麼簡單的事情也搞不懂。”

“喂，”男傭人走近窮人，對他說，“你見過一位先生丢下大廳裏的客人不管，卻到廚房來見一個要飯的這種事情嗎？你忍耐點吧，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該怎麼辦就怎麼辦，我們必須要忍耐。”

來人轉向在大廳裏做事的女傭人，對她說：

“我求求你啦，請你上去對主人說，我今天必須見到他。”

“主人吩咐過我，大廳裏有客人時，絶對不能去傳遞口信。做什麼事都要有個規矩。”

遠處開始響起雷聲。

熱圖魯德斯從櫃櫥裏取出一個盤子，把勺子伸進鍋裏，舀上湯倒進盤子。

然後她走近窮人吃飯用的桌子，放下盤子，對來人說：

“坐下來，喝湯吧。”

來人滿臉倦意地坐下來，但並没有開始用餐。

通往過道的門又開了，走進一個在房間裏幹活的女傭人。

她顯得很不高興。

來人對她說：

“晚上好。”

她聳聳肩膀代替回答，接着便問照管用餐的女傭人：

“你把大衣櫃的鑰匙放在了什麼地方？”

“在熨衣服的房間裏。”另一個女傭回答道。

在房間裏幹活的女傭人嘆了口氣，坐在一張櫈子上，抱怨說：

“天都這麼晚了，我還有活兒要幹。”

“怎麼回事？”廚娘問。

“他們邀請了一位新客人，是個大人物，要在這裏住下來。天都這麼晚了，我還要整理房間，收拾牀鋪。”

“大概真是一位大人物。”熱圖魯德斯說。

“一眼就能看得出來。”照管用餐的女傭人說，“當他講話的時候，彷彿主宰着一切。”

“請你聽我說，”窮人說道，同時站起身，朝在房間裏幹活的女傭人邁出一步。

廚娘再次打斷了他的話：

“坐在那裏別動，不要再弄髒我的廚房。”

接着便轉向在房間裏幹活的女傭人，又一次解釋說：

“這個人今天要見主人，而且馬上就要見。我已經對他說過，這根本不可能，可他聽不懂。”

“你聽我講！”來人轉向在房間裏幹活的女傭人說：“我求你一件事：你去把主人叫來。”

“我是在房間裏幹活的女傭人，我沒有得到去大廳傳遞口信的吩咐。這件事不歸我管。”

一陣雷聲彷彿就在附近炸響。一道閃電照亮了玻璃窗，從山的那邊又傳來一個響雷聲。大家都在胸前劃起十字來。

“窮人真是可憐！”老若阿娜原地未動地說，“人們總能找到一個理由對他們說不行。窮人忍饑挨凍，尤其還孤苦伶仃。要是我還年輕的話，我就上去替你去求主人。可惜我老了，爬不動樓梯

了。”

“即便你去的話，也没有人理睬你。”熱圖魯德斯惡狠狠地說道。

接着轉身朝來人說：

“你别再提這個要求了。你已經看到，誰都不會答應你。”

又一道閃電亮起，把外面的花園照得格外蒼白並改變了形狀。緊接着便響起了一個巨大的雷聲，震得房子連同地基一起顫動。

電燈熄滅了。黑暗中只有爐火閃閃發亮。傭人們在胸前劃起十字來。

熱圖魯德斯趕忙劃着了一根火柴，點燃了兩支蠟燭。

“給我一支。”男傭人說，“我得趕快到上面去，把燭臺的蠟點着。”

廚娘給了他一支蠟燭。男傭人走了。在大廳裏幹活的女傭人和整理房間的女傭人也跟着走了。

熱圖魯德斯從一個櫃子裏取出一個小燭臺，把蠟插上去，放在廚房中間的大桌子上面。

雨點拼命地敲打着玻璃窗。雷聲一陣比一陣厲害。藍色的閃電照亮窗口，隨即又消失在黑暗之中。滚滚的響雷震撼着大地。

“上帝保祐!”老若阿娜說，“炸響的霹雷就在我們的頭頂上面。”

熱圖魯德斯打開一隻抽屜。

“你想幹什麼?”老若阿娜問。

“我燒點迷迭香，據說管用。”廚娘回答說。

她從抽屜裏取出一把乾迷迭香，扔進火裏。

然而閃電的光亮再次透過玻璃窗，響雷再次使房屋震顫。

“我們來唸誦讚主詞吧。”若阿娜說。

“你唸吧，我不會。我們這一代人不興這一套。”熱圖魯德斯回答説。

於是，在雨點的敲打聲中，在狂風的怒吼聲中，廚房盡頭響起了若阿娜蒼老、疲憊和顫抖的聲音。

我的靈魂在讚頌上帝。

我的靈魂極度興奮，上帝啊，我的救世主。

因為上帝低頭用目光打量了他的卑賤的奴僕，從今往後，世世代代的人都會稱我為得天獨厚的幸運兒。

至高無尚的上帝賜我萬幸。聖主就是你的名字。

你的仁慈將福及世代敬畏你的人們。

若阿娜突然停了下來。

“唸完了嗎？”熱圖魯德斯問。

“没有，没有唸完。我老了，把後面的禱詞給忘了。”

這時候，從廚房的另一角，響起了坐在供窮人吃飯用的桌邊的那個男人的聲音，他接着唸誦道：

“上帝顯示了自己臂膀的神力，驅散了那些在心底形成了傲慢思想的世人。”

“他把有權勢的人拉下寶座，而把卑賤者的地位提高。”

“他讓饑腸轆轆的窮人佔有財富，而把富人一無所有地攆走。”

電燈熄滅的時候，大房子主人的兒子若昂正在過道上。他向大廳裏所有的人道過晚安之後，正向自己房間走去。

他一個人在黑暗之中，靠在了牆上。閃電不時亮起，他看到外面陰沉的夜色中出現了一個陌生而神奇的藍色花園。神秘莫測的美麗景色和狂風暴雨的吶喊聲使他驚獃了。他先是一動不動靜

靜地傾聽了一段時間，緊接着就開始害怕起來。在狂風暴雨中他感到了孤單。他本想朝大廳跑去。可是卻想起了客人的那巨大身影。於是他更加害怕了。在一團漆黑之中，他不敢見到那位陌生的客人。他更加用力地緊靠在牆上喊叫起來。這時候在過道盡頭出現了一個亮光。

原來是手裏擎着蠟燭的傭人安托尼奥和兩個女傭人從那裏經過。若昂朝他們跑去，跟在了他們的後面。

傭人們走進餐廳旁邊的食品間。

安托尼奥點亮了兩支大燭臺，說：

“我從來没聽過這麼響的雷聲。”

“我也從來没見過一個窮要飯的想讓主人到廚房來見他的這種事。”負責收拾房間的女傭人說。

“怎麼回事？”若昂問。

“廚房裏有個窮要飯的，他想讓我們把你爸爸叫來跟他談話。”

“那你們怎麼没去叫呢？”

“因爲幹什麼事都要考慮地點和時機。”

“他是個什麼樣的人？”

“和其他窮人一樣，和瓦爾辛這個地方的人一樣。”

“給我一支蠟燭。”若昂說，“我想去見他。”

女傭人給了他一支點着蠟的燭臺，若昂拿着走了。

當他打開廚房的門時，看到供窮人吃飯的桌邊坐着一個人，一張年輕的面孔顯得很是疲憊不堪。正如負責收拾房間的女傭人儒莉亞所說的。這個人和瓦爾辛這個地方的人一模一樣。若昂彷彿早就認識此人似的。

他舉着蠟燭，朝那個人走去。當來到那個人跟前時，他小聲緩慢地招呼道：

“晚上好。”

“晚上好。”那個男人答道。

接着便是一陣沉默。雷聲彷彿遠離而去，暴雨也停了下來。

“不再打雷了。”若昂説。

“不再打了。”

“你就是讓人去叫我爸爸的那個人嗎？”

“是的。”

“你想見我爸爸？”

“我想讓你爸爸來見我。”

“你叫什麼名字？”

“你告訴你爸爸，就説我是從瓦爾辛教堂的神甫那邊來的。”

若昂再次默默無聲地打量着這個男人。他把蠟燭舉得高一些，以便看得更加清楚，然後説道：

“我去叫我爸爸。”

當若昂來到樓梯最高處時，電燈突然亮了起來。他吹滅蠟燭，把燭臺放在一張桌子上，朝大廳走去。

他走進大廳，擡眼四下張望。大人物的影子仍然在順着牆壁向上爬動，佔據了整個天花板。可以説他完全控制着這次聚會。

在壁爐的一角，愜意地享受着葡萄秧燃燒散發出來的溫暖，巨大影子的主人正和主教以及大房子的主人進行交談。

“爸爸，”若昂叫道，“廚房有個窮人想和您談談。”

“現在不行。你告訴他，要他星期六來。”

“必須是今天，他有重要的事情要找您談。”

“什麼事情會那麼重要呢？”

若昂不知如何回答。

“你爲什麼不去見見他呢？”主教向大房子的主人問道，“一個

窮人總是來自上帝的身邊。”

“下面廚房的那個人說，”若昂解釋道，“他是從瓦爾辛教堂的神甫那邊來的。”

大房子的主人臉色一下子變紅了。他盯着兒子，清楚而生硬地説道：

“你告訴他，瓦爾辛教堂的神甫早已知道我只在星期六接待窮人。讓這個人星期六再來。”

“爸爸，”若昂再次央求他說，“你現在就去見見他吧。”

“不行。”大房子的主人回答說。

若昂離開大廳，回到廚房。

他默默無聲地盯着那個窮人看了一陣兒。雨已經停了，廚房裏只有熱圖魯德斯洗鍋發出來的響聲。若阿娜在一個角落裏用沒有光澤的眼睛出神地望着爐火。

若昂終於說道：

“我爸爸不肯來。我央求過他，可是他不肯來。”

“謝謝你。”那個男人說。

“什麼時候我能再見到你呢?”若昂問。

“你到瓦爾辛來看我吧。”那個男人回答道。

說完便站起身來，道過晚安就出了門。若昂看到他消失在黑暗之中。與此同時，一股溫和的芳香由潮濕的花園通過打開着的門傳進了廚房。

熱圖魯德斯走近供窮人吃飯的桌子，想把杯子、羹匙和盤子收拾走。

“看那，”她喊叫起來，“剛才那個人根本沒有動吃的東西!”

“啊!”老若阿娜邊說邊擡起頭來，彷彿突然間醒過來似的，“上帝同樣拒絕了該隱所送的東西。”

“你講的是怎麼回事?”廚娘問道。

“那是創世初期的一個故事。”老若阿娜說,“講的是亞當和夏娃的兒子們的事情。兩上兒子一個叫該隱,一個叫亞伯。該隱殺死了他的弟弟亞伯。”

三

半小時之後,主教的汽車行駛在公路上。他神色憂傷,心情沉重,腦海裏浮現出瓦爾辛教堂神甫的形象。

大房子的主人和大人物用他們絕妙的方式和符合邏輯的理由把他弄得頭昏腦漲。他老了,已經沒有智慧和力量去進行戰鬥,對世界頗感厭煩。他的朋友乃是他的敵人,而他的敵人要比他强大得多。他的頭腦一片昏黑,在世人中間倍感孤獨,而上帝又彷彿在永遠地躲避着他。車燈照亮了黑暗中滿是泥濘的道路,在兩側一排排光禿禿的樹木中間顯得異常凄慘寒涼,嚴冬剝奪得它一無所有,夜色籠罩得它漆黑一片,此情此景彷彿是對主教心靈的逼真寫照。

汽車駛出山區的彎路,進入一段筆直的路面。

車燈照出了遠處一個人的身影,一個男人的孤獨身影,正沿着路邊向前行進。

當汽車從這個人身邊經過時,主教對司機說:

“停車,我們把他捎上。”

司機搖開玻璃窗,招呼路邊的乞丐說:

“喂,你到哪兒去?”

那個人走近汽車,回答說:

“我到瓦爾辛教堂神甫的家裏去。”

“啊，你是從大房子那裏出來的？”

“是的。”

主教打量了他一眼。此人與其他許多人並沒有什麼兩樣，都能使人聯想起瓦爾辛地區的人：破舊的衣服上霑滿泥巴，臉上打印着饑餓的標誌，雙手做出一種忍耐的姿勢，一種極其古老的忍耐姿勢。突然，老主教覺得，人世間的種種遺棄、苦難和孤獨，都集中在那個男人的臉上與他正面相望。正面地望着這一切絶非一件容易辦到的事情。

正因爲如此，主教低下了頭，說：

“瓦爾辛離這兒很遠，去那裏的路又很難走。路面都成了泥塘，暴雨使山路滿是大的石塊。你跟我走吧，今晚就住在我家裏。”

乞丐没有回答。

當主教擡起頭時，眼前只有一片漆黑的夜色。

“喂，你在哪兒？”主教呼喚道。

没有人回答。

老主教趕忙走出汽車，四下張望和側耳細聽。路上和田野裏看不到一個人影，也聽不見任何腳步聲。他讓司機去尋找那位乞丐，可是司機也没有能夠找到。主教的兩隻腳深深地陷進泥濘之中。月亮從浮雲中間冒了出來，可月光只照出了空曠的原野，卻不見一個人影正在離去。四週是死一般的寂靜。

主教用手捂住了臉，試圖從内心認出他剛才所遇的那個男人。過了一段時間之後，他把手從臉上挪開，小聲說道：

“剛才我做的那件事必須要推翻。”

他鑽進汽車，對司機說：

“我們調頭回去。”

當他們回到大房子時，裏面依然亮着燈光。這個時候大門口響起的汽車聲音不禁使人們大吃一驚。

一名傭人跑下臺階前來開門。鑰匙吃力地在鎖眼裏轉動，大鐵門的合頁發出了低沉的吱吱聲。主教的汽車開進大門，穿過院子，停在花崗石臺階前面。

大房子的女主人從窗簾中透過玻璃窗朝外望去，急於想知道深更半夜的來客是誰。

"主教又來了！"她驚恐地喊叫起來。然後趕忙去告訴丈夫。

老主教弓着腰吃力地沿着臺階拾級而上。他腳步沉重，一隻手顫抖着扶在長着苔蘚的欄杆上，一雙鞋霑滿了泥巴。

當他走完最後一個臺階時，男主人和他的妻子已經在進口處等候他了。

夜光使藍色的瓷磚閃閃生輝。

"我有事要對你說。"主教對男主人說。

"這兒涼，我們最好到客廳裏去談。"

客廳裏，坐椅彷彿緊張而驚訝，突然被燈光喚醒的鏡子裏面泛起黴夜的光澤。主教站在一張桌子旁邊不想落座。

"我用不着坐下來，我只待一會兒工夫，我要講的話很快就可以講完。"

然而他卻不知如何開口。

"出了什麼事嗎？"大房子的主人問。

"是的。"

接着又是一陣沉默。後來主教慢慢說道：

"我不知道如何向你講述我剛才看到的事情。今天晚上，一個不該指責的人受到了指責。但是上帝親自前來爲他作證了。"

"我不懂你的意思。"大房子的主人說。

“今天，就在這個客廳裏，瓦爾辛教堂的年輕神甫受到了指責。”

“結果上帝就從天上下來爲他作證?”

“確實如此。”

“請你原諒，主教先生，我無法相信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主教打量了一眼大房子、圖畫、銀器、葡萄酒、松林和山脈的主人,看到這位主人的全部財物彷彿在其四週圍成了一堵厚牆，把他與現實隔絕開來。大房子的主人對他所擁有的權利深信不疑。

主教於是難過地說道：

“我知道你是不會相信的。”

然後又緩慢地繼續說道：

“瓦爾辛教堂的神甫不僅受到指責，而且還遭到出賣。他是爲了一座教堂的屋頂而被出賣的，這座教堂就是希望女神教堂。”

大房子的主人幾乎不敢相信他所聽到的話，因爲他根本不想坦白自己,就像許久以來他已經失去或是拒絕承認自我的可能性。因此，他抑制着憤怒，生硬地回答說：

“我不明白你爲什麼要講‘出賣’二字。我們並沒有做任何生意。我作了一次施捨,同時根據我的是非觀念，提出了一個要求。”

“可我不同。”主教痛苦地承認說,“我答應把年輕的神甫換到另一個地方去。我作出了一項承諾，同時接收了一筆錢。我不能履行我的承諾，同時要把這筆錢退還給原主。”

說完便用長滿皺紋的手把兩張支票放在桌子上。

看着主教把支票放在桌子上，憤怒、驚訝、氣惱一起湧上大房子的主人心頭。這位頗有教養的主教竟然破壞應該遵守的規則，以良心來取代教養，竟用明白無誤毫不含混的語言指責他大房子的主人做了一筆含混難辨不可告人的交易，沒有絲毫的婉轉和暗

示可言。大房子的主人內心深處真想把錢收回來，然後給主教一個粗暴的回答。可他想到與主教發生衝突是不適宜的，又想到自己的名望、聲譽和從小受到的良好教育，因此他控制住自己，略帶炫耀地說：

"我不明白。我捐錢與瓦爾辛教堂的神甫毫無關係，這是兩個風馬牛不相及的問題，主教大人卻遺憾地把它們混淆在一起。我既然做出施捨，就從不會再收回我的施捨物。不過這個問題不能僅僅靠我們兩個人來解決，我們需要聽聽我的貴客的意見。"

大房子的主人按鈴喚來傭人，讓他去把大人物請來。

傭人安東尼奧徒勞地找遍了家裏所有地方也沒有見到那位大人物。深更半夜突然光臨的貴客已然離去，卧室、客廳、樓梯、過道都不見他的踪影。他的汽車和他的司機也不翼而飛，連汽車輪胎在院子潮濕的泥土地面上留下來的印痕也已蕩然無存。

這種種消息不禁使大房子的主人惶恐不安起來。他讓妻子在客廳陪伴主教，自己親自帶領傭人們在家裏和花園裏仔細尋找了一番。他們爬上頂樓，走進地下室，還察看了水井。安東尼奧察看了窗簾的背後，負責收拾房間的女傭人瑪麗亞娜察看了牀下，大房子的主人繞着灌木叢轉了一圈，但都沒有發現消失不見的大人物。

尋找完畢，主教、大房子的男女主人、男傭人安東尼奧、在客廳幹活的女傭人儒莉亞和負責收拾房間的女傭人瑪麗亞娜都驚恐萬分，他們聚集在大廳裏，圍成一圈，議論着所發生的事情。大房子的主人懇請主教諒解他們家出了這等無法解釋的怪事。空氣中籠罩着一種沉重的不祥之感。外面花園的陰影讓人疑神疑鬼，忐忑不安。

最後主教終於開口了：

“今天太晚了，明天我們再好好考慮一番。你的客人肯定會回來的，或者是捎個信來。我走了，這兩張支票給你留下。”

可當人們朝桌子看去時，卻只見一張支票，即大房子主人的那一張。大人物給的另一張支票不見了。

在場的人都惶惑不安地彼此相互打量，緊接着便手忙腳亂地在大廳裏尋找起那張小紙條來。

“你到桌子下面去看看。”女主人對男傭人安東尼奥吩咐說。

安東尼奥爬着鑽進了紅色絲綢鋪桌布底下。片刻之後，他彷彿過去的照相師從蓋住照相機的布中探出頭來似的露出腦袋說：

“没有。”

“是記名支票還是誰都可以取款的支票?”大房子的主人向主教問道。

“我不知道，我没看過。”主教惶惑不安地回答說。

情況更加複雜了。

“我必須通知銀行。”大房子的主人說，“主教大人，你有没有看清楚是哪個銀行的支票?”

“我根本没看。”

事情更加麻煩了。

主教此刻對世界上的種種事情已經感到極其厭煩。

“這件事我就交由你管了。”他對大房子的主人說，“今天夜裏一定能想出主意來，明天白天就會得到某種澄清。我要走了。”

他再一次向主人告辭，回家去了。

主教離去之後，大房子的主人吩咐傭人們尋找支票。他們掀開地毯，挪開沙發上的坐墊，翻開放在桌子上的雜誌，足足找了半個小時，支票仍然不見踪影。

“我要睡覺去了，你們繼續尋找。支票不可能不翼而飛。晚安。”

主人走了，安東尼奧、儒莉亞和瑪麗亞娜垂頭喪氣地互相打量了一眼。

“你們留在這裏尋找，我到過道去看看，也許支票讓風颳走了。”安東尼奧說。

“也許讓魔鬼拿去了！”儒莉亞說。

安東尼奧不抱希望地往地上看了一眼，接着就去廚房把大廳發生的事情告訴了熱圖魯德斯。

“說到底，”廚娘問道，“這位如此重要的大人物究竟是誰呢？”

“我不知道。”安東尼奧回答說，“我只知道彷彿魔鬼鑽進到這個家裏來了。”

“誰說得準呢！”老若阿娜用疲憊的目光望着火說，“誰說得準呢！也許他果真就是魔鬼！現在這種年代完全可能有魔鬼出現。”

“現在這種年代，”廚娘說，“已經沒有了上帝和魔鬼，有的只是窮人和富人罷了。誰有本事誰就去自己解救自己。”

說完便拿起一塊抹布，擦去了方磚鋪成的地面上那個乞丐留下來的腳印。

若澤·卡爾多佐·皮雷斯

【作家簡介】若澤·卡爾多佐·皮雷斯（1925— ）葡萄牙小說家。出生於下貝拉省的佩索市。曾在數家出版社擔任過文學編輯主任。1961年當選為葡萄牙作家協會領導成員。1962年作為葡萄牙代表團副團長出席了歐洲共同體作家大會。若澤·卡爾多佐·皮雷斯屬於40年代的新現實主義作家，文筆簡潔，善於挖掘人類本性，常帶有某種諷刺色彩，抨擊不公正的社會現象卻少有蠱惑宣傳之疑，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

主要作品有《行路人及其它故事》(1946)、《愛情的故事》(1952)、《站立的毛驢》(1979)等短篇小說集和《若布的貴客》(1963)、《海豚》(1968)、《群狗海灘的民謠》(1982)等多部長篇小說。

《行路人》選自葡萄牙語言文化協會1984年選編的《葡萄牙當代短篇小說集》一書。

行　路　人

安托尼奥・格拉西奥說：

"這個行當苦啊！這個行當真該死，發明這個行當的人也該死。"

他的同伴邊聽邊繼續向前走去，頭總是朝着一個方向擡起，不時地用手杖敲敲柏油路面。

"你的乾親家向你保證他要來嗎？"他的同伴問道。

"不，他不來，是我們到他家裏去，我和他是這麼約定的。"

"既然這樣……"

"我和他是這麼約定的。"安托尼奥・格拉西奥重復說，"他答應整個下午都等我們。"

"是今天嗎？"

"今天，當然是今天。我的記性還沒有那

麼壞，不會把與別人約定的事情都給忘掉。是我的這位乾親家沒把它當成一回事，進城去了或是見鬼去了。不過更倒霉的是他，讓他忙活去吧。感興趣的是我們兩個人，而不僅僅是我一個人。”

他們聽見一輛汽車的喇叭聲，便朝路邊躲讓。安托尼奧一把抓住同伴的胳膊：前面幾公尺遠的地方，一條略呈灰色的蛇正在路面上急促地扭動。

“安托尼奧，發生了什麼事？”

“一條蛇讓汽車給軋了。”

他們又走了幾步之後，安托尼奧·格拉西奧讓同伴停了下來。在他的腳邊，那條已被軋成兩段的蛇仍在扭動：尾巴那截被軋斷之處緊黏在柏油路上，幾乎一動不動，失去了生命力；身子其它部份則在一處污血與鱗片之中扭動不止。

“這是一條拉特拉母蛇。”安托尼奧·格拉西奧斷言說。他仔細打量了一番這條蛇背部寬寬的黑色條紋、尖尖的雪白腦袋、活潑敏銳的眼睛和伸在空中抖動的蕊子，接着說道：“沒錯，從樣子上看，肯定是一條真正的拉特拉母蛇。”

然後他和他的同伴又繼續上路了。安托尼奧·格拉西奧準是還在想着那條蛇，想着它背部的黑色條紋和區別於其他蛇類的別的特徵，因爲走在路上他又談起了那條蛇：

“在這種地方碰到一條拉特拉母蛇實在是讓我大吃一驚。可用不着懷疑，它肯定是一條拉特拉母蛇。西加拉，我感到遺憾的只是不能利用它的皮。”

西加拉只是聽着，沒有吭聲。安托尼奧·格拉西奧繼續說道：

“眼下肯定是母蛇的發情期，所以它們就顧不得選擇地方了。不過一條拉特拉母蛇跑到這種地方來，那準是因爲它不懷好意。也許是它在追捕獵物，誰知道呢。”

“你看清楚了嗎？你能肯定它是一條拉特拉母蛇嗎？”

“絶對没錯。我在加發尼亞礦井裏幹過活，瞭解這種蛇的特性。水蛇，拉特拉蛇，在屋頂上爬的蛇，西加拉，各種各樣的蛇我都跟它們鬥過，用不着誰來教我如何識別一條拉特拉蛇。”

兩個人冒着烈日，繼續沿着公路中間向前走去。這一段路左側是一片平原，右側還是一片平原，所以自然没有什麼樹蔭可以乘涼。他們選擇最保險的路面即踩上去最結實的路面行進着。

“熱得要死。”安托尼奥·格拉西奥一路不停地發着牢騷。過了一會兒，他又談起有關蛇的事：

“這個季節，母蛇正在豆子地裏尋找公蛇。你聽明白，我説的是水蛇。西加拉，要是你看到一條母蛇和一條公蛇打鬥玩耍，非把你嚇得尿濕了褲子不可。它們的身子纏繞在一起，尾巴着地，彷彿兩根柱子似地竪立起來，彼此互相摔打，可嚇人了。”

西加拉乾咳起來。他的手杖碰觸到了一件什麼東西，於是就平靜地繞了過去，扶着同伴的胳膊，問：

“安托尼奥，剛才那是第幾號界樁？”

安托尼奥·格拉西奥回頭看了一眼，回答説：“第九號界樁。用不了多久就到了，我們已經又走了一公里。”

“去雷蒂羅嗎？”西加拉又問，“到雷蒂羅還要走很長時間嗎？”

“還要一個小時。不過到那裏之前，我們就可以見到樹了。”

“這我知道。卡拉斯卡爾那兒有樹。如果我没記錯的話，上一次就是在那個地方警察找了我們的麻煩。”

“對。”安托尼奥·格拉西奥回答説，“就是在那個地方。”

他的腳步邁得很小，顯然是爲了與同伴的保持一致。同伴走路的模樣、表情乃至聲音，都使他感到不悦和急躁。

“安托尼奥，”西加拉説，同時抓住了對方的胳膊，“你的乾親

家究竟是怎麼說的？”

同伴像朋友似地抓住了他的胳膊，安托尼奧·格拉西奧從中明白了對方內心的許多東西，好奇便是其中之一。西加拉手指用力地久久抓住他不放，等待着他的解釋。安東尼奧·格拉西奧可以猜想出對方的疲勞、疑慮、希望或是驚訝。無需張口，西加拉的手指便已告訴了他所有這一切。

“他媽的，”安托尼奧·格拉西奧氣惱地說，“簡直要熱死人了。”

說完便把同伴的手輕輕拿開了。

一輛滿載着鬥牛的巨型卡車從身後開來，顫顫抖抖地爬行着，發出咯咯吱吱的響聲。安托尼奧·格拉西奧首先看到了捲着袖子的駕駛員和慢慢轉動前進的輪胎，最後見到的則是輪胎在軟軟的柏油路上留下來的印痕。他望着這些印痕，一直跟着它們朝前走去。

“要是那條蛇軋得不那麼厲害，現在我們就把它帶在身邊了。一條這樣的蛇，拿到藥店能賣多少錢呢？”

“沒準兒。”西加拉輕聲回答說，“這要看能從它身上提出多少蛇油和毒液而定。”

西加拉的憂傷聲音彷彿飛向了遠方。每當他揚起臉毫無表情地向前行進的時候，他的聲音便彷彿是向他發向遠方的一個秘密信號，一直向前而去，爲他開闢出一條道路，直到似乎其所指向的一個陌生之點爲止。

公路的一側開始出現水塘，不時還能見到一棵孤零零的橄欖樹的乾枯樹幹。西加拉也許已預感到平原上出現了富有生命的事先，因爲他開始變得全神貫注，走起路來方向也更加堅定。

“已經能見到樹了吧?”他彷彿是向無限的蒼穹發問，然後眨眨眼睛，等候着回答。此刻誰看到他，準會以爲答話將不是來自他的同伴，而是來自遠方，來自引導他行進的那個陌生之點。

“樹?”安托尼奥·格拉西奥心不在焉地重復道。

“是的，一見到樹就快到雷蒂羅了。安托尼奥，路過那裏時，我們喝它一杯怎麽樣?”

“到時候再說吧。現在我感興趣的是進城。”

“進城就必定要路過雷蒂羅。”西加拉仍在堅持。

安托尼奥·格拉西奥没有回答。他朝一個空罐頭盒踢去，當脚碰到柏油路面時，彷彿被火燒了一下似的。

“等一等。”他突然說道。

西加拉停下腳步，站在公路中間，把挎在背上的六弦琴挪了挪，彷彿它是獵人手中的一件武器。安托尼奥·格拉西奥也隨身帶着一樣東西：討錢用的盒子，如同乞討者用的布袋或是捕獲獵物用的一張網。

安托尼奥·格拉西奥喘了一口氣，穿過公路，在路邊一棵龍舌蘭樹週圍轉來轉去，彷彿在尋找什麽東西。他打開折刀，選中一片葉子，用力一砍就砍下一塊來，然後便坐在地上，脱下短靴。短靴鞋底有一個大洞，他量了量洞的大小，用那塊龍舌蘭樹的樹葉把它堵上，大小正合適。他重新穿上短靴，在地上跺了幾下，好使它合脚。

“好了，我們走吧。”

在他剛剛坐下來的短暫時間裏，公路炎熱的地面把他的褲子與臀部黏在了一起，因此他搖了幾下屁股，邊走邊把褲子向上扯了扯，嘴裏不停地抱怨說：

“這個行當苦啊！這個行當真該死，發明這個行當的人也該

死。”他停下了一會兒腳步，對西加拉說：“耐心等我一下，讓我把外衣脱掉。天氣熱得簡直可以把鷄蛋烤熟。”

兩個人沿着路邊行進，一個揹着六弦琴，一個胳膊上挎着外衣，孤零零地共度着午後時光，從遠處望去，會使人以爲他們是一對正在散步的朋友，而絕不是兩個正在謀求生計的人，正在爲自己的事情憂心懺懺。

西加拉還想着能在雷蒂羅喝點什麼，他抱怨說：

“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喝上點什麼，哪怕是一點水也好。我的胃疼得厲害，簡直堅持不住了。”

安托尼奥·格拉西奥把原因歸咎於天氣太熱：

“西加拉，是天氣太熱的緣故。這該死的太陽，能把人給曬死。”

他的襯衫確實已經濕透，腋下汗水在流淌，除了酒的污漬和補丁——補丁很多，且一層摞着一層——之外，襯衫用兩個字便可概括：汗水。

“現在已經不是口渴，”西加拉說，“而是疼痛得厲害。”

“你不用愁眉苦臉，它會過去的。等我們到了城裏，就找個酒館休息休息。現在我們不能浪費時間，我擔心我們見不到他。”

“見不到誰？”

“我的乾親家。他不在家裏，也没在路上來接我們，準是留在城裏了。”

一根細長木杆旁邊，一夥石匠正在幹活。尖鎬觸到柏油路面發出了響聲，碎石順着路邊飛濺，彷彿陣陣石雨。

“這裏在施工。”安托尼奥·格拉西奥提醒説。另一個人立刻把手杖掛在胳膊上，讓同伴領着前行。

工人們閃出一條路讓他們通過。這一間歇使西加拉有足夠的

時間擡起頭來，挺直了腰板，說：

“請你注意……我彷彿聽見了水車的響動聲。”

的確如此。他的同伴現在辨認出遠處有一輛水車正在轉動，金屬葉輪在陽光照耀下閃閃發亮。水車，那兒有一個十字路口，並開始出現一排排懸鈴木樹，樹身塗有白色的條紋。

安托尼奧·格拉西奧掏出煙來：

“我們就要到了。抽口煙嗎？”見對方回絶，他又說：“現在可以抽口煙了。用不了一會工夫，我們就不會再這麼熱了。”

他慢慢打開包在外面以防菸草發乾的花椰菜葉，開始捲起煙來。西加拉在他身邊又開口說：

“最糟糕的不是熱，而是一個勁的疼痛。”

“會過去的，等找個蔭涼歇息一下就好了。”

西加拉苦笑了一下：

“都是該死的潰瘍病搗亂。我很瞭解這種病，不等它開始發作，我就已經感覺到了。”

“如果這樣的話，也許最好我們在雷蒂羅停一下，就像上次一樣，讓人給弄一碗湯喝喝。”

“一碗湯？”

“一碗湯又怎麼啦？一碗湯就是一劑良藥。至少以前曾發生過這樣的事。說真的，要不是我乾親家的問題，我們永遠不會像這次這樣走這麼長的路。真是該死，當時我竟然相信了這個無賴的傢夥。”

一般說來，安托尼奧·格拉西奧與同伴講話時並不用眼睛望着他。現在的情況就是如此。他在說出非講不可的話之後，就使勁地吸上兩三口煙。没過多久，就又講了起來，不過這一次卻是默默地在內心裏說的，可能是與自己以及自己不濟的命運在進行

抗爭。“這個行當苦啊，”這句話出現在只有他自己知道內容的談話之中，接着便又繼續講了下去。他把頭縮在雙肩之中，眼睛盯着在柏油路上滑動的兩個粗矮的身影。

對他來說，這兩個身影乃是公路的縮影，而樹蔭和同伴的手杖則是旅途行程的標誌。西加拉放慢了腳步，他從所感受到的清涼和腳踩的一兩片乾樹葉發出的響聲中得知，他們已經第一次遇到了樹木。

炎熱尚未完全消失，仍然使人感到悶氣，彷彿雷雨前似的。樹木一動不動地等候着微風吹來，然而卻一絲風也沒有。不時有一片樹葉掉下來，只有一片，緩緩地飄落在地上。

“哎！”

一個人伸着脖子，在路上跳着喊道。

“哎，米格爾！”

來人伸開雙臂，朝他們走來。此人是個乾瘦的高個子，脖子上繫着一塊手帕。他笑着說：

“我以爲你們不會來了呢。你們到我家裏去過了嗎？”

“去過了。”安托尼奥・格拉西奧回答道。“我們不是這麼約定的嗎？西加拉，這位就是我的乾親家米格爾。”

他的朋友和他的乾親家默默地相互致意。米格爾莞爾一笑，顯出對這次見面十分高興：

“你們耽擱了這麼長的時間，出了什麼事嗎？”

“沒有。我們到你家裏去了，你老婆說你一大早就出門了。”

從談話一開始，米格爾的目光就一直沒離開過西加拉。西加拉離他有兩步遠，默默無聲地等待着。

“朋友，坐下來吧。”

他看到西加拉小心翼翼地把六弦琴放在地上，向後退了退，靠

在一棵大樹上。當安托尼奧·格拉西奧和米格爾在一棵懸鈴木的樹蔭下坐下時，西加拉依然靠在樹身上站立着。他深深地吸了幾口氣，透過雲母片墨鏡，彷彿詢問着其一生道路上那遙遠的歸宿點在何處。

“朋友，累了吧？”

西加拉猜測出這是在問他。

“是疼得厲害。”他嘆了一口氣，用手摸了摸肚子。

“胃疼？”米格爾關切地又問。

“是的，胃潰瘍。”

安托尼奧·格拉西奧聽聽這個講話，又聽聽那個講話，不時地把口中的捲煙從嘴的一角移向另一角。

“好了。”他突然打斷另外兩個人的談話，向米格爾問道：“那件事你已經想好了嗎？”

彷彿並無興趣似的，米格爾揀起一片樹葉，送進嘴中，同時從遠處打量着西加拉。

“我不知道。”他終於開口說，“兩百葡盾①太多了。”他提高嗓門，又向西加拉問道：“你看過大夫了嗎？”

安托尼奧·格拉西奧代替同伴作了回答：

“看大夫？他動過刀子，這辦法更加可靠。西加拉，你是什麼時候動的手術？”

“11月3號。到下個月，我進醫院動手術就整一年了。”

“你看到了吧？一年了。現在他是氣力不足。米格爾，你不必驚訝，我很壯實，可今天走了這麼多的路也累得不行。”

米格爾坐在安托尼奧·格拉西奧的前面，輕輕地反復咀嚼着

注：①葡萄牙貨幣名稱。

樹葉，琢磨着對方所講的理由，同時打量着倚在另一棵樹上的西加拉。他左思右想，卻難下決心：

"太多了，安托尼奧，兩百葡盾可是一大筆錢。你還要明白，我没幹過這個行當……是的，一個人不是很快就能熟悉一個新的行當。無論幹什麼行當都要有訣竅，難道不是這樣嗎？"

"訣竅？你放心好了，他會教會你的。幹這一行，只要有信心就行，能千方百計討到錢就行。"

"你這裏面有多少錢？"

米格爾拿過安托尼奧·格拉西奧那隻討錢用的盒子，倒轉過來，接着又倒轉回去，顯得很好奇。他似乎絶非想知道裏面有多少錢，而是摸了摸鎖和往裏塞錢用的小孔，彷彿只想瞭解其奥秘或是那隻帶顔色的小盒質量如何。

"這裏面有多少錢？"他再次問道。

"盒子裏的錢除外，我們是不是這麽説定的？"

"好吧，反正這也無關緊要。"

"無關緊要？"安托尼奧·格拉西奧一跳站了起來。"這是我們商定好的事，可你現在卻對我説這無關緊要？"

他開始在乾親家面前轉起圈子來，從一側轉向另一側，只問對方這是不是無關緊要，是不是任何人都能這麽輕易地説話不算數。

"對我來説，答應過的事情就應該照辦。"他氣衝衝地説。

當從西加拉身邊經過時，安托尼奧·格拉西奧感到被同伴一把抓住了。他停下脚步，西加拉把臉湊近他的臉，問道：

"安托尼奧，你要走嗎？"

他聲音低低的，似乎在講私房話。不過因爲他的個子要比安托尼奧·格拉西奧高出一個頭來，所以卻彷彿是向對方身後的某

個人問話，是朝公路另一側的樹木問話。

“安托尼奧，你真的要走嗎?”

安托尼奧·格拉西奧根本没有聽他講話，只是怒氣衝衝地搖着頭，說：

“不像話，簡直不像話……”

“你冷靜一點嘛。”米格爾說，他也來到了安托尼奧·格拉西奧的身邊，想讓其冷靜下來。“真是活見鬼，你用不着爲這個大喊大叫嘛。”

“我不管什麼用得着還是用不着，對我來說，答應過的事情就應該照辦。”接着又説了一句：“不像話。”

“你冷靜下來嘛。”米格爾把安托尼奧·格拉西奧拉走，遠離開了西加拉。“現在你需要冷靜。”

兩個人沿着公路時而朝前走去，時而又向後轉回，重新開始了交談。米格爾把討錢盒子的事擱置在一邊，詢問起其它事情來，比如西加拉會不會通過小孔進行閱讀。

“什麼小孔?”

“紙上的小孔。”米格爾解釋說，“就是他們用手摸着進行閱讀的小孔。”

“噢，我明白了。”安托尼奧·格拉西奧高聲説道。“不過用不着那樣去閱讀，只要有人對他講上兩遍歌詞，他就一輩子都不會忘記，靈敏得簡直像隻兔子。”

“你是説他的耳朵很好用?”

“耳朵?”安托尼奧·格拉西奧微微一笑。“他們都長着耳朵。不過他的鼻子罕見地靈敏。有人告訴我說，他過去與一個女人同居時，只要聞一聞牀單的氣味，立刻就能知道那個女人是不是欺騙了他。”

“只要聞聞氣味就能知道？”

“這正是我要告訴你的。他的鼻子靈敏極了。”

“吃飯呢？他挑食嗎？吃得多嗎？”

“吃得很少。”安托尼奧・格拉西奧回答説。“連我都問我自己，他塊頭那麼大，卻吃得那麼少，怎麼能頂得住，況且還總要走路呢？”

“但願如此。幹這個行當兩條腿總要走路，這可不是鬧着玩的。”

“是總要走路的，不過他的腰是不會彎的。你要知道，他總是走在前面當嚮導，用手杖探路……世界上没有任何東西能讓他的一雙腿感到乏力。”

兩位乾親家再次把臉轉向西加拉。西加拉仍然待在老地方，但現在是坐在那棵懸鈴木樹的下面，懷裏抱着六弦琴。

“衣服呢？”米格爾還在問，“我要替他買衣服嗎？”

“不用。衣服和樂器都不用你管。你只需要管飯和拿一半的收入。”

“不管怎麼説，安托尼奧，兩百葡盾可是個不小的錢數，況且他還有病……我拿不準，我還要想一想。”

“你還要想一想？米格爾，誰説過他有病？”

此時兩個人走近了西加拉。安托尼奧・格拉西奧抓住機會，用手指着西加拉對乾親家説：

“你看到了吧？他已經好多了。西加拉，你現在好多了吧？”

“還可以。”西加拉説，聲音小得幾乎使人聽不到。“現在只是感到口渴。”

米格爾不再猶豫：

“好了，我們去潤潤嗓子。附近就有個蠻不錯的地方。”

西加拉站了起來：

“我很清楚，是雷蒂洛。”

用不着去幫助他，西加拉自己就揹好六弦琴，拿起手杖。傍晚開始涼爽了，一陣十分輕柔的微風久久地吹拂着樹枝。突然，高空中響起了一陣粗重的鳥兒拍打翅膀的聲音。米格爾和安托尼奥·格拉西奧根本没有擡頭，可跟在他們後面的西加拉卻全神貫注地聽着鳥兒的叫聲。

“安托尼奥，是隻戴勝鳥吧？”

没有人回答他。兩位乾親家正用朋友的口吻交談着。假如西加拉願意的話，他是可以聽到他們談話的內容的。但是他不願這樣做，而是在想着那隻戴勝鳥。

“戴勝鳥是一種髒鳥。”他邊走邊自言自語道，“說到底，它只是一種髒鳥。不過一點也不能肯定那是一隻戴勝鳥，相反，它拍打翅膀的聲音很像是一隻鵪。鵪要比戴勝鳥好看，而且聰明、乾淨……”

他聽到安托尼奥·格拉西奧的問話聲，從語氣判斷，他察覺出是在問他：

“我們還有一些備用的琴弦，是吧？”

他回答說有，有一根C大調的，還有一根G大調的。

“詞曲脚本呢？”米格爾接着問道。

“詞曲脚本嘛，”安托尼奥·格拉西奥回答說，“我們有一些法多①的詞曲脚本，還有折子戲《生菜色拉》的唱詞。”

米格爾說：

“乾親家，至今没見過像折子戲《謝拉斯的罪行》那樣精彩的

注：①葡萄牙的一種民歌，因其曲調憂傷亦稱葡國悲歌。

唱詞。”

“《謝拉斯的罪行》？西加拉，你聽人講過《謝拉斯的罪行》這齣戲嗎？”

“聽說過。就是講一個父親把剛出生的兒子殺死了的那齣戲。”

“啊，對了，殘酷的悲劇，”安托尼奧・格拉西奧說，“那段唱詞的名字叫《殘酷的悲劇》。乾親家，我最熟悉它了。”

說完便低聲唱了起來：

我要唱給你們聽的
是一場可怕的悲劇
一個肆無忌憚的父親……

“我可以分爲兩次付錢嗎？”米格爾問，“每次付一半？”

安托尼奧・格拉西奧沉醉於唱詞之中：

一個肆無忌憚的父親
殺死了他剛出生的小兒子……

“這段唱詞用的是老調。”唱過之後安托尼奧・格拉西奧說，“如今已不像過去那樣用老調演唱了。”

西加拉對兩位乾親家之間的事毫不在意。他感覺到黃昏已至，群鳥正飛向餘溫未褪的大地尋覓食物。麻雀，不乾不淨的戴勝鳥，聰明的鵜鳥。

“還有鷸，鷸是水的朋友。”他乾嚥了一口唾沫。“等到了雷蒂羅，”他高聲地自我許諾說，“不要湯，也不要任何其它東西，我需要的是一杯冰涼的葡萄酒。”

就在這個時候，他撞在了一個人的身上，立刻停住了腳步。原來是兩位乾親家正停在公路中間說話：

“我們最後怎麼決定？”其中的一個人問道。

“我還拿不定主意。這件事要冒很大的風險……”

西加拉邊走邊用手杖在週圍隨意地觸來觸去，觸到一棵連根拔起的樹橫在路邊時便坐下來等候。另外兩個人正全神貫注地交談，根本没有注意到他。

“不管運氣如何了。”米格爾最後終於說道，接着便從馬甲裏面的衣兜裏掏出一沓錢來，把其中兩張一百葡盾的紙幣交給了安托尼奧·格拉西奧。“要是不敢去冒風險，雖然不會賠本，可也賺不到錢。”

安托尼奧·格拉西奧把錢收好後說：

“賺不到錢的是我。你知道，韋斯戈爲了一個名叫普拉塔斯的人花了多少錢嗎？350葡盾，可那個人連曼陀林都不會擺弄。”

“會不會擺弄樂器倒無所謂。對我來說，問題在於會當嚮導。我對你說過了，對當嚮導我是一竅不通。”

“乾親家，那你就學嘛。既然狗都能學，你怎麼就不能學呢？”

“說得對。”米格爾表示同意，可依然流露出不放心的神情。“說真的，要是仔細想想，無非是比給盲人領路的狗所幹的差事再多一點。是的，作爲差事就是如此。”沉默了片刻，他下定決心地說：“好，已經定下來的事就這麼定了，我們去喝它一杯慶祝一下好不好？”

“今天不行。”安托尼奧·格拉西奧回答說，“等下一次吧。”

“由我付錢，難道都不喝上一杯慶祝一下嗎？”

安托尼奧·格拉西奧確實有事情要辦，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忙。他來到西加拉身邊，擁抱了他：

"對不起啦……我們彼此都没有什麼氣可生，不是嗎？"

西加拉莞爾一笑。他用手杖行了個阿拉伯禮，手卻不停地顫抖。安托尼奥·格拉西奥貼近他的耳邊說："我的這位朋友是個吝嗇鬼，你走着瞅。"他的聲音也有些顫抖。

西加拉本想說，一切都聽天由命吧，結果卻只是抓住了安托尼奥·格拉西奥，緊緊地擁抱着他。由於用力過猛，連胸口都感到發疼了，彷彿裏面所有的空氣都抽空了似的。

過了一陣工夫，西加拉感到有人輕輕地拉了一下他的胳膊，當時他仍舊坐在路邊。

"朋友，我們去雷蒂羅吧？"

傍晚已經降臨，他已聽不到鳥兒的啼鳴，也聽不到週圍有人的講話聲。

"好吧，"他低聲說道，"去雷蒂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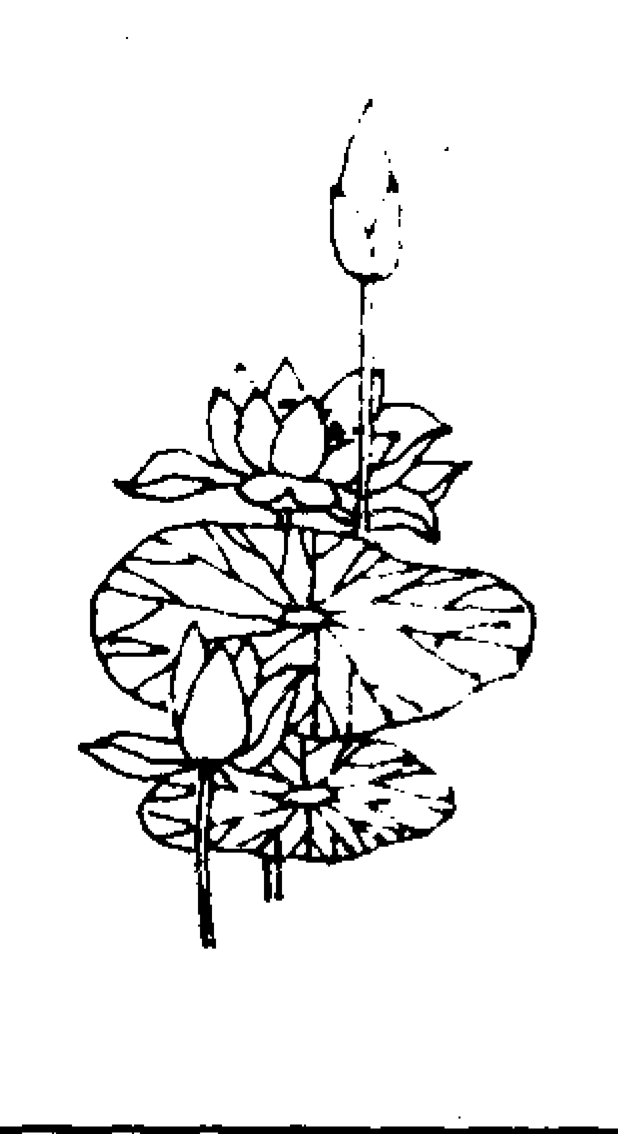
說完便站起身來。

阿爾蒂諾・托雅爾

〔作家簡介〕阿爾蒂諾・托雅爾（1925— ）葡萄牙小說家。出生於布拉加市。1964 年問世的短篇小說集《孩子們》獲極大成功，被譽爲葡萄牙當代最優秀的短篇小說集之一，曾改編成戲劇搬上舞臺，至 1977 年已 7 次再版。其後又陸續出版了《致敬》(1974)、《異想天開的稻草人所在的小山》(1975)、《十萬名野蠻人的婚禮》(1978)、《雅邁斯之神》(1979)、《東方露珠》(1981)等多部作品。

《二十二點的火車》譯自 1977 年出版的《孩子們》(第 7 版)一書。

葡萄牙當代短篇小說選



二十二點的火車

吃過晚飯，我把大衣的領子翻上來蓋着耳朵，雙手插進衣兜，便朝火車站臺走去。很快我就發現，一個不大的小孩子也總是如此。

他把身子縮進一件肥大的外套裏，一雙舊鞋的後跟已經磨破，肩上挎着一個小袋子，沿着鐵栅杆蹣跚地朝站臺走去。小傢夥長着一頭黃中透紅的頭髮和一雙藍色的眼睛。

遠處尚未響起 21 點 35 分的火車將要進站的汽笛聲，他就已經將小袋子放在地上，把頭從鐵栅杆中伸了進來。我一直不動聲色地悄悄注視着他。每天的情景都一模一樣：當 21 點 35 分的火車兩隻血紅色的眼睛突然出現在一片黑暗之中的時候，小傢夥的臉上就綻開歡欣的微笑，在路燈發出的淺綠色的光亮下，婉如一朵隨着緩緩昇起的旭日而開放

的小野花。那隻長着一雙大眼睛的怪物轟鳴着剛剛在他面前停下來，小傢夥就重新把小袋子挎上肩膀，急急忙忙拖着一雙破舊的鞋子朝車站臺階走去，伸出帽子向下車的旅客乞討。

“先生，給我點買麵包的錢吧！”

接着便莞爾一笑。

討過錢之後，他便回到原處，坐下來，兩個膝蓋併在一起，把帽子放在上面，在路燈的光亮下，滿面笑容，一遍又一遍地數起裏面的硬幣來。把數過的硬幣裝進小袋子之後，就再次把頭伸進鐵柵杆中，看着 22 點出發的火車緩緩地離去。他停在那裏，雙手顫抖着，抓住冰冷的鐵柵杆，直到遠去的火車最後一下汽笛聲消失之後才停止張望。這時，他那張快活的小臉漸漸陰沉下來，使人聯想起隨着落日緩緩西沉而枯萎的一朵小野花。

一天夜晚，他察覺出我在悄悄地注視着他，就滿臉帶笑地走近我，伸出帽子——裏面有一些閃着白光的鎳幣，還混雜着幾個銅幣——説：

“先生，給我點買麵包的錢吧！”

接着便莞爾一笑。

在我答應之前，我讓他注意到裏面的硬幣已經不少了。

“是的，”他説，“我正在積攢它們。”

“積攢硬幣？”

“是的，白色的那種。”

“鎳幣……”

“是的，白色的。”

“幹什麽用呢？”

小傢夥朝 22 點的火車消失的方向指了指，説：

“爲了坐它。”

“坐火車?”
“是的，就是剛剛開走的那趟。”
“22 點的……”
“是的。”
接着便莞爾一笑。
“你從來没坐過火車?”
“没有。可我一定要坐，要坐幾個月!”
“好極了! 你要到哪兒去?”
“我要去麥國。”
“去什麼地方?”
“麥國。”
説這句話的時候，他的眼睛閃爍出了光亮。
“你是想説……去美國吧?”
“是的。我爸爸這麼叫它，是媽媽説的。”
“你爸爸?”
“是的。他已經去了，就是坐的那趟火車。”
“22 點的……”
“是的。”
“去……”
“去麥國。”
“去了很長時間了嗎?”
“14 年，是媽媽説的。”
“14 年? 可你肯定還不滿 10 歲。”
“是的，我今年 7 歲。”
“7 歲?”
“是的。”

“那麼……”

“我爸爸已經去了，坐的就是那趟火車。現在我也要去。在麥國，能掙很多的錢，是媽媽說的。”

“你媽媽是幹什麼活兒的？”

“現在什麼也不幹。過去幹過。”

“爲什麼現在不幹了呢？她殘廢了嗎？”

“什麼？”

“你媽媽病了嗎？”

“不，先生。”

“那她爲什麼不幹了呢？”

“因爲她已經死了。”

我情不自禁地打了個寒戰。

“現在你住在某個親戚家裏，是嗎？”

“不，先生。”

“那你住在哪兒呢？”

“住在基科家裏。”

“他是誰？”

“基科嗎？”

“是呀。”

“他是我認識的一個小孩兒。”

“你們是朋友，對嗎？”

“對。”

“是他們讓你這麼幹的嗎？”

“幹什麼？”

“就是……手裏拿着袋子……討錢……”

“是他們讓我這麼幹的，但是在白天，只是在白天。晚上我是

給我自己幹。”

“給你自己幹？”

“是的。”

“那麽白天呢？”

“白天爲她幹。”

“她是誰？”

“基科的媽媽。”

“是基科的媽媽讓你幹的嗎？”

“是的，白天爲她幹。”

“她是怎麽對你說的？”

“是這樣說的：明戈斯，拿上袋子討錢去。”

“於是你就去了。”

“是的。回來時，我把白天討來的錢都倒在她的圍裙裏。”

“明戈斯，你要是不倒出來呢？”

“就要挨打。”

“就要挨打？”

“是的。”

“基科的媽媽打你？”

“是的。”

“晚上對你才有用，不是嗎，明戈斯？晚上你是爲自己幹。”

“是的。”

“那麽錢呢？討來了錢，你又怎麽辦呢？”

“我把它們藏在一個我知道的地方。”

“爲了……”

“爲了去找我的爸爸，爲了去麥國。”

“爲了去美國。”

"是的。"

"坐火車……"

"是的。"

"22 點的那一趟……"

"是的。"

小傢夥的臉上放出了光彩。

"爲了坐火車去美國，你還缺很多的錢吧?"

"我還缺 84 個白色的硬幣。你看，5 個這種小黄色的硬幣頂一個白色的。爲了去麥國，爲了找我爸爸，我還缺 84 個白色的硬幣。"

"誰告訴你的?"

"告訴我什麼?"

"告訴你爲了去美國，還缺這麼多的錢?"

"是售票處的維拉薩先生，就是有一輛帶馬達的單車的那個人。"

"是一輛自行車，對嗎?"

"是的，帶馬達的。"

"明戈斯，是你到售票處去問的，對吧?"

"問什麼?"

"問買一張去美國的火車票需要多少錢?"

"是的。"

"他是怎麼回答的呢?"

"維拉薩先生嗎?"

"對。"

"他說:'你想買一張去麥國的車票……這可要一大筆錢吶，小傢夥!'於是我問:'要多少個硬幣呢?'維拉薩先生從小窗口伸出一隻手，把一個白色的硬幣放在我鼻子前面，說:'小傢夥，你看

清楚，什麼時候你有了一千個和它一模一樣的硬幣，我就賣給你一張去麥國的火車票。’我對他說：‘真的嗎?’維拉薩先生說：‘真的。’然後他從窗口裏面握了握我的手。後來又來了幾個人，每個人都握了握我的手。”

“接着就笑了起來，不是嗎，明戈斯?”

“是的。”

“後來呢?”

“後來，一位在旁邊看着的先生拄着拐杖，來到我的身邊，想用一個白色的硬幣給我買烤栗子吃。可我對他說：‘先生，您最好把硬幣給我。我寧肯要這個硬幣，而不吃烤栗子！我要積攢硬幣，好乘火車去找我爸爸，好去麥國！’那位拄着拐杖的先生就把那個硬幣給了我，然後也握了握我的手。”

“後來呢?”

“後來，維拉薩先生和其他的人也都給了我一個白色的硬幣，又都握了握我的手。”

“接着就笑了起來，不是嗎，明戈斯?”

“不，先生，他們沒有笑。”

理所當然。

“從那時候起，你就開始積攢硬幣……”

“是的。”

“現在還只差 84 個……”

“白色的。”

“等你積攢夠了，就坐 22 點的火車去美國……”

“是的。”

“去找你爸爸……”

“是的。”

“你能肯定只差 84 個嗎?”

“白色的。一共需要一千個,現在只差 84 個了。這些不算在內,因爲我還没有去數今天的。”

説完,他就讓硬幣在帽子裏跳了跳。

我本想對他説:“你拿去吧!”但後來一轉念又改變了主意。當他滿臉笑容把帽子伸向我的時候,我轉過身去走開了。那個小傢夥沉浸在夢想之中生活得很幸福,快一點讓他明白嚴酷的現實無異於是一種犯罪。

埃爾貝爾托·埃爾德爾

【作家簡介】埃爾貝爾托·埃爾德爾(1930—)葡萄牙詩人、短篇小說家。出生於馬德拉群島首府豐沙爾市。就讀於科英布拉大學文學系。曾做過記者、電臺節目主持人和古本江基金會圖書館館員。埃爾貝爾托·埃爾德爾是葡萄牙最主要的超現實主義流派詩人之一。在短篇小說創作上，常借用種種象徵和囈語表達對現實的批評意識，在表面看來似乎是支離破碎，並無邏輯可言的各種紛亂關係,實際上是力圖表現出具有普遍意義的現實世界,被認為是"接近完美的一位超現實主義作家"。

主要作品有收集其1953年至1980年間發表的大部份詩作的《詩歌總集》(1981)、《雙手抱頭》(1982)等詩集和《轉圈而行》(1963)、《臉部的介紹》(1968)、《縱聲高喊》(1979)等短篇小說集。

《房間》選自葡萄牙語言文化協會1984年選編的《葡萄牙當代短篇小說集》，最早見於《轉圈而行》一書。

房　　間

他似乎沒有聽懂我的隱喻，將一張面帶嘲諷的臉轉向我，問：

“你指的是什麼？”

“死亡。”我回答說。

“對，剛才我講的也是死亡。讓我吃驚的是，你想的也是這件事。”

“從某一時刻開始，我們所有的人都在想着這件事。”

“也許吧。”他喃喃說道，聲音裏流露出一絲傲意。“不過不是所有的人想法都相同。你知道我很壯實嗎？正因爲如此我才想到了死亡。我討厭那種在對末日的想象中追求減輕痛苦的虛弱。我什麼宗教都不信，也不想信任何宗教。”

“你以爲你想什麼時候死就能什麼時候

死嗎?”

他睜圓了眼睛望着我，然後莞爾一笑。他像古代男人那樣思維活躍，頭腦清楚，看上去所知甚多，實際上卻什麼都不相信。從他的目光中可以看出，他有着受過教育的成年男子所具有的憂傷。

“正是這樣。我在爲我的死而進行準備。一個真正的男子漢對自己的死是有其權利和義務的。我正在修建一所住宅，你知道嗎?”

“知道，你已經對我説過了。”

“你知道是在什麼地方嗎?”他的話語使人聯想起許多與家相關的事情，然而其聲音卻十分冷靜。此人將按照自己的設計而死。

“知道，在島的另一側。後面是令人恐怖的荒山，只有石頭和地衣而没有樹木。前面是波濤洶湧的大海。”

“海水是灰白色的。後面的高山只有蛇蟲出没。不過在右邊的平原上，有很多樹木任由狂風勁吹，入夜之後便發出嗚嗚的響聲。左邊是一片沙地，當風暴襲來時，就構成一幅美麗異常的圖景，能使我們感受到什麼是孤獨，知道我們是否還存在着恐懼。”

“我明白你將在那裏修建你的住宅。”

“我要以十分緩慢的進度去修建它，這是我人生的最後一項任務。我要强迫工人們去慢慢地蓋好它，他們一定會感到十分驚奇，工頭準會以爲我是個瘋子。從來没有人花這麼多的錢去修建一棟只有一層的住宅。房子蓋好之後，我就再也没有什麼事情可幹了。只求苟延殘喘是件可怕的事情。我很明智，這與遺傳有關。我的祖父足跡遍及天涯海角，最後死在了他出生的那張牀上。我出生之後，我的父親就當了志願兵開赴前綫，戰死在了疆場。每個男子漢都要去完成一項任務，把人生的意義融進其中。任務完成了，或是回歸，或是死亡。這難道不是智慧之舉嗎?我不想成爲無足輕重的人，這是我唯一的精神上的罪過。我把我全部宗教力量都

傾注於生的價值，而生的價值又是由死的時機和死的品第決定的。”

他笑了起來。

“你知道我是個教徒嗎?”

“不過……”

“當然，我一點也不相信宗教。什麼靈魂不死……存在着上帝……善與惡……慈悲與憐憫……這些事我統統不信……對這種低級宗教的信仰和品德我嗤之以鼻。我的宗教思想屬於另外一種性質……”

“也許你相信保持生命情感不受腐蝕的必要，”我說，“也許死的責任同樣……”

“你想這樣來表達嗎?”我看到他用雙手做了個微妙但又沒有完成的帶有嘲諷意義的手勢。“也許差不多是這樣的。25 歲我外出旅遊，跑遍了歐洲、南美洲和非洲，去過澳大利亞和日本，在幾座世界最大的城市生活過幾年。很值得外出去旅遊一番。世界没有種族和國家，人都是愚蠢的。人需要愛與被愛，是一種頗爲討厭的動物。現在我喜愛人類，雖然人類頗爲討厭。40 歲時我不再旅遊，而是留在了巴黎。45 歲時我定居里斯本。5 年之後我來到這個島上。我生活的範圍越來越小，如今，除了去察看工程進展之外，我從不離開這個咖啡店和旅館。不久之後，我就要搬到家裏去了，然後……當我談到我的宗教精神時，你明白我所講的話嗎?”

“明白，我覺得明白……”

“我的家除了廚房、衛生間和儲物室外，一共有 3 個房間。一個是卧室，一個是用餐間，第三個麼……你猜不到吧? 不，你不可能猜到的……”

“換成其它情況，我會說它是，比如書房……”

“換成其它情況會是這樣的。可現在我根本不讀書。我就要死了。讓我告訴你，我的家全鋪上了地板。當然住房都是要鋪地板的，難道不是嗎？”

“當然是的。”

“是這樣的。不過那個房間没有鋪地板。”

“這又讓工頭吃了一驚。”我莞爾一笑說。

“也讓你吃了一驚。”

“也讓我吃了一驚。爲什麼那個房間不鋪地板呢？”

“在一年或兩年之內，我將在那座山中生活，在叢林裏和面對大海的沙灘上生活。我經常走出家門，到所有那些地方去散步。然後我將會感到我不該總是離家外出，於是就留在家裏，從一個房間走到另一個房間。”

“也到那個没鋪地板的房間去嗎？”

他没有回答。

“你記得我曾對你說過的吹動松樹林的狂風嗎？還有住房後面那座無法通行的高山？”

“記得。正如我對你講過的那樣，我也認識那個地方。”

“大海咆嘯，狂風怒吼，高山無法通行，前面是一片沙灘。我會感到孤獨，知道已經不可能會有任何種類的恐懼。等到那時，我就關閉上家裏所有的房門——外出的房門和房子之間的房門，留在那個没有鋪地板的房間裏，躺在地上。我一定會聽到大海咆嘯，狂風怒吼，知道大山就在我身後，孤零零的雄偉而巍峨。同樣我也會聽到我身體下面潮濕地面的竊竊低語。我把臉貼在那無比深厚的土地上面，直到死去爲止。”

瑪麗婭·翁迪娜·布拉加

【作家簡介】瑪麗婭·翁迪娜·布拉加（1932— ）葡萄牙女小說家。出生於布拉加市。曾前往英國和法國攻讀英語及英國文學和法語。後來多年在安哥拉、果阿和澳門任葡萄牙語和英語教師。1965年定居於里斯本市，專門從事文學翻譯和創作。1982年曾在北京外國語學院任教。她的作品語言別緻，善於刻畫人物的內心世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

主要作品有《我為觀察而來》（1965）、《中國近在咫尺》（1968）、《鹽雕的塑像》（1969）、《愛情與死亡》（1970）、《雅諾的面孔》（1973）、《詞彙的暴亂》（1975）、《大人物》（1978）、《冷秋》（1980）、《死寂的車站》（1980）、《島上的男人及其它故事》（1982）、《被蛀空的房子》（1982）、《在北京的苦惱》（1984）、《血月》（1986）等中短篇小說集。

《下巴頦兒》譯自《死寂的車站》一書。

葡萄牙當代短篇小說選

下巴頦兒

克萊門蒂娜是個其貌不揚的女人。高高的額頭，淺藍色的小眼睛，鼻子略微有些彎曲，嘴角上翹，沒有下巴。她長相難看，是因爲下巴的緣故，更確切地說，是因爲她沒有下巴。每個女人都長着下巴：有的又扁又寬，跟她父親的一樣；有的尖尖的；有的向上翹起，像把小提琴；有的圓圓的，像個皮球；有的肥大，帶有紋道；有的中間是個小渦，多漂亮呀！可她卻沒有下巴。當初塑造她的時候，忘了給她安上下巴，所以她的嘴總是微微張開，牙齒露在外面。可以說，除了下巴之外，克萊門蒂娜的長相是滿不錯的。給她寫第一封（也是唯一的一封）情書的人現在成了她的丈夫，在這封情書裏，他讚美克萊門蒂娜長着一雙“勿忘我花一般的眼

睛”。但是，没有下巴這個缺陷太嚴重了，不管是濃密彎曲的睫毛，還是深栗色的波浪式濃髮，都無法予以補救。她的母親怎麼會不爲女兒的頭髮感到驕傲呢！有時候母親用硬頭刷爲她梳髮，疼得她輕聲哭起來。“别哭，梳梳好看！”克萊門蒂娜的頭髮酷似她已故的恩里克塔姑姑，一位詩人曾讚美過她姑姑長着“落日餘輝般的頭髮”。13 歲左右的時候，克萊門蒂娜經常照鏡子，她很想問：“難道恩里克塔姑姑也没長……？”但是，即使是獨自一個人的時候，她也不肯講出這個詞來。啊，要是能從字典裏把這個詞劃掉該多好！……體育老師提醒她説：“注意好兩隻腳的位置，不然的話，下巴頦兒就會磕到地上。”這時候，她的眼睛裏總是噙滿了淚水。那麼大年紀的時候，克萊門蒂娜甚至連看都不去看核桃、花生這類菓品。連她自己也無法解釋爲什麼要這樣。和女伴們在一起，她常把自己的腦袋與蛇頭相比，把自己的臉和魚面相比。

20 歲那一年，在聖安托尼奥節的遊藝會上，羅熱里奥與她相識了。當時克萊門蒂娜正躲在一個角落裏看着其他的姑娘們跳舞。羅熱里奥走過來，向她問好，隨後獻給了她一束丁香花。他們彼此交換了地址。8 天以後，即將在軍隊裏服役期滿的羅熱里奥從軍營給她寄去了一封情書。一年不到他們就結了婚。他們之間產生愛情了嗎？説實在的，克萊門蒂娜並不知道熱戀是什麼滋味。羅熱里奥是個質樸憨厚的男人，穩重，勤勞，是個好當家。克萊門蒂娜不配他這樣愛！克萊門蒂娜想要兩個兒子，羅熱里奥就讓她生了兩個兒子。她的愛好都能得到滿足：每隔幾個月，就乘車外出郊遊一次，看一場電影。夢想嘛，是的，從很年輕的時候起，她就夢想過愛情的狂熱，夢想過一種激動、熱烈的生活。然而這樣的角色並不屬於她，而是屬於她所潛身的另外一個女人，另外那一個只是臉的輪廓與她不同，其餘則與她一模一樣：同樣的目光，

同樣的表情，同樣的人格，同樣端正的側影。夜靜更深之際，克萊門蒂娜神魂顛倒，如癡如狂，完全變了態。她用手撫摩着自己波浪式的頭髮、精心描過的眉毛以及面頰、耳朵和脖頸。兩隻手交扠在一起，在胸前搓來搓去。她的心境像一池湖水起伏蕩漾，像夢幻中閃閃發光的潮汐洶湧翻騰。黑暗中，一個影像浮現在她的眼前：克萊門蒂娜。她爲自己的美貌動心，陶醉於愛情之中。實際上，羅熱里奥（她從來没有過另外的男人）有時候還貪婪地吻她。羅熱里奥的吻十分猛烈，她的嘴疼得直往後縮……然而，有多少長相不錯甚至迷人的女人卻遭到丈夫的白眼！她很驚訝地聽她的女友們對她說："愛撫，只是剛開始的那個階段才對你愛撫……"誰知道羅熱里奥是否真的對她一片癡情呢?做出這種樣子來，對男人來説是很容易的事……誰知道羅熱里奥是否真的認爲她長得漂亮呢？她向牀上的羅熱里奥靠過去，擁抱住他——在美好的想象中，她長着另外一種臉型，嘴唇，以及那個……

一天，她去表哥里卡爾多家吃晚飯。里卡爾多弟兄們見多識廣。就是在這次晚餐時，羅熱里奥和克萊門蒂娜第一次聽到了有關整容手術的事。某一位專家創造了真正的奇跡：由於意外事故或是先天面部畸形的人，經過他整容之後，面目煥然一新，變得完美無缺；上了年紀的太太們可以返老還童，青春猶在。過去只有百萬富翁們才能在倫敦或是紐約做整容手術。但是現在，就在里斯本，只要存一筆錢就行了。他們舉了某些太太們的例子，已經 60 歲開外了，看上去卻像 40 幾歲的人，臉上一點皺紋也没有。他們笑着説，過不了許久，就不會再有長相醜陋和體貌衰老的女人了。克萊門蒂娜臉漲得通紅，心怦怦地跳了起來。她向丈夫示意，馬上離開這裏，因爲她感到身體不舒服。他們很快就退席走了，乘坐火車回到阿馬多拉家裏去。一路上兩個人各自盤算着自

己的心事，一句話也没講。

自此以後，克萊門蒂娜每天都琢磨她在里卡爾多家裏聽到的這件新聞。難道這是真的嗎？比如說，像她這種情况就一定很困難：不僅要添上肌肉，而且還得添上骨頭……况且，做這種手術要花多少錢呢？她永遠不會對羅熱里奥提出這件事：有礙於自尊心，同時也感到害怕。不過話要講回來，這該有多好哇，如果真能……不，這是不可能的事。她的這種情况是無法整容的。所以當羅熱里奥開誠佈公地跟她談起這件事情的時候，她的驚駭之狀可想而知。羅熱里奥已經打聽過了，整容專家什麽都可以辦到：割除，填補，增大，减小，就像個魔術師。如果克萊門蒂娜願意……羅熱里奥手頭有一筆錢……克萊門蒂娜突然默默無聲地哭了。歸根結底，事情並非像她原來所天真地猜想的那樣，她的容貌並不能使丈夫感到愉快。歸根結底，羅熱里奥同她一樣，對她的這一生理缺陷感到羞慚。羅熱里奥溫情地給她擦去了眼淚，在她肩上親切地拍了幾下。“你這是怎麽啦？高興得流淚了，不是嗎？放心吧，你一定會有個下巴的。”

有幾個星期的時間，克萊門蒂娜還一個人暗暗彈淚。但是，背地裏，她已經開始準備去過當她成爲另一個人時的那種生活。她翻遍照片、畫像和雜誌，物色着一個理想的下巴，那個將屬於她的下巴。她已經看中一個優雅小巧的下巴，美女那樣的下巴，電影明星那樣的下巴：她並不是一個没有姿色的女人，銅色的濃髮，長長的睫毛，晨曦般顔色的眼睛。她甚至爲自己能選擇自己的下巴而感到幸運。她姐姐的下巴不是她爸爸那種四方形的下巴嗎？有些人的下巴不是像叭兒狗的下巴那樣肥大難看嗎？或是像黑猩猩的下巴那樣圓圓凸凸的嗎？還有的人鼻子和下巴幾乎連在一起，不是活像個老巫婆嗎？克萊門蒂娜不禁感到一陣興奮：把下巴支在

手上思考問題是何等地快樂……脖子靈巧地轉動……大衣細軟的皮領輕輕地蹭着下巴……啊，生下來就長着下巴的人，根本不會注意到下巴的重要性。她喝東西的時候如果不小心，湯水就會順着下巴往下淌。她所以從來没有抽過煙，因爲她認爲她抽起煙來樣子一定滑稽可笑，純粹是滑稽可笑，像小孩兒嘴裏叼着個奶嘴，這會是什麽樣子呢？

與此同時，她又擔心安了下巴不合適，她不喜歡這種改變，擔心她的熟人和鄰居們會認不出她來（她將不得不向這些人做一番解釋——上帝啊，這有多麽難堪！——這個下巴是……），擔心她自己會感到不習慣，不適應。克萊門蒂娜心亂如蔴。她開始抱怨丈夫提出這件事。丈夫對她已經習慣……已經容忍她的缺陷了。但是，羅熱里奥仍然希望她完美無缺。爲了使丈夫高興，她不得不做一次也許是很複雜的手術。毫無疑問，一定是很疼的。假如她還是個少女……當然她也還不是個老太婆……但是她已經結了婚，不再引人注目了……她輾轉反側，不能入睡。丈夫已經響起了鼾聲，她還小心提防着，心神不定，太陽穴一個勁兒地跳動。最糟糕的是，使她感到興奮的那種以爲丈夫真愛她的想法逐步消失了，漸漸地，她不再去想像丈夫怎樣愛她了，她自己也不再愛他了。結婚 18 年之後，克萊門蒂娜突然開始覺悟到，她和一個男人睡在一起，説明她完全是個正常的女人，正因爲她是個女人，所以羅熱裏奥才會找上身來，如此而已。她從頭到腳感到一陣涼意：生怕洩露出自己的真情，揭開自己的僞裝。“你怎麽啦？是病了嗎？”她在丈夫的懷抱裏顫抖不已。白天，她神情恍惚，對家務事馬馬虎虎，爲丈夫和孩子們準備衣服時心不在焉，做起飯來草草了事。她失去了胃口，人也消瘦了。

克萊門蒂娜向她的知心女友奥德特吐露了自己的心事。奥德

特對她說，她能有羅熱里奧這樣一個丈夫是很幸運的。她奧德特的丈夫竟然不同意她使用化妝品。嫉妒，完全是出於嫉妒。對她的丈夫來說，奧德特不需要打扮，他就喜歡奧德特的這副天生的模樣。但是奧德特卻越來越不喜歡她的丈夫了。奧德特每當拔下一根白髮，或是發現了一條隱隱約約的皺紋時，對自己丈夫的厭惡之情就會油然而生。像她這種情況，如果發生在別的國家，就會以離婚告終。自私。大男子主義。

克萊門蒂娜大吃一驚。她的情況與奧德特的情況恰好相反。使她感到氣惱的是，羅熱里奧對她天賦的體貌並不滿意，所渴望的要更多，更好。當然，克萊門蒂娜必須承認，她先天的確有缺陷……但是……萬一整容使她的品行發生變化呢?狂歡節的時候，一個人戴上假面具以後，他的行爲舉止就完全不同了。一個假面具……不，她不想這樣辦，她要對丈夫講明，她不做整容手術，因爲她害怕，可能疼得很。

這天夜裏，羅熱里奧對她說：他帶着一封介紹信見到了那位整容師。整容師說，手術應該盡早進行，事先他還要見一見克萊門蒂娜，已經約定了日期。克萊門蒂娜的臉色立刻變得刷白："要是……""没有什麼要是不要是的，已經商定了，"羅熱里奧提高了嗓門說。這是一位知名的專家，在整容方面首屈一指，全身麻醉，一點也不疼。有位姑娘在他那裏做了整容手術，滿意極了。護士對他說："這位姑娘長着一個扁平的大鼻子，3周之前，要是你看到她來診所時的那副愁眉苦臉的樣子……"羅熱里奧和妻子就這樣分坐在牀的兩側交談着，他們都半裸着身體，忸怩不安，樣子古怪，你看着我，我望着你。

"我覺得，我並没有傷心難過……"克萊門蒂娜低聲地說。

"是的，你是這樣的，你一直是這樣的。我知道你爲什麼傷心

難過，我也感到痛苦：爲你，而不是爲我。”

“啊，我知道……你是出於同情才跟我結的婚。”話到了嘴邊，克萊門蒂娜又把它嚥了回去。羅熱里奧一邊穿睡衣，一邊還喃喃抱怨：他是個盡可能節儉、不肯亂花一分錢的男人，一心希望克萊門蒂娜幸福……克萊門蒂娜懇求他不要再說了，並說她十分感激羅熱里奧，她也希望，真的，她也希望自己外貌漂亮。這天夜裏，羅熱里奧比以往任何時候對克萊門蒂娜都更加溫柔，而克萊門蒂娜對他卻滿是怨恨。從來没有一個人像羅熱里奧這麼殘忍，這麼粗暴。在她整整一生中，從來没有一個人像羅熱里奧這樣地折磨過她。

手術没有花很多錢。過了幾天，大夫把繃帶解開，克萊門蒂娜對着鏡子一照，不禁吃驚地張開了嘴巴。“比原來漂亮了吧？”拿着鏡子的護士問她。克萊門蒂娜竟激動得回答不出一句話來。這個下巴真美，輕輕地固定在平展的皮膚上，幾乎看不到刀痕。醫生擔保說，這些細細的綫條最後將會消失。脖子比原來似乎長了，但倒使她顯得更加年輕了。從整個臉型來看，前後判若兩人。克萊門蒂娜大吃一驚：這已經不是她了！她必須要習慣，當然，必須要習慣……“不滿意嗎？”太滿意了。這一天，克萊門蒂娜穿上她最好的衣服，迎候丈夫，不是在病房，而是在會客廳。外科大夫也來了，還要了酒。第二天上午，克萊門蒂娜出院了。

據她丈夫觀察，過去克萊門蒂娜幾乎不用鏡子，現在卻用得太勤了，超出了需要。晚飯的時間向後推遲了，衣服也沒洗，這都因爲負責料理家務的主婦要在梳妝臺前花去幾個小時時間的緣故。克萊門蒂娜還經常出門——過去她一直待在家裏，羅熱里奧稱她是守在爐邊的小貓。她買了一張火車月票，三天兩頭地去羅西奧那，目的只是看一看，證實一下其他男人對她是欣羨的。羅

熱里奧抱怨說："你怎麼這樣自負？除了下巴以外，你和過去並没有什麼兩樣。你從來就不醜，但是你最好别太過份，不然的話，對整容這件事我是要後悔的……"克萊門蒂娜暗自發笑，自己跟自己小聲嘀咕道："是爲了讓我高興，還是爲了讓你高興？"她不是勉强才做這次手術的嗎？克萊門蒂娜一聲不吭地離開了羅熱里奧，拿起抹布，把鍋坐在火上。天快黑了，房間還没有收拾。羅熱里奧大爲不快："太不像話了！"克萊門蒂娜十分尷尬，就佯裝頭疼得厲害。"裝了下巴，頭也就疼了，是嗎？"羅熱里奧說話真是刻薄，大大傷害了克萊門蒂娜的感情。儘管克萊門蒂娜總是撫弄下巴，還搽了粉，但是她不高興有人提下巴。什麼時候人們提過臉的這個部位呢？大家都談論眼睛，談論牙齒，從來不去談下巴。再說，她自己對下巴也還剛剛開始習慣，丈夫怎麼變得這麼粗暴，這麼愛管閑事了呢？啊，她的女友奧德特真有見解！隨着她與丈夫，甚至與孩子們越來越疏遠——這兩個不懂事的半大小子只會說："媽，我那件綠色襯衫洗了嗎？今天我要早點吃飯，一會兒到俱樂部去。"——隨着她的心思越來越放在自己身上，她對奧德特所講的話就越能理解。過去從未在她身上發生過的事現在發生了：男人們對她十分注意，有的停下來打量她，膽大的對她擠眉弄眼。她一心渴望自己能獨立，有自己的錢，通過自己的努力去掙錢，根據自己的意願去花錢。要是她找個工作試着幹幹呢？她没有什麼本事。但是，如果羅熱里奧同意，如果他肯幫忙，他跟商業界的人關係很好……羅熱里奧知道她的想法以後，把兩隻胳膊伸向空中，彷彿是在喚人救命似的。現在！現在他的生意進展得很好！想當初生意剛剛能夠滿足生活最低需要的時候，克萊門蒂娜並未想到過要工作。她會幹什麼呢？她有什麼本事呢？就連那些上過專業學校、拿到了畢業文憑的人都難以勝任。另外，誰來料理家務

呢？克萊門蒂娜掙的錢，還不夠支付一個女傭的工資呢。

一次，有個男人橫穿過馬路，朝克萊門蒂娜走來，跟她打招呼。這是她中學時代的一位同學。克萊門蒂娜想起來了：這人名叫埃托爾。不知爲什麽，埃托爾感到克萊門蒂娜與過去大不一樣了，總而言之，她很漂亮，一點也不見老。克萊門蒂娜没有勇氣把真情告訴埃托爾，她轉換了話題，談到了髮式的變化。埃托爾執意要請克萊門蒂娜去喝杯飲料，把她帶進附近巴伊莎大街的一家咖啡店。克萊門蒂娜忐忑不安，偷偷地朝門口張望。要是丈夫偶然到咖啡店裏來……這是誰也無法預料的，羅熱里奥就在巴伊莎大街經商。但是，克萊門蒂娜同時又爲逃脱了每日的平庸生活，爲這種饒有味道的“罪過”而感到高興。埃托爾談起了中學時代的那些歲月：克萊門蒂娜當時就坐在他前面一排的課桌旁，辮子耷拉在後背上，埃托爾揪着她一根頭髮，使勁一拔……兩個人都笑了。直到這個時候，除了和丈夫之外，克萊門蒂娜還從來没有和一個男人這樣一起笑過。埃托爾把一雙保養得很好的手向克萊門蒂娜的手伸過去：“真涼！”這是冬天的一個下午，熱氣騰騰的咖啡散發着香味。男人，咖啡店裏有很多男人。一個衣着華麗的時髦女人，邁着輕盈的舞步，在桌子中間走動。兩個女人，3個女人。咖啡店座落在地下室，裏面煙霧繚繞。克萊門蒂娜想象着自己是坐在一條船上，坐在一艘正在大海上行駛的輪船的大廳裏。她突然站了起來，她有急事要辦，她要去買東西。但是，她又重新坐下來，感到腳下的地板在滑動，使她難以起身。

儘管在家裏的時光令人不快，儘管丈夫責備她，苛求她，克萊門蒂娜仍然過着一種她從未經歷過，甚至從未預想過的生活。她經常一到下午就偷偷地去看電影，這時候，坐在她身邊的男人會往她懷裏扔過一張字條，害得她全身顫抖不止。一次上映一部愛

情片，突然一隻手放在她的膝蓋上，就像一隻熱乎乎的强有力的利爪一樣。她站起身走出電影院。這個人也跟着她走了出來。克萊門蒂娜要了一輛出租汽車，這個人也要了一輛。在克萊門蒂娜的家門口，這個人跟她講話，克萊門蒂娜沒有理他。他又給克萊門蒂娜打來了電話，克萊門蒂娜把電話掛了。然後，她一邊清掃廚房，一邊沉思：難道她身上有什麼新東西——什麼東西呢？——使她變得富於魅力，使她真的像個輕佻的女人嗎？羅熱里奥對她說，她的脂粉塗得太濃了。但是克萊門蒂娜心裏想，其中的原因可能還要更深一層，更具有本質性的東西。難道一個簡簡單單的下巴，就具有這麼大的力量，可以改變她的生活，使人們對她另眼相待，感到她別有一番風韵嗎？難道男人們從她的目光，她的嘴，她的衣着，她走路的姿態中看出了這一變化嗎？

電話裏響起一個聲音："我對你十分鐘情，我們什麼時候能約會一次？"克萊門蒂娜和他約好了見面的時間和地點，但是克萊門蒂娜並不準備去。然而這種把戲卻使她感到十分開心。她梳妝打扮一番，好像真的要去赴約似的，想象着這個人會對她講些什麼話，她又該如何回答。結果她就彷彿身臨其境，像真的去了一樣。一天，在一個手工藝品的展覽會上，有個40多歲腰肥體胖的太太，模樣就像個男人，穿着一件古典式的連衣裙，平跟皮鞋，胳膊底下挾着一個講義夾，跟克萊門蒂娜攀談起來。她邀請克萊門蒂娜到她家裏去，誇獎克萊門蒂娜長着一頭美髮，說她"一點都不俗氣"。這使克萊門蒂娜感到不快，這樣的女人，真是罕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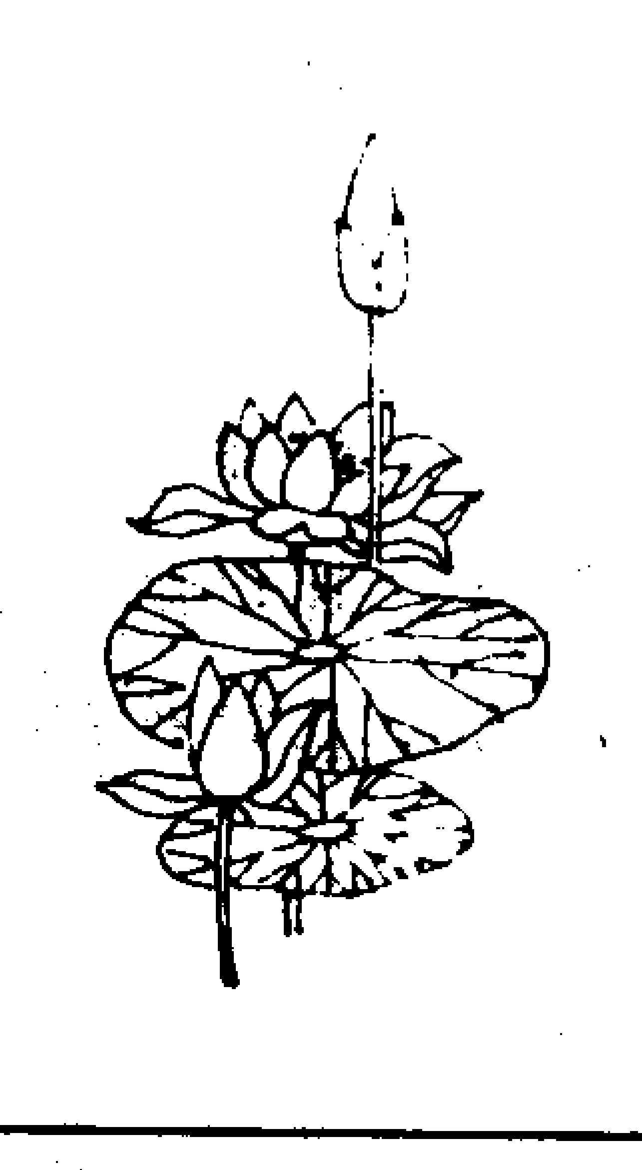
埃托爾經常給她打電話來。一天，他派人給克萊門蒂娜送來了一束蘭花。這天上午，克萊門蒂娜正賣力地用吸塵器清除着地毯上的塵埃，機器的轟鳴聲蓋過了門鈴聲，花店的店員不得不拼命地敲起門來。"克萊門蒂娜太太在家嗎？"來人使勁地喊道。"這

是送給克萊門蒂娜太太的!”“啊……我就是……”克萊門蒂娜頭沒有梳,身上穿着一件褪了顏色的晨服,腳上拖着一雙舊拖鞋,遲疑地說道。送花的小夥子遞給她一束蘭花,樣子很不高興,沒等拿小費,轉身走了。在走廊中間,克萊門蒂娜拿着花的兩隻手一個勁地顫抖,心裏一邊盤算着如果羅熱里奧知道了這件事會說什麼,一邊琢磨着把這些花收藏在什麼地方。她走來走去,惶惑不安。埃托爾……會有這樣的事……送給她一束蘭花!她必須把這些花扔到外面去。要是不扔掉呢?她是這樣的喜歡蘭花……在聖安托尼奧節的遊藝會上,羅熱里奧第一次與她相識的時候,曾給她買過一束鮮艷奪目帶着露珠的丁香花。從此以後——直到現在她才發現——就再也沒有人送過鮮花給她了。

夜裏克萊門蒂娜躺在丈夫的右邊,已經不再注意掩飾自己了。“什麼蟲子把你咬了?”羅熱里奧問道。“這麼心不在焉,這麼無動於衷!”克萊門蒂娜正在回憶青少年時代所遭受過的羞辱。學校裏的同學恥笑她,街上的小孩們嘲弄她。過節的時候,小夥子們和克萊門蒂娜的姐妹們,和她的女友們跳舞,可誰也看不起她。她接受了羅熱里奧的求愛,目的是爲了讓人們看到,也有人愛她。現在她已經 38 歲了,展現在她面前的世界完美無缺,廣闊無垠,同時又捉摸不定。克萊門蒂娜感到,她白白地過了所有這些歲月,只是個命運與現實的犧牲品罷了。也許羅熱里奧自己在問自己:“克萊門蒂娜已經不愛我了嗎?難道她愛上了別的男人?”啊,她愛的只是她自己。然而,這使她的良心感到沉重:就是對自己親生的孩子們她也沒有給予應有的關心。“一個魔鬼,我現在是一個魔鬼,過去我也一直是個魔鬼,只不過從前與現在的表現形式不同罷了……”她繼續照鏡子,在商店櫥窗前停下來看了一遍又一遍,用眼角偷偷地打量着男人們,跟他們玩着談情說愛的把戲。睡夢中,

她聽到男人們一起反復地喊道："她多漂亮呀!"和過去一樣，克萊門蒂娜仍然隻身一人。比過去還要糟糕，因爲羅熱里奥的激情已經無法使她興奮。其他的男人當真值得她去鐘情嗎？的確，世界是廣闊無垠的，但是，它没有給人勇氣去把它的全部奥秘徹底揭開。羅熱里奥怒氣衝衝，詛咒這次整容手術。克萊門蒂娜根本不予理睬，一個勁地撫摩着自己的下巴頦兒。這都是在牀上發生的事情，房間裏黑咕隆咚的。克萊門蒂娜毫無目標地企圖使自己成爲自己所喜愛的那種人，結果卻陷入了迷宮而不能自拔。真正的克萊門蒂娜在哪裏？她在什麼地方走錯路了？20歲的時候克萊門蒂娜已經定型，也許是整容手術使她從外表到内心都徹底地變了。現在……現在她既不能變成另外一個人，也不能再恢復過去的老樣子。那個逆來順受的克萊門蒂娜已經死去了。誰知道，她生下來時所以没有下巴，也許是命中注定她該如此呢？應該有還是應該没有下巴，這純粹是生活中的一個難以猜透的謎。

葡語作家叢書



這套叢書旨在向中國讀者介紹以葡萄牙語創作的主要著作。正如葡萄牙民族本身從 1143 年就從其鄰國獨立出來一樣，葡萄牙文學是歐洲最古老的文學之一。從那時起葡萄牙就有着其特有的語言和文化。

葡萄牙位於歐洲一端，版圖呈長方形，兩面瀕臨大海。確實，這種地理位置對其歷史和文化有了根本 的影響。西班牙把葡萄牙與歐洲其他部份隔離，這決定了葡萄牙水手們要尋找新的空間以擴大其邊界。因此，葡萄牙人走過了前人從未航行過的世界，發現了陌生的上地，並爲所遇到的不同文化和人們而驚異不已。他們在大海

上駕馭自如，在人與自然的鬥爭中無比堅强，所以他們向危險挑戰的勇氣和忍受痛苦的能力婦孺皆知。當然，在曲折的歷史上葡萄牙人卻也曾經佔領過土地，統治過他國人民。這也是歷史事實。葡萄牙最傑出的詩人之一費爾南多·佩索亞在一首著名的詩篇中把這些特點描繪得淋灕盡致。這首詩的題目也意味深長——“葡萄牙的海”：

啊！葡萄牙的海，
你那鹹澀的水，
飽含了多少葡萄牙人的悲傷苦惱。
為踏平你那萬頃波濤，
多少慈母曾把淚拋，
多少兒女徒然祈禱，
多少姑娘未成秦晉之好，
啊！大海，一切均為征服你那駭浪驚濤！

葡萄牙被譽爲詩人之國，這一傳統從十二世紀開始，至今猶存；但是，在小說方面也歷史悠久，尤其是在航海時代最爲突出，至今亦然，其中許多詩人和散文家的作品翻譯成各種文字出版。

儘管葡萄牙文學中的一些重要著作已譯成中文，但澳門文化司署還是決定與花山文藝出版社合作出版這套叢書，其目的不僅僅是讓讀者瞭解這些作品，而且還讓他們瞭解作者及其寫作的時代和風格。

我們希望這套叢書得到中國公衆的喜愛，有助於他們更好地瞭解葡萄牙及其文化和歷史，而澳門是歷史和文化交匯與互相瞭

解的得天獨厚的空間。

統籌：林寶娜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葡萄牙当代短篇小说选
作者＝孙成敖译
页数＝２２５
ＳＳ号＝１１０２０７９５
出版日期＝１９９６年０５月第１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